

175363

國學基本叢書

唐

鑑

附考異

统一书号 10017·40

定价 10.90

1241

175363

1341
4432

范祖禹撰
呂祖謙音注

本國
叢學
書基
唐

鑑
附考異

商務印書館

國學基本叢書
唐 鑑 附考異
范祖禹撰
呂祖謙音注

商務印書館出版

北京東黃城根北口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字第107號)

新華書店總經售

商務印書館上海廠印廣

統一書號Y0017·40

1937年4月初版	開本787×1092 1/32
1958年6月重印第1版	字數120,000
1966年6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數1-1,600
印張7 6/16 插頁5	定價(77) 0.90

重刻唐鑑音註序

古來音註之家。經爲多。史次之。如裴顯。司馬貞。張守節之於史記。顏師古。章懷太子之於兩漢書。研覈詳明。折衷至當。尙矣。最後則胡三省資治通鑑音註。足與古人方駕。而求其簡要不煩。洞達治體。則惟呂成公所著范學士唐鑑音註。尤爲世君人者之金鏡焉。按唐鑑十二卷。學士官編修時。與司馬溫公修通鑑。奉詔而作。學士分掌唐史。上自高祖。下逮昭宗。嘗於編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挈其宏綱。繫以論斷。元祐初。表進於朝。上嘉納之。宋高宗嘗與侍臣言曰。讀資治通鑑。知司馬光有宰相度量。讀唐鑑。知范祖禹有邊諫手段。其推重如此。惟宋子語錄。謂其議論近弱。且病其有治人無治法。晚年作社倉記。則亟稱之。以爲不易之論。而自悔前言之誤。蓋朱子亦深佩之。成公不好議論。不立門戶。先之以音義。繼之以註釋。其間是非褒貶。無不以學士爲準。註成。分爲二十四卷。較原帙增其半。我朝嘉慶間。睿廟詔示羣臣曰。范祖禹所著唐鑑一書。蘊敘一代事蹟。攷鏡得失。其立論頗有裨於治道。因命館臣倣其體例。輯爲明鑑。蓋以取鑒前代。亦卽殷鑒夏。周鑒殷之意也。顧安得成公其人起而音註之。俾與唐鑑并傳不朽。以爲萬世君人者之金鏡哉。同治十年冬十月。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謹序。

進唐鑑表

臣祖禹言。臣竊以自昔下之戒上。臣之戒君。必以古驗今。以前下後。禹益之於舜。則言其所無于佚于樂。

書大禹謨。益曰。吁咎哉。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 傲虐之作。防於未然。書益稷。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懷是奸。惟虐是作。 周召之於成王。則相古先民。

歷年歷命。書召誥。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監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血稽天若。今時不教。曰不共。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日陳於前。皆所以進齊德而養聖功也。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

首。臣昔在先朝。承乏書局。典司載籍。實薰有唐。嘗於袖次之餘。稽其成敗之迹。折以義理。緹成一書。思與

庶人傳言。百工執藝。書胤征。工執藝事以諫。 獻之先帝。庶補萬分。比臣赴職。不幸先帝遽揚末命。伏遇皇帝陛下

嗣膺大統。睿智日躋。詳延耆儒。啓沃聖學。書政命。啓乃心。沃朕心。 監於前代。唐褚遂良傳。太宗曰。朕監前代以爲元龜。 宜莫如唐。儀

刑祖宗之典則。詩周頌。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 四方承式。萬世永賴。書大禹謨。帝曰。萬世永賴。時乃功。 臣之此書。雖不足以發揮

德業。曷助聰明。拳拳之忠。不能自已。苟有所得。不敢不告。輒以狂愚。塵玷日月。罪當誅死。伏惟清閒之燕

少賜省覽。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册。護隨表上進。以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祐元年二

月二十八日。承議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又上太皇太后表

臣祖禹言。臣聞觀古所以知今。彰往所以察來。易繫辭。夫易所以彰往察來。唐於本朝如夏之於商。商之於周也。厥暨

不遠。若而易見。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臣頃在書局。多歷年所。書君與云。不勤而祿。無補聖世。神宗皇

帝明燭幽遠。一物不遺。特垂異恩。擢登祕省。臣比及赴職。不幸先帝遼豫。避棄羣臣。不獲一覩清光。曠曠

之志。無所復伸。臣嘗於職事之餘。討論唐史。鑑其行事。緝成一書。妄以私意而發明之。可以稽參得失。暨

觀成敗。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母臨萬國。天覆羣生。酌于民言。以美聖政。臣區區之忠。既無及於先帝。思報

之於陛下。是以冒昧自竭。不敢隱默。古者史爲書。詩爲言。百工獻藝。庶人傳語。左傳十四年。史佚者。贊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箴。

上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命。百工獻箴。思不出職。交脩于上。冀以靡露。仰裨崇深。臣職文史。敢忘斯義。竊惟滄亂興廢。皆起細

微言之於已然。不若防之於未然。慮之於未有。不若視之於既有。故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記世宗云。

其唐鑑十二卷。繕寫成六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祖禹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八

日。承議郎行祕書省著作佐郎騎都尉賜緋魚袋臣范祖禹上表。

歷代紀元之圖

高祖 武德九

太宗 貞觀二十三

高宗 永徽六
上元二 顯慶五
儀鳳三

則天 光宅一
萬歲登封 萬歲通天
垂拱四

中宗 景龍四

睿宗 景雲二
太極一 開元二十九

玄宗 先天二
天寶十五 乾元三
至德二 寶應二

肅宗 上元二 永泰一

代宗 廣德二 永泰一

德宗 建中四 興元一

順宗 貞元二十一

憲宗 元和十五

唐 歷代紀元圖

龍朔三
麟趾一
外島若抄

麟德二
永隆一
久按二
聖曆二

乾封二
開禧一
如意
長壽二
久觀一

麟德二
永淳一
慈載一
大足
長安四

咸亨一
弘道一
神龍一

穆宗 長慶四

敬宗 寶歷三

文宗 太和九
開成五

武宗 會昌六

宣宗 大中十三

懿宗 咸通十四

僖宗 乾符六
光啓四

昭宗 龍紀二
光化二

哀帝 三

廣明一
文德二
大順二
天復三

中和四
景福二
天祐一

乾寧四

唐鑑音註考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甫纂輯

歷代紀元之圖

高宗

開露

三。明本誤

開耀

一。明本誤

則天

垂拱四

五。明本誤

永昌載初

一。明本誤

如意長壽

二。明本誤

神功

一。明本誤

聖歷

二。明本誤

久視

一。明本誤

大足長安四

三。明本誤

神龍

一。明本誤

載之下

玄宗

天寶十五

三。明本誤

唐歷代傳世之圖

潁王璣

明本誤

太子瑛

明本誤

卷一

五月詔曰章

天命靡常

註。明本僅多合之也。按注疏

鄭通。僅多百之也。今改正。

卷二

唐

鑑

音註考異

初定均田章

無預七伍。明本土作仕。今從通鑑作士。

卷三

帝問房玄齡章

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明本誤公得其一。未得其一。今從通鑑改正。

卷五

帝謂侍臣章

又曰無輕民事惟難。明本雖作難。註同。今從通鑑改正。

卷六

凡征高麗章

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明本二千人誤三萬人。今從通鑑改正。

二十二年章

或乞輸直雇潭人造船。明本雇誤顧。今從通鑑改正。

二十三年章

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明本誤撰然。今從通鑑改正。狙詐之術也。明本俱誤狙。註同。今從揚子問虛驚改正。

右太宗章

而功烈邁之矣。註章文加之以抄。明本加誤知。

卷七

帝欲廢王皇后章

註。書開命。繩詒編。明本應誤。

弘道元年章

帝聞之怒曰。明本怒作怒。今從通鑑改正。

卷九

二十五年四月章

悅禱祥。註實廣符。明本誤作良。今從通鑑作廣。

四載正月章

言有呼萬歲者。註。御史乘屬在殿旁。明本史誤更。勞誤勞。

卷十

十一載章

陳希烈與國忠鞠之。明本簡誤補。

哥舒翰章

哥舒翰軍於潼關。明本舒誤補。將火攻歸仁等。明本火誤補。又從哥舒翰出兵潼關。明本舒誤補。

卷十一

至德元載章

哥舒翰守潼關。明本舒誤補。

帝在靈武章

大將管崇嗣。明本崇誤仲。今從唐書改正。

文部侍郎章

瑄謂人曰。明本謂誤爲。瑄性高簡。明本性誤惟。明年罷瑄爲太子少師。明本少師誤太師。

九月廣平王章

亦有微盧彭漲。註。屬文王者同名。明本漲誤蜀。

九月命郭子儀等章

殖綽、郭最白。明本缺一郭字。今補入。

九月制去母號章

月皆以之所建爲數。明本缺一以字。今補入。

卷十二

十年十月章

而殖綽、郭最見獲。註。止。特爲三軍。明本三誤一。今從左傳改正。

三年四月章

則四夷復侵。註。六月。明本六誤交。今改正。

卷十三

初神策軍章

而勿以儆人。註。用勸相我國家。明本勸誤勵。

朱泚攻圍奉天章

而銳氣不衰。明本氣誤起。今從通鑑改正。

卷十四

唐 鑑 音註考異

帝問陸贄章

彰我之能從。明本缺一之字。今從通鑑補入。

帝問陸贄近有卑官章

察其事情。頗似窺覘。明本似誤以。今從通鑑改正。由是才能者怒於不任。明本作是由。誤。今從唐書改正。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章

不若假以便宜之權。明本缺不若假以便宜字。今從唐書補入。

卷十五

七月戶部侍郎章

欠負八百餘萬。明本八百作三十。今從通鑑改正。

贄又奏請章

計合稅之錢。明本錢上多一錢字。係衍文。今從通鑑刪去。杼軸空。註。杼。織機器。明本杼誤。今從詩社疏改正。

卷十六

十二月章

撤業閉門。明本撤誤業。今從唐書改正。

十九年章

皆正人也。註。固舉之以禮。明本固誤周。今從實錄傳改正。

卷十七

二月章

賢者各引其類。註。前引向傳。故賢人在上則引其類。明本故誤對。引誤行。類誤對。今改正。

四月章

左軍中尉吐突承瓘。明本確誤瓘。後數卷皆誤。今從通鑑改正。

七月章

內則膠固淺深。明本處作咸。今從通鑑改正。

五年章

克自抑畏。註安國云。太王王季即祖。按書經註疏云。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明本今本均缺周公曾祖四字。

卷十八

十五年章

謀立澄王暉爲太子。明本澄誤澄。

卷十九

長慶元年章

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明本等誤華。今改正。

帝游戲章

百官謁見。明本官作王。今從通鑑作官。

卷二十

四年十月章

榮辱之主也。註。榮辱之主也。當行。君子之所以勸天地也。明本榮辱以下誤八字。缺二字。今從易繫傳校正。

會昌三年章

出師屯趙州。明本趙誤趙。今從通鑑校正。

卷二十一

十年十二月章

詢謀僉諧。註。詢謀僉同。明本詢誤僉。

十三年六月章

宗實已受救於宣化門外。明本實誤案。今從德信改正。故我國大亂。註。易有亂於外。同本亂誤入。今改正。

乃得一女子之首。

註。將城外六十餘城。自立爲王。明本六十餘字。餘誤余。備誤便。今從漢書馬援傳改正。又注。十八年。軍至涇水上。與賊戰。破之。明本缺一破字。今補入。

卷二十三

大順元年章

辨爲岳鄂觀察使。明本岳鄂誤少。

乾寧元年章

節其族黨犯圍走。將自商山奔河東。明本。走。誤。將。將。誤。從。下。定。通。德。改。正。

卷二十四

天祐元年章

立暉王祚爲皇太子。更名祝。明本祝作祝。通鑑作祝。則諸鎮未敢窺唐也。註。皆冒王寢未寧。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明本無得誤。暫待。猶誤指。

又註。今暉王。明本今誤入。乘誤爭。均須唐武宗唐高宗改正。



唐鑑卷之一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高祖上

隋大業十三年

高祖年

高祖爲太原留守，領晉陽宮監。時煬帝南遊江都，天下盜賊起。高祖于世民，太宗

知隋必亡，陰結豪傑，謀舉大事。懼高祖不聽，與副監裴寂謀，寂因選晉陽宮人私侍高祖，乃以大事告之。

世民因亦入白其事。五月，以詐殺副留守王威、高君雅，遂起兵。遣劉文靜使突厥約連和，使去

臣祖禹曰：匹夫欲自立於鄉黨，猶不可不自重也。況欲圖王業，舉大事，而可以不正聲之乎？字，謂事太

宗陷父於罪，而脅之以起兵，脅，脅也。高祖昵裴寂之邪，恥，近也。受其宮女而不辭，又稱臣於突

厥，倚以爲助，倚，依也。何以不後世矣。夫創業之君，其子孫則而象之，孝聖治尊，其民則而象之。如影響之應形聲。

孔安國尚考傳，影之隨形。尤不可不慎舉也。是以唐世人主無正家之法，戎狄多猜夏之亂，魯舜典，蠻夷

云，魯，蓋高祖以此始也。或曰：太宗苟不爲此，則高祖或終不從而突厥將爲後患，將如，二若權以

濟事也。後主霸傳，先武謂官屬曰：臣竊以爲不然。古之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孟

孫在上，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太宗恐高祖之不從，懼突厥之爲患，終守臣節可也。豈有脅父臣虜以得天

下而可爲賊。此而可爲。則亦無所不至矣。惜乎太宗有濟世之志。撥亂之才。而不知義也。唐本紀。書生見太宗曰。年

樹冠。必能濟世安民。漢世南傳。太宗自謂三王以來。撥亂之主。莫若也。

高祖使建成世民將兵擊西河郡。拔之。執郡丞高德儒。世民數之曰。汝指野鳥爲鷲。以欺人主。取高官。吾與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自餘不戮一人。秋毫無犯。

臣祖禹曰。昔武王克商。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闕。

史。秦紀。曾廉生烈來。烈來有力。從廉善走。父顯善除惡。如恐不及。何哉。使民知嚮。

方。示以征伐之本意也。故海內莫不革心易慮。革心易慮。以化順。

周之美化。如水之走下。孟。題。畫。上。民之歸仁。如。水。之。就。下。草之從風也。語。類。德。君子之德風。小人

一佞人。民知所好惡矣。如是則誰不欲爲忠。而不爲佞。宜其成王業之速也。德儒佞於隋而戮於唐。爲

佞者果何利哉。

高祖以書招李密。密自恃兵強。欲爲盟主。復書曰。復。知。字。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秦。王。殲

商辛於牧野。音。野。高祖得書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若遽絕之。乃是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

其志。復書曰。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爲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顧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

弟早膺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籍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密得書甚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

矣。

臣祖禹曰：晉文公講而不正，孔子譏之。

講，憲問。晉文公稱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講。

當是時，李密方圍洛邑，高祖乘虛席卷入

關。

唐卷·魏晉
卷者也。

密進則前有太原之敵，後有東都之師，是以聚兵洛口而不能西，其勢亦可見矣。然則

高祖何賴於密而招之以納侮？

書說命中：無啓寵納侮。

及其自欲爲盟主也，又何憚於密而驕之以行詐哉？且

始舉義兵而勸進於叛人，非所以爲名也。臣以爲此非太宗劉文靜之謀，必出於高祖與裴寂之徒，怯

懦之計，得已而不得已者也。

武德元年三月，隋恭帝詔以唐王爲相國，加九錫。

相去聲。下同。

王謂僚屬曰：此詔諛者所爲耳。孤乘大政而

自加寵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僞飾，欺天罔人，考其實不及五霸，而求名欲過三王，此孤常

所非笑，竊亦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取與異道，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

人，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

禪去聲。

若使少帝有知，必不肯爲。若其無知，孤自尊而飾讓，平生素心

所不爲也。但改丞相府爲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

臣祖禹曰：魏晉之君，欺孤蔑寡，以奪天位，考其實無異於寒泥王莽。

左傳四年：魏莊子曰：有夏后羿，自

提伯明氏之嬖子弟也。干癸，漢元后之

弟也。漢末篡位，欺新室，泥上角切。王必欲效唐虞之文，後世因襲而莫之改，其君臣皆不以爲羞也。

惟唐高祖知其出於詭諛者所爲，故繁文僞飾有所不行，亦可謂不自欺者矣。然以兵取而必爲之文

曰受禪於隋。

戰切。時

是亦未免衰世之迹也。雖不能正其名實。如三代之王。而優於晉魏則遠矣。

五月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秦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

司。量才選用。

臣祖禹曰。詩曰。商之孫子。其靡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大雅文王詩。毛氏云。命。數也。鄭氏云。商之孫子。

其較。億。億。多計之也。五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侯於周之中。無常者。善則就之。惡則去之。武王數紂曰。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故致討焉。書牧誓。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罔是長。是罔是使。

兄宗族乎。自晉魏以來。編置錄奪。除君之族。而代其位。以非道得之。亦非道失之。易姓之禍。如彼一軌。

傳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信矣。唐高祖始即位。而錄隋之子孫。唐本紀。武德元年五月。即皇帝位。奉隋帝爲

由漢以來。最爲忠厚。其享國長世。宜哉。鄭國公。詔削隋秦王智積等子孫皆選用之。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以爲隋以惡開其過。

惡。烏。故切。亡天下。宜易其覆轍。易音。亦。務盡下情。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鶴鳩者。

鶴音。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

襦音。擬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又言太子諸王參僚。宜謹擇其人。帝省表大

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御史。賜帛三百匹。頒示遠近。

臣祖禹曰。國將興。必賞諫臣。國將亡。必殺諫臣。國音。與王賞諫。臣。逸王罰之。故諫而受賞者。興之祥也。諫而被殺

者亡之兆也。天下如人之一身。夫身必氣血周流。無所壅底。孟序·正而後能存焉。諫者使下情得以

上通。上意得以下達。如氣血之周流於一身也。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者。係乎言路而已。高

祖鑒隋之所以亡。王業初基。庶事草創。而首闢言路。以通下情。可謂知所先務矣。是以海內聞風。如蒸

者之得灑。廢者之得起。民知上之愛已。而疾痛將有所赴愬也。孟·天下有疾其君唐室之興。不亦宜乎。

十一月。徐世勣降。賜姓李氏。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建國。賜姓命氏。左傳·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姓氏所以別其族類之所出也。自三代之衰。稱

姓者或以國。如風俗通姓略序·四氏或以族。宗族·謂或以地。如高氏出齊太公之後。或以官。漢倉氏·厥

主倉庚之官。食貨志云。居官以爲子孫各本於其祖。不可改也。漢高祖賜婁敬姓爲劉。郅陟無稱。前漢婁

姓。漢書·婁氏·庚氏是也。而唐世人主遂以爲法。非其親者附之屬籍。或加於盜賊夷狄。以逆族異類爲同宗。如李勣·

本姓徐氏。高祖賜姓李。附宗正籍。屬是也。然則古之賜姓者。別之。而後之賜姓者。亂之也。夫惟天親不可以人爲。而強欲同

之。豈理者乎。上潰其姓。下忘其祖。非先王之制。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閏二月。隋宇文士及封德彝來降。降·下帝與士及有舊。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帝以封

德彝。隋室舊臣。而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帝。帝悅。尋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臣祖禹曰。高祖以女寵進士及。及資德彝之諂巧。既斥之矣。復悅其計策。而驟用之。甚矣。佞人之難遠也。

自古君子易疏。易音與。下同。疏平聲。小人易親。蓋君子難於進而果於退，小人不恥於自售。售，賣也。

而敬於不見知。威。其。其進也無所不至。人君一爲所惑，不能自解。鮮有不至禍敗者。解。丸實切。釋也。

鮮。上聲。九志。

三年五月，首州人吉善子，自言於角山見白衣老父，謂善行曰：爲我語唐天子，爲善者，善而

德也，記於其地立廟。

臣補高曰：商頌契。史微紀。殷契。名契。姓姬氏。周制后稷。史微紀。周后稷。名棄。姓姬氏。皆本其功德所起，不可誣也。唐之曰於考

子，史微紀。由狄人之言，而名諫考附會之。高祖齊其原，高宗明星扇其風，又用方士譏誕之說，跡老

子於上帝。高宗紀。高宗二十一年，方士言，知。泉天神祖，皆道甚矣。與王莽稱王子喬爲皇祖叔父，

何以異哉。

四年十月，趙郡王孝恭、李靖，圍江陵，蕭銑降。銑。先典切。降。下江切。帝數之。數。數其過也。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

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臣補禹曰：蕭銑故梁子孫。唐本傳。銑。後。梁宣帝子孫。屯難之世，難。去聲。民思其主，銑因隋亂，保據荆楚，欲復其考之

業，雖僭大號。唐本傳。義舉。年。帝稱皇帝。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而取其地，執其主，亦是矣，而銑以百姓之故，不忍

周守而降，完府庫，奉國寶，而歸之唐。同上。武德四年。高祖詔李泰，與李靖率巴蜀兵圍銑，大破之。靖直逐其都。隋軍門降。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

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我太祖太宗削平四方。僭偽之國。係繫其主。致之闕下。

孟。力迫切。繫也。孟。係繫其子弟。

雖無道如劉鋹。拒命如繼元。

皆五代時僭偽者。

窮天下之力而後取之。不誅一人。皆死闕下。自三代以來。未之

有也。此所以祈天永命者歟。

書召藩。祈天永命。

五年。太子建成。與齊王元吉。共傾秦王世民。引樹黨友。

樹。植也。

中允王珪。沈馬魏徵。

沈。沈光與。

說太子曰。秦

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

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辭行。帝許

之。

臣祖禹曰。立子以長。不以有功。以德不以有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人師

諫君。曰。太子而勉之。以老。

左。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晉大夫也。里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禮之。與姓。以朝夕。親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行曰師。

也。夫帥師。專行謀。晉軍統。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帥在神命而已。覆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間矣。王魏以輔導東宮爲職。

東宮。太子之稱。當勸建成以孝於高祖。友於秦王。則儲位安矣。

儲。副也。太子君之副貳。

秦王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苟

欲立之。能爲泰伯。不亦善乎。

史。吳世家。吳泰伯。泰伯弟仲雍。皆周太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大王欲立季歷。泰伯。仲雍二人將之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

歷。且建成既爲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

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爲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

唐鑑卷之二

高祖下

七年，初定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爲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爲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十四衛，東宮置三師，至十率府，李齊王公設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爲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爲外職事官，自開府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爲文散官，自驍騎至陪戎，三十一階，爲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爲勳官。

臣祖禹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齊周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官。前百官公卿表，太師、太傅、太保。

孫，爲三公，在漢天子，坐西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名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之任，非

三公之官也。同上。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自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

之，是以官名之紊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唐百官志：太尉、司徒、司空，各一人，是爲三公。正一品。而又有尚書省，上

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百官，其屬有六尚書：吏部、戶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是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有九寺，太常寺、光祿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兵部、刑部、工部。

寺，太僕寺、大理寺、鴻臚寺、兵部、刑部、工部。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司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

空，天下萬事備盡如此，如網之在綱，書：惟天降衷，於綱在綱。有條不紊。衆之挈領，雖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以

正名。謂十三。必也。正名乎。苟捨周官。臣未見其可也。

初。三均田。庸調法。謂去聲。下同。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篇疾減什之六。寡妻減七。皆以什之二爲世業。八

爲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布。此音。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備。日三尺。有事而加

倍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爲災。什損四以上。免租。六以上。免調。七以上。課役俱免。

凡民貲業分爲九等。謂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四鄰爲保。在城邑者爲坊。在四野者爲村。食祿

之家。皆得與民爭利。王而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歲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歲

造計帳。三歲造戶籍。

臣補書曰。唐初定均田。有給田之制。蓋猶有在官之田也。唐食貨志。唐之始時。抄人以口分世業田。而取之以租。庸。調之法。其後租庸

調法壞而爲兩稅。給田之制。因不復見。同上。天寶以來。驕君昏主。姦吏邪臣。取濟一時。屢更其制。由是財利之說興。聚斂之臣進。蓋口分世業之田。壞而爲無井。租庸之法。壞而爲兩稅。

蓋官田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前食貨志。秦孝公用商鞅。墾井田。開阡陌。後世未有能制

民之產。孟梁惠王。賢君制民之產。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不令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同上。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

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

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也。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以省。蓋亦反其本矣。同上。虛亦反其本矣。虛。因合切。

何不。昔哀公以年餼用不足。問於有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與君皆足。必徹而

後可也。

語十二。哀公問於有若曰。年糧用不足。知之何。有若對曰。盡微乎。曰。二不齊。不足。知之何。其微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趙岐曰。什一而稅。讓之微。微。直列切。

爲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唯省其力役。薄其賦斂。

孟。熱心上。易其田。務本抑末。尙儉去奢。占田有限。

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自立。而富者不得僉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不然。雖有法令。徒文具而已。何益於治哉。

太子建成欲圖秦王世民。擅募驍勇爲東宮衛士。

魏。古。號長林兵。又密使幽州突騎三百。

訪使慶州都督楊文幹。募壯士送長安。帝幸仁智宮。建成居守。使郎將余朱煥等以甲遺文幹。

將去聲。爾。同。道。煥等去幽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帝遣宇文顯召文幹。顯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

臣祖禹曰。建成爲太子。而擅募兵甲於東宮。又使楊文幹反於外。以危君父。此天下之惡也。

大將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外惑於姦臣之計。內牽於妃嬪之請。

讀音。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

前准。傳。華女即位。時高帝子柚季文。淮南厲王孫在。而厲王自以爲最親。疑季文不奉法。上寬赦之。後楚得罪。廢。趙。蜀。嚴道。耶都。王乃不食而死。上聞之悲哭。民爲作歌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嘗。兄弟二人不相容。

此高祖不明之過也。

八年。兩突厥統葉護可汗。

汗。平。遣使請昏。帝問裴矩。矩對曰。今此虜方強。爲國家今日計。其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頽利。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帝從之。

臣祖禹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為故常。結昏戎狄。不以為恥。謂御叔傳。晉趙盾高帝於白登。使劉敬

以為畏之邪。與那周。下同。則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於納女。恥也。以為謀之邪。則是以女為間。謂去

欲奪人之國。亦恥也。高祖不謀於衆賢。而問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恥也。且西突厥不若頡利之強。弱

者猶許其昏。則強者何以制之。此不足以示威。適足取侮於四夷而已。其後太宗以女分妻諸夷酋長。

如唐驃夷。唐性傳。逐使請昏。帝許以新。中宗以後。皆嫁公主於蕃國。

如靈西突厥傳。中宗以金城公主妻。贊普。同結傳。肅宗幼女嫁國。主下

之類。夫匹士庶人求配偶。猶各以其類。況王姬公族。而棄之遠裔。變華為夷。豈不哀哉。而終唐之

世。人君行之。不以為難也。其臣亦不以為非。高祖太宗實啓之。是中國與夷狄無異也。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詔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

八月。高祖傳位於太子。國晉語。太子。君之貳也。宋務

臣祖禹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光傳。太子者之貳。國之本也。父之

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孟萬章下。伊尹

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史周公世家。周公乃奉。臣竊以為

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舜弟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

為相也。則誅之。相去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己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盡其誠以親

愛之而已矣。

樂毅子萬章。

象得罪於舜，故封之。管蔡流言於國。

乃流百於國。

武王欲殺管、蔡及其兄弟。

乃流百於國曰：公將不利於疆子。

將危周公。

將危周公。

將危周公。

以問王室。

問去。

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土

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亂天下之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若夫建成、元吉，亦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

天下，則殺之者，己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爲使建成爲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

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爲子不孝，爲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

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嘗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

著矣。

著矣。

著矣。

初，洗馬魏徵

洸，先

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

徵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

徵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

徵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

徵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

徵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

徵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

之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若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

召王珪、韋挺於揚州。

皆以爲諫議大夫。

皆以爲諫議大夫。

皆以爲諫議大夫。

皆以爲諫議大夫。

皆以爲諫議大夫。

皆以爲諫議大夫。

皆以爲諫議大夫。

皆以爲諫議大夫。

皆以爲諫議大夫。

皆以爲諫議大夫。

皆以爲諫議大夫。

臣祖禹曰：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

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

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

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

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

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

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

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

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

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

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

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

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何哉？

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

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相去聲。

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

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

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

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

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

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

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

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

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

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

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

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

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稱糾而不稱子，不當立

者也。齊小白入於齊。

小白，齊桓公名。

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

按春秋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於齊。

又曰：齊人取子糾

殺之，稱子糾，所以惡齊也。

同上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是以管仲不得終讎桓公，而得以之爲君，今建成爲太子，且

兄也，秦王爲潘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爲東宮之臣。

王魏，魏人。

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爲

之臣乎？且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王魏不事太宗可也，夫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爲

讎，暮以爲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君

臣之義，而委質於人。

國，魏也。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實音職。

雖曰不利，臣不信也。

九月，太白用諸衛將卒。

將去聲。

習射於殿庭，而之曰：或伏浸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

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

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帝親臨試中。

去聲。

多者賞以弓刀布帛，其將帥加以上

考，羣臣多諛，帝皆不聽，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爲精銳。

臣祖禹曰：有國家者，雖不可忘戰。

前主交誼，臣注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然而教士卒習射者，有司之事，殿庭非其

所也，當藉士得其人，何患乎士之不勇，技之不精乎？夫以萬乘之主。

唐段秀實傳：天子萬乘。

而爲卒伍之師。

地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

非所以示德也，且人君始卽位，不以教化禮樂爲先務，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

雖士禮兵強征伐四克。

揚先知云。

威加海外，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十一月太宗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帝晒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加身，故不暇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省音音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商旅野宿焉。

臣祖禹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續十二僧哉斯言也。蓋君者本也。

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矣。荀·君道·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矣。是以先王之治。

必反求諸己。孟·離婁·行善不得善·皆反求諸己。己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則有之矣。宋見其

能禁也，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正欲之道也。前刑志·情源正本之說。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

以廷言爲難行。廷·闕也。而以峻法爲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

右高祖在位九年，傳位於太宗。貞觀九年崩，年七十一。

唐鑑卷之三

太宗一

貞觀元年帝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好音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聞其故王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鄉者辨之未精也都謹朕以弓矢定四方緘之猶未能盡況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更其考數延見數音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

臣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見上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皇學者華詞·周差此其所以興也

有上書請去佞臣者帝問佞臣爲誰爲子偽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揚祭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帝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物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

其幽智。

漢有嘉魚詩。至誠與賢者共之。

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蒞之。

賢者

會事不

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

莊天道。聖人之心。靜乎地之鑑也。

知水之止。

止水言不動。

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

而不可欺

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

記經解。權衡誠無而不可欺以繩墨。繩墨誠陳而不可欺以曲

直。唯

我以其正彼以其順。

平聲。順也。

我以其真彼以其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

之世。

一爲不誠則心且齟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

也其待物以誠猶恐其不灼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

孟。離。不誠。宋有能動物也。

大爲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

測其所爲誰欲不欺不可得也。漢能御以至誠則志直考進而儉邪者無自入矣。

論音

常規位論周秦脩飾。蕭瑄對曰。包爲無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

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尙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

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瑒謝不反。

臣祖禹曰。太宗於是失言。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易。革。卦云。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

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後世或以湯武征伐爲逆取。

楊先知。湯武桓公征伐四克。神監賢師。

順守也。

而不知征伐之順天應人。所以爲仁義也。太宗曰。取之或可以逆。非也。既謂之逆矣。則無時

而可也。

二年正月帝謂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聽則暗昔堯禹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共音音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帝曰善

臣祖禹曰善哉太宗之問魏徵之對也可謂得其要矣夫聖人以天下爲耳目故聰明晉·九守·目貴明·耳貴聰·以天下之目爲目視之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爲耳聽之無不聞也庸君以近習爲耳目故暗蔽明暗之分惟在於遠近大小而已矣

四月突厥頡利可汗請入朝帝謂侍臣曰曩者突厥之強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者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則等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

臣祖禹曰易曰其亡其亡繫於苞桑否卦九二云書曰做戒無虞書大禹謨·益曰·戒哉厥戒無虞夫戒所以勵善而進德

也太宗親突厥入朝而知懼如此其能致貞觀之治宜哉貞觀太宗年號·魏徵傳·帝即位四年·歲路死刑二十九人·廢教刑措·斗米三錢·至是天下太平帝謂侍臣曰古語有之教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數音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也

臣祖禹曰數赦之害前世論之詳矣如後王符傳·賊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數致廢刑·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之類夫良民不被澤而罪人獲

有政之偏黨莫甚於此。欲以致和而措刑。前李尋傳。善政致和。不亦疏乎。而人君每以赦爲推恩。或祈陰德之報。太宗懲之。可謂善政矣。

三年帝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詞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尙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

臣願禹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能任相以其職矣。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說。命下。王曰。來。汝說。云云。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此相之職也。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前賈誼傳。今大臣特以簿書期會。

同爲大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

四月帝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使者。皆應論執。應平比來唯唯順從。不聞遠異。若俱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

臣祖禹曰。朝廷設官分職。禮天官太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禮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六官間。非徒使上下相從。欲交修其所不逮也。香問命。魏王命伯問。變乃后德。變能不逮。故書曰。天官修輔。書。厥征。百官維輔。厥后惟明。苟取充位。而奉行上令。則是胥吏而已。

不問之君。自以無過惡人之言。恐。烏。故切。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敕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四年滅突厥。四夷君長詣闕。具上聲。下同。請帝爲天可汗。汗音寒。下同。帝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

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盟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

臣祖禹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以其無君，臣之禮也。語三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太宗以

萬乘之主，而兼爲夷狄之君，不恥其名，而受其侵，事不師古。書說命說曰：主人求問，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不足爲後世法也。孟軻書上，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遺也。

突厥部落分散，其降唐者，降平尙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宜悉徙之河南兗州之間，散居

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爲農民。顏師古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李百藥以爲宜因其離散，各

卽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國分勢敵，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竇靜以爲宜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

室之女，妻去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溫彥博請準漢武故事，徵降匈奴於塞下，降

降衆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

臣祖禹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夷不亂華。家語相魯，爾不謀夏，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語十四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聖人之懲戎狄如此，太宗旣

滅突厥，而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廷，苟欲冠帶四夷，冠去以夸示天下，而

不知亂華亦甚矣。然則中國幾何不胥而爲夷也。幾音機，胥音居切。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

非太宗之所啓乎？

謂自今詔者有經書者制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奏太子裁決若仍不服然後開奏時太子年十二歲

臣謂禹曰太子之職在於視膳問安

左傳二年。皇克曰。太子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此文王世子。文王爲世子也。朝於王學。日三。鵠初鳴而衣服。至於轅門外。問內嬖之德者曰。今

日安否

古之教者必以禮樂

記王制樂正。樂四術。立四教。春秋教以禮樂。冬夏。而嚴師保以輔翼之。記。文王

求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禮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立太師。太傅。以養之。人則有保。出則。有司。學

明而德性成

性。道問學。

何患乎不能聽詔也且年十二而使之裁決則事不已早乎若其子則將

不學而油不才則宮中必教之以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

六月發卒於洛陽以興宮張玄素曰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

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

惡。爲。故切。

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瘠瘠之人襲亡隋之弊

恐又甚於煬帝矣帝謂玄素曰卿問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於亂帝歎曰吾思

之不淑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

卽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

臣聞禹曰上之所好者下之所競也

孟孫文公。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好去聲。

太宗虛己以求直言故羣臣爭救其失唯

恐其言之不切太宗不惟悅而從之又賞以勳之此人君之所難能也夫如是何患於有過乎

帝問房玄齡薦堯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

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帝曰：公得其一，未得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復，扶豈能一一中理。中去既知主意，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去聲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歎則不然，擇天下賢才，真之百官，使司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脩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不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毋音無不盡已意。

臣祖禹曰：莊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此舜臯陶所以廣厥面相戒也。若益禮，帝庸作歌曰：載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于殿，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濇濇，庶事隳哉。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臯書乃成，欽哉。乃饗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夫君以知人爲明，唐劉貞孫：君以知人爲明，知人則任賢去邪。臣以任職爲良，君知人則賢者

得行其所舉，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隳也。當舜之時，禹平水土，書舜典：帝曰：咨禹，汝稷播百穀，帝曰：咨，黎民

百穀，土穀之事，舜不親也。契敷五教，帝曰：契，汝作司徒，敷敷五教，在寬。臯陶明五刑，帝曰：臯陶，汝作士，五刑有服，

惟明克允，又曰：禹謨，帝曰：臯陶，汝作士，明於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伯夷典禮，舜典：伯夷，帝曰：咨伯夷，有能典朕三禮，食

樂，帝曰：禮，命汝典樂，教冑子。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爲虞，帝曰：咨益，汝作朕虞。垂作其工，帝曰：咨垂，汝共

不知也。禹爲一相，總百官，自稷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天運於下，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

而萬物生矣。君不可以不逸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寡。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能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勤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帝之初卽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帝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易音與。下同。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帝深然之。封德

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說。故秦任法律。漢繼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與。同。魏徵書生。

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易音亦。昔黃帝征蚩尤。高陽征九黎。湯放桀。

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說。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

魅音人主安得而治之。帝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帝勤而撫之。民

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

至於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

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儉武。修文。中國安。四夷自服。朕用

其言。今頡利成擒。其會長長。丁。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

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務去則其功豈猶在朕乎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能審取捨矣

前賢徵傳·莫如先審取捨

魏徵仁義之言也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

罰之言也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以仁義治之則順以刑罰治之則嚙矣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效如此其速也故治道在人主所力行耳

前申公傳·爲治願力行何如耳

孰不可爲太宗平及其成功復歸

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

唐鑑卷之四

太宗二

五年初帝命薛元暉封建魏徵李百藥以爲封建不便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令中間以州縣雜錯而居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內至十一年六月詔判王元景等二十一王長孫無忌等十四人刺史皆令世襲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其明年詔停襲封刺史

臣祖禹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柳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聖人意也勢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害其中人上切乎下切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爲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

會同離之以帥長牧伯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爲十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以詐力一天

下剗滅方國以爲郡縣秦罷諸侯立郡縣始置郡守三代之制不可不復矣後世唯知周之長久周有天下三十七世八百六十七年故云

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屏音強則必

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堯舜以天下傳賢況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

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

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為盛哉。

康國求內附，帝曰：前代帝王好招秦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倘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

臣祖禹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為，然以兵克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為後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六年初，羣臣表請封禪，帝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請不已，帝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不可，乃止。

臣祖禹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岳。書周官：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禮秩各朝于方岳。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

時，時巡巡狩，告祭柴望也。時，時巡其邦，是天子之。實。右左有周，薄其製之，莫不盡備。懷柔百神，及河壽岳。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詭說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音若。實自秦始古無有也。史秦紀：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嶽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

且三代不封禪而士秦封禪而亡，人君不法三代而法秦，以為太平盛事，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

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爲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爲非也。其後顏師古讀其禮。房喬載定之。徵亦預焉。唐禮樂志。唐太宗已平突厥。年較居豐。羣臣言封禪者不等。命顏師古。貞觀之末。屢欲東封。以事而止。貞觀十五年。將東幸行。至洛陽。以筮見。乃止。高宗明皇遂踵行之。有奉山。高宗封禪山。玄宗開元十二年。終唐之世。唯柳宗元以封禪爲非。以韓愈之賢。猶勸憲宗。見其本。則其餘無足怪也。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

帝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遊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大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治亂在庶官。齊說命。惟治亂在庶官。不及私昵。惟其能。欲進君子。退小人。此王者之言也。而魏徵之所

謂才者。小人之才也。高陽氏有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高辛氏有

子八人。天下以爲才。其所以爲才者。曰忠肅恭懿。宜慈惠和。左文十八年。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謚舒。績。敷。

胤。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捷。列聖崇

慮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共音恭。懷音順。數五才切。懷音通。戴音演。厲莫江切。降下江切。忠。周

公制禮作樂。上明堂。位周公。朝禮。侯於明堂。制禮作樂。孔子以爲才。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然則古之所謂才者。兼德行而言也。

後世之所謂才者。辦給以饟人。語五。饟人。以口給。詭詐以用兵。僻邪險誑。有秘。趨利就事。是以天下多亂職。

斯人之用於世也。在易師之上六曰。爾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易師卦上六。大君有命。爾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王弼云。小人

勿用。非其道也。

既濟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易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王弼云。履得其位。君子處之。故能興也。小人居之。遂亂。

邦也。

若創業垂統。

孟公孫丑。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

敷求哲人，以遺後嗣。

書伊訓。敷求哲人。傳輔于爾後嗣。

故能長世也。豈其以

天下未定，而可專用小人之才歟？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

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取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十之治也。

九年十一月，以光祿大夫蕭瑀爲特進，復令參預政事。帝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

不爲兒弟所容，實有功而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

勁草，烈漢許剛臣。

臣瑀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己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且太子在，而私於藩王者，則君之所甚惡

也。

惡。爲。

或誘以利，或脅以死，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隙無貳，太宗所以知其臨大節

而不以奪也。

漢八。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人君以此取於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也。

十年八月，帝謂羣臣曰：朕聞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以讒

人罪之。

臣祖禹曰：太宗欲開直言，而惡告訐。

訐。謂攻發人之陰私。惡。爲故切。許。居列切。

不惟壅譴，而又罪之。

書舜典。帝曰。朕既庸。說。致行。說。音即。

可謂至明且遠矣。

謂十二。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此爲君爲長之道也。

文切。

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曰與熟

孰則臣昏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觀爲下

臣利禹曰魏徵可謂能以義正君矣造次不忘納之於善遺七恐其薄於孝而厚於愛也孟子曰唯

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云孟若魏徵近之矣

十一年二月帝自爲終制初文德皇后疾篤言於帝曰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傳人頃勿以丘壙勞費

天下因山爲墳器用瓦木而已及葬帝復爲文刻之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以爲盜賊之心止求珍貨

既無珍貨復何所求朕之本志亦復如是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物在陵中乃爲己有今因九陵山爲陵

禮祖鑿石之工纔百餘人數十日而畢不藏金玉人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幾蠶盜息心存沒

無累當使百世子孫奉以爲法至是帝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蒼猝勞費詳采發反又志在儉葬

恐子孫從俗奢靡於是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臣祖禹曰厚葬之禍古今之所明知也夫藏金玉於山陵是爲盜積而標示其處也豈不殆哉殆危

是以自漢以來無不發之陵謂盜發後之人主知其有害無益而姑爲之買禍賈齊古迹相接而莫

之或戒也太宗雖爲終制以戒子孫而昭陵之葬文德皇后姓是孫亦不爲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之患

豈非高宗之過乎

帝幸洛陽。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待。有諫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儲官。臣恐承風扇翼。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楊帝諷郡縣與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帝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歡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

臣聞馮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

臣應與秀異傳。天子萬乘。乘去聲。

四海之富。而猶以爲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而欲大無窮也。是以高宗舊勞于外。受爵小人。及其卽

位。卒爲賢君。齊無名。色不傳勞于外。受爵位。小人。在其卽位。賢君治。文士卑服。創厥功。田功。同上。文士卑服。郭康伯明也。數柔歸恭。

孟莊。以就安人之功。以就田功。周公作書以戒成王。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同上。周公作無逸。嗚呼。君

乃逸。孔安國曰。稼。德爲農大艱難事。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唯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

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不亦賢乎。

三月。帝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場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日悉爲我有。正由下文述。虞世基。裴龜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臣祖禹曰。太宗可謂不忘戒矣。觀隋之宮苑。而以諂諛掩蔽戒羣臣。夫知彼之所以亡。則圖我之所以存。而不敢忘也。此三王之所由興也。

八月，馬周上疏，其略曰：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有，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強去聲以資寇敵，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祖禹曰：紆積鉅橋之粟。

此，殷紀紆有鉅橋之粟，祖禹曰：非歸會名。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有漕粟也。

武王發之。

書：武成發鉅橋之粟，大麥於西薄。其安國云：紆，所積之府。

庫，皆散於以賑貧民。

人主不務德而務聚斂者，民散而國亡。太宗在位，浸久，將外事四夷，內治宮室，聚財積穀，欲

以有爲，馬周先事而諫，欲如初年之節儉，可謂將順其美，而救其惡矣。

孝經：事君事，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十二年九月，帝問侍臣創業守成孰難，房玄齡對曰：草昧之初，與英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帝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當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

臣祖禹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寡，守成而失之者多。周公曰：相小人，厥父母勸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

積之艱難。

齊無逸。相小人。厥父母勸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相。親也。去繁。孔安國曰。親小人不孝者。其父母勸勞稼穡。而子乃不知其勞。

故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邊

也。然非特創業之君守成爲難。其後嗣守成尤難也。可不慎哉。

三年五月。早。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爲比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節安者也。貞觀非興邦之至言。帝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鞍馬二匹。

臣觀禹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謂。要。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怠。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苟不反諸己。已欲富而惡貧。謂。爲故切。下同。則富者民之所欲也。已

欲逸而惡勞。則逸者民之所欲也。謂。其體傳。對文帝說。人情莫不欲富。人情莫不欲逸。與其所欲去其所與。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梁孝子。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以太宗之明。而養民不及其初。宜魏徵以爲漸不克終也。

唐鑑卷之五

太宗三

貞觀十四年帝大徵天下名儒爲儒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增學生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千餘人

臣祖禹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

記學記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序國有學。鄭氏云。術當爲道。門第之說。蓋。而。五百家。

爲黨於鄉。序在遠郊之制。

上修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於之有素其養

之有漸故成人有德小子有造

思賢詩。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毛詩云。造爲立。鄭氏曰。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其子弟也。文王在於宗廟如此教言。大夫士皆有德。小子皆有所造。

近賢才不可勝用

勝平聲。

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如

鳥

鴻之合唐德宗時。太宗文治。唐德宗時。太宗文治。學者衆多炫耀一時而已非有教育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爲盛

也。唐三百年之盛。每貞觀。經籍大備。又新開元焉。

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觀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

也無學則人倫不明故有國者以爲先

記。學記。夫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

如不復三代之制臣未知其可也

八月侯君集滅高昌帝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卽位高昌王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驕倨

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加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州縣則常須千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卜有三四。供辦衣資。遠離親戚。十年之後。糧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帝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於是唐地東極於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東西九千五百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

臣願禹曰。魏徵之言其利害。非不明也。以太宗之智。豈不足以知之。惟其好大而喜遠。矜功而徇名。本唐

魏徵太宗好大喜。不能以義制心。書。仲勉之語。以義制心。以禮制心。故忠言有所不從。而欲前世帝王播芳流者也。

十一月。詔官女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齊衰。喪齊衰。喪齊衰。嫡子婦服。非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

臣祖禹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既遠矣。則服有時而絕。先王之意。豈以服盡而親絕乎。而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出於私意。不足以爲法也。嫂叔無服。右之人豈於其嫂獨無恩乎。傳曰。其夫孿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孿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至於嫂。不可以爲母。則無恩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加之而無義。不若不加之爲愈。勝也。凡喪服從先王之禮。則正矣。齊高祖從禮官奏加服。不啻先王之禮制。

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委大臣以大體。賈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

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以致治，其可得乎？帝納之。

臣祖禹曰：昔衛獻公捨大臣而與小臣謀。

獻公定，故失國出奔。外十二年。

且大臣之所任者大，小

臣之所任者小，而以小謀大，以遠謀近，此人君偏聽之蔽，鮮有不敗事者也。

鮮，先與切。

帝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

易，有與切。

陛下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

福也。

臣祖禹曰：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

又曰：無輕民事，惟艱。

書去甲，無輕民，惟艱，無安厥

危。孔子曰：爲君難。

語十三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

夫知所難，而後可以有爲也。傅曰：君以爲易，

則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爲難，則其易也將至焉。太宗知守之之難，所以能有終也。

言事者多請帝神慮表奏，以防壅蔽。帝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唯廟堂、州

縣之申，亦當親之矣。

臣祖禹曰：人主之職，在於任賢，得賢則萬事治，何憂乎壅蔽而防之哉？莫知其非賢，而姑用之。

姑，且也。

既用而復疑之，以一人之聰明，而欲周天下之務，則君愈勞，而臣愈惰。

意也。此治功所以不成也。

當誠信待賢，不可少有疑慮。

且君臣日與相處，而所防然防其欺蔽之暇。

防，防也。目相親，孟子，使民防於然，防與防同。

則是左右前後

皆不可信也。然則誰與爲治乎？

十五年帝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使去聲。八月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其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遺去聲吾雅好山川好去聲此有勝處去聲吾欲觀之守者喜道之遊歷無所不至

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錯去聲殆相半也因問親戚

存沒大德給之曰給去聲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帝曰其國

聞高麗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帝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

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不欲勞之耳

臣祖禹曰大德出使絕域言布宣德深以懷遠人便解教所及去聲大馬讓湖海得受教無思不服及下

詩自西曰東自南此其職也而以賂遺說其險阻遠去聲說文視也說文視也詭詐誘其民人以為可誑藉口歸

報啓人主征伐之志罪之大者也且天子之使四夷之所想望而為謀於外國謀問也失使之職豈

不辱乎

帝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久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

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

臣祖禹曰太宗樂而不忘憂喜而不忘懼可謂能持盈守成矣為賢太平之君子夫惟憂於未然懼於

無形故卒無憂懼也

帝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天子，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首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帝甚善之。

臣祖禹曰：人主不患有過，患不能改過也。太宗一言之失，而其臣以救正之，惟能親賢以自輔。

盧仲舒
策·求

賢以自輔，聽諫以自防。

洪漢時·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

所以爲美也。雖過庸何傷乎。

十六年四月，帝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帝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帝曰：誠然。

臣祖禹曰：人君善行被於天下，炳若日月，衆皆觀之，其得失何可私也。欲其可傳於後世。

無善下·壽爲
注於天下·可

傳於後世。莫若自脩而已矣。何畏乎史官之記，而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爲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

君心，而全其臣職矣。

八月，帝曰：當今國家何事最急？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有定分最急。帝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帝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絕天下之疑。九月，以徵爲太子太師，時徵有疾，小愈，嘗詣朝，表辭，帝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

家漢高祖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臣祖禹曰：魏徵之於太宗，知無有不言，言無有不盡。君臣之際，人莫得而間也。當是時，太子魏王方爭，羣臣有黨，徵不知之，是不明也。知而不言，是隱情也。且君使之爲太子師，倚其正直以重太子也。外不

聞告其君以嫡庶之別，內不聞調太子以禍敗之戒，受君之託，而無補救，處父子兄弟疑危之際，依違

而已。六尺時，謀之北賊，則其是。豈其疾而憂乎？卒之身沒而見疑，說人得以間之。惜哉！

初，高昌既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其地。褚遂良上疏曰：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

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徒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遺多復逃亡，徒煩

追捕，加以道途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餘，亦之警，陛

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腹心，高昌者，他人之

手足也。奈何廢敵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

獨不得與爲比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利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孫

孫負荷大恩，永爲唐臣。內安外寧，不亦善乎？帝弗聽。及西突厥入寇，帝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

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

臣祖禹曰：有國者，畏師之禍小，而或以竊。喪去秦穆公，越王句踐是也。句音得地之禍大，而或以亡。楚

靈王、齊潛王是也。

謂齊

是故廣地不若廣德。

石勒傳、廣德者王。

強兵不若強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

之不廣。患民之不安，而不患兵之不強。封域之外，聲教所不及者。

唐書、聲教不遠、遠及也。

不以煩中國

也。

淮南子、自三代之盛、禮樂不與受正朔、不足以煩中國耳。

太宗不從忠諫，卒自咎悔，況不若太宗之強盛而可爲乎。

帝嘗指殿下樹愛之，殿中號字文士及從而譽之不已。帝正色曰：魏徵嘗勸我遠佞人。

遠去，我不知道佞人

爲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及叩頭謝。

臣祖禹曰：大禹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詩、大禹謨、禹曰、鯀將山荊、何憂乎積怨、何遷乎干祿、臣子、巧言令色孔壬、孔氏云、孔、我也、巧言、辭言、離遠、令、象恭滔天。

孔子曰：佞人始。

語十五子曰、遠佞人、佞人者止於諛悅順從而已、近之必至於殆何也、彼佞人者、不知

義之所存，而惟利之從，故也。利在君父，則從君父；利在權臣，則附權臣；利在敵國，則交敵國；利在攻狄，則親攻狄；利之所在，則從之；利之所去，則違之。於君父何有哉！忠臣則不然，從義而不從君，從道而不從父，使君不陷於非義，父不入於非道，故雖有所不從其命，將以處君父於安也。君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權臣乎？父有不義，不從也；而況於他人乎？臣之佞者，其始莫不巧言令色。

同上註、又語一、巧言令色鮮矣仁、五、巧言令色

足跡。未必有悖逆之心，及其患失，則無所不至，終於弑君亡國者，皆始之諛悅順從者也。是故堯舜畏之以比瞽瞍，有苗。

書、堯陶謨、何憂乎積怨、何遷乎干祿、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孔子以爲殆。

語十五、子曰、佞人殆。

人君可不遠之乎。

十七年二月，帝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修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

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帝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

臣祖禹曰：所貴乎賢者，爲其能止亂於未然，開邪於未形也。易乾卦·明邪而存其說。若其已然，則衆人之所知

也，何賴於賢乎？危亡之言，惟明主能信，而闇主忽焉。是以自古無事之時，常患乎諫之無人也。今有人康強而無疾，或告之以多言之損氣，多食之致死，彼愛其身者聞之，必惕焉兢兢而不忘。小義語。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則其秋何自而生矣？彼恃其強者聞之，不惟不信，而又絕然。絕音弗。不悅貌。孟公孫。是人也。

不知則已，病則忽焉而死，豈欲救無及矣？從諫之與拒諫者，何以異於是？故聖主能從諫於未然，賢主能改過於已然。諫而不聽者，斯爲下矣。忠臣之事上君也，亦諫其未然，事中君也，多諫其已然。事闇君也。闇與暗同。不聞也。救其橫流，故有以諫殺身者矣。如龍逢比干之屬。唐虞之時，羣聖聚於朝，無過舉矣。爰其所當

發，戒其所當戒而已。故常有儆懼之言，其慮患豫也。至於後世，令主其賢臣多諫其已然，而防其未然。太宗求諫於羣臣，其有意於防未然者乎？

帝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姦與奸同。或以嗜慾，輻輳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生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臣祖禹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去聲。偏好者，姦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姦與奸同。書曰：惟精惟一，允

執厥中。

審大禹謨。舜命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夫如是則衆莫得而攻之矣。

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帝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

臣祖禹曰太宗以增戍兵不若脩文德其言豈不美哉然非能行之直以辨折其臣下而已。

直。猶言特也。

其始不欲增戍而卒親征之。

太宗親身伐高麗。高麗變夷之國。屬平聲。

不爲其小而爲其大豈大者足以勝德乎書曰非

知之難行之惟艱。

書說命傳說成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厭。尤極于先王成德。

太宗之謂矣。

唐鑑卷之六

太宗四

初帝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帝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代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謹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疏。帝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定爲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帝見書殺建成。元吉事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命削去浮詞。直書其事。

臣祖禹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

如字。

君相不與焉。

相去聲。與讀如預。

故齊太史兄弟三人死於崔杼。

而卒不沒其罪。

史有世家。崔杼私齊君。齊太史古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會之。

此奸臣賊子所以懼也。後世人若

得以觀史。而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蓋止於執簡記事。記事直書其實而已。非春秋有褒貶賞罰之文也。

杜預左傳序。春秋以一字定褒貶。

後之爲史者。務褒貶而忘事實。

失其職矣。人君任臣以職。而宰相不與史事。

續讀曰。

則善惡庶乎其信也。

十八年正月。帝欲伐高麗。褚遂良諫。李世勣追咎魏徵諫討薛延陀。帝欲自征高麗。遂良上疏。以爲天下

誓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命猛將將四五萬衆。仗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穉。自餘藩屏。陛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隴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帝不聽。

臣祖禹曰。高麗臣屬於唐。而其主爲賊臣所弑。爲大國者。不可不討。然高麗之大。未如突厥。其險遠。不過於高昌吐谷渾。皆蠻夷國名。此三國者。皆命將帥以偏取之。遂墟其國。也。韓·克何獨至於高麗而欲自征

之乎。太宗若從遂良之言。雖伐而不克。亦未失也。

八月。帝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若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順之不暇。又何過乎可言。帝曰。朕聞公以己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帝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辨捷。善和解人事。解上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失。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尙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其性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臣祖禹曰。君臣以道相與。以義相正者也。記禮。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先王以羣臣爲友。有朋友之義。非徒以上

下之分相使而已。太宗欲聞過於無忌，而無忌納絡以悅之。君好直而臣不忠，好，呼切。其罪大矣。而太宗論羣臣之得失，其言皆中於理哉。中去聲。褚遂良直道事君，犯顏諫爭，爭，去聲。盡忠無隱，王、魏之比也。而

微而讒之，飛鳥依人，輕侮其臣，不恭執甚焉。

十九年，帝親伐高麗。六月，車駕至安市城，進兵攻之。高麗北部樺薩延壽與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帝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蹙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猝，疾切。延壽則泥濘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

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華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嬰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進戰，大敗，遂來降。下江切。

臣祖禹曰：「傳曰：國無小，不可易也。」易，輕也。蓋雖小國，必有智者爲之謀，勇者致其死，則雖以天下之

大，百萬之衆，未可恃以爲必勝也。高麗對盧之謀，正合於太宗所謂上策，使延壽而能聽用，唐師豈不殆哉。

高麗既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帝驛書報太子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

臣祖禹曰：太宗之伐高麗，非獨特其四海之富，兵力之強，本其少時奮於布衣，志氣英果，百戰百勝，以取天下，治安既久，不能深居高拱，猶思所以遠志，扼腕躡屣，喜於用兵。擊鼓時，勝如馮婦搏虎，心。

智人有馮婦者，善搏虎，有衆逐虎，虎負觸，莫之敢擾，望見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孟告子，理義，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捫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不能自止，非有理義以養其志，孟告子，理義，中

和以養其氣，始於勇敢，終於勇敢而已矣。記曰：所貴於勇敢強有力者，貴其敦行禮義也。天下無事則

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厲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記禮義，看行禮之有禮

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敦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不用之於禮義，則無敵。

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禮義。故聖王之所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不用之於禮義，則無敵。

之於禮義，而惟以戰勝爲美也。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較勝於遠夷，一戰而克，克，勝也。自以爲助，於其智

能，夸示臣下，夸，大也。其器不亦小哉。

凡征高麗，拔玄菟等十城。菟音徒。遼、襄、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

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幾音機。戰馬死者什七八。帝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

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勞去聲。

臣祖禹曰：太宗北擒頡利，西滅高昌，兵威無所不加，四夷震懼，而玩武不已，親擊高麗，以天下之衆，困

於小夷，無功而還，意折氣沮，視見煬帝，煬音陽。以勤遠亡國，而襲其所爲，臣以爲太宗之征高麗，無異於

煬帝。但不至於亂亡耳。惟不能慎終如始。齊仲應之語。慎終。惟其始。日新其德。易大畜。剛健萬實。日新其德。而欲功過五帝。

地廣三王。是以失之。然見危而思直臣。知過而能自悔。此所以爲賢也。

二十年六月。詔江夏王道宗等擊薛延陀。又遣李世勣圖其諸部。帝手詔自詣靈州。招撫鐵勒。八月。道宗擊延陀。破之。鐵勒諸部皆請入朝。車駕至浮陽。回紇各遣使入貢。帝大喜。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親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萬餘戶。散處北漠。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立爲州郡。朕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薄天。九月。帝至靈州。敕勒諸部侯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人。帝爲詩序其事曰。雪恥稱百王。除凶報千古。明年詔以回紇等諸部爲府及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及刺史。諸酋長請於回紇以兩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奉天可汗。音考道。靈六十六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帝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

臣祖禹曰。背武士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西旅獻獒。書盤庚。四旅獻獒。旅。獒。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犬保乃作旅獒。用訓于

汪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遺瀆。舉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犬保。召公也。發音故。犬犬也。西戎遠夷貢犬犬。故作此書以戒之。太保作訓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

山九仞。功虧一簣。同上。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允始茲生民。保厥房。惟乃世王。孔氏傳云。八尺曰仞。喻向成也。未成一簣。猶未爲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強人乾

終如始。因事而戒。恐其驕也。太宗不得志於東夷。欲收功於北荒。因延陀破亡。以兵臨之。如疾風振

稿。枯木也。夷狄之 左衽之民。班·雜也。夷狄之人。衣皆左衽。 解辯內附。辯·辯。辯。辯。 自以為開關以來。未之有也。昔之有天下者。

莫不以冠帶四夷。為盛德大業。何哉。易繁·盛德大業。至矣哉。 故嘗試論之。曰。中國之有夷狄。如晝之有夜。陽之

有陰。君子之有小人也。中國失政。則四夷交侵。先王所以御之者。亦可得而略聞矣。舜曰。而難任人。蠻

夷率服。書舜典·柔遠能遷。而難任人。變夷通。 又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書大禹謨·益曰。吁。戒哉。云云。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非彝自會。益成湯之詩。然則欲其率服。莫若難任人。欲其來王。莫若無怠荒。遠能遷。治內安外。而殊俗之民。蠻

風靡義。前宣帝紀·百蠻。不以利誘。不以威脅。而自至矣。欲附者則撫之。不欲者不强致也。 故

不勞民。不費財。至於後世之君。或以虛度而欲殄滅之。或愛悅而欲招來之。是二者皆非也。何則。彼雖

夷狄。亦猶中國之民也。經利避害。欲生惡死。豈有異於人乎。蓋夷狄雖非中國此類。其實生於此。亦與中國之人向。惡。鳥故切。 王者於

天地之間。無不養也。鳥獸草木。猶嘗愛之。況人類而欲殘之乎。殘之固不可。況不能勝而自殘其民乎。

仁人之所不為也。為之者。秦始皇是也。山川之所限。風氣之所移。言語不通。嗜欲不同。記王制·五方之

嗜欲不同。得其地不可居。得其民不可使也。列為州縣。是崇虛名。而受實弊也。且得之既以為功。則失之

必以為恥。其失不在於己。則在於子孫。故有征討之勞。餽餉之煩。民不堪命。而繼之以亡。隋煬是也。且

中國地非不廣也。民非不衆也。曷若無得無失。修其禮樂政刑。記樂記·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 以惠養吾民。使男有

餘粟。女有餘布。孟賁文公·男有餘粟。女有餘布。 兵革不試。以致太平。記樂記·兵革不試。禮侯實服。 不亦帝王之盛美乎。故有求於

外如彼其難也。無求於外。如此其易也。然而人君常捨所易而行所難。何哉。忽近而喜遠。厭故而謀新。

不人於秦。則入於隋。雖不至於亡。而常與之同事。其累德豈細哉。書嚴弊。不矜福行。終果大德。果。去聲。太宗於其功

能。好大無窮。前本親賢。好大喜功。窮。兵於遠。好。呼報切。靡夷中外。欲其爲一。非所以遺後嗣安中國之道。道。助也。去聲。此當

以爲戒。而不可慕也。百惟以太宗爲戒。不可慕其所爲。

二十一年二月。帝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

食之。地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大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音涉。使彼疲於奔命。釋未入堡。

者。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帝從之。三月。以牛進達。李世勣爲大總

管。伐高麗。

臣祖禹曰。太宗以蓋蘇文弑其君。故舉問罪之師。當誅其賊臣。弔其國人。置君而後去之。則德刑舉矣。

而唐師入境。貪其土地。虜其民人。使其父子弟流爲餓殍。且弑君者。蓋蘇文也。彼高麗之民何罪。豈

王者之師乎。伐而不克。益發忿兵。乃更欲撓其疆場。害其耕稼。則是利於爲寇。非禦寇也。唐高麗傳。太宗時。發蘇文

當嗣立。建武弟之子。爲王。自爲莫支。專國。帝拜嶺遼東郡王。特得蓋蘇文。軍臣勸毋行。帝曰。吾知之矣。去

本而就來。舍高而就下。釋近而之遠。三者不祥。伐高麗是也。然蓋蘇文弑君。戰大臣以遠。國人延頸待我。議者固

未亮耳。朕必勝有五。以大擊小。以順討逆。以安樂危。以逸敵勞。以悅當怨。蓋蘇文克邪。今天下大定。唯遼東未賓。故自取之。不遠後世憂也。醫師而東。

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尋以明繼元吉後。

臣祖禹曰：太宗手殺兄弟。

太宗殺建成，元吉。

曾不愧恥，而復納元吉之妃，惡莫大焉。苟非用魏徵之言，過而

遂之，立以爲后，何以視天下之人乎？

視，見也。云云。魏徵作示。

以明繼元吉後，是章其母之爲弟婦也。

其濟人倫亦甚哉。

二十二年六月，帝以高麗困弊，議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

之所能載，宜具舟艦。

音艦。

爲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

使之造舟楫，帝從之。七月，黃白頰左右府長史彊偉，於劍南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

使行水道，自峽抵江揚，趨萊州。偉等發民造船，役及山獐、雅、邛、眉、三州，獐反。

獐，音奢。

九月，遣張士賢、梁建

方發隴右峽中兵二萬餘人，以擊之。蜀人苦造船之役，或乞輸直，雇潭人造船，帝許之。州縣督迫嚴急，民

至賣田宅，鬻子女，不能供，殺價踊貴，劍外騷然。帝聞之，遣長孫知人馳驛往視之，知人奏稱蜀人脆弱，不

耐勞劇，大船一艘，庸絹二千二百三十六匹。山谷已伐之木，挽曳未畢，復徵庸絹，二事併集，民不能堪，宜

加存養，帝乃敕潭州船庸皆從官給。

臣祖禹曰：昔舜命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命，乃班師振旅。

書：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復征

苗，苗，音連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離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罰罪，爾

守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罔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

諫。帝乃疑文德。舞干羽。子兩階。七旬。有苗格。夫以舜禹征伐猶無功。故用兵。非美事也。老子曰。佳兵者。不祥之兆。老子道。韓

不得已而用之。太宗之伐高麗。其得已而不已者乎。聖人有不能服則反求諸己。故舜舞干羽而格有苗。未聞以苗民逆命爲忿也。太宗不能反己而恥其無功。欲傾天下之力。逞志於遠夷。何其迷而不復也。夫天下如人之一身。四方猶四支也。師役四支之病也。以高麗之役。不及於蜀。而必欲疫。是一支病。而使別支皆破其痛。此豈愛身之道乎。

二十三年四月。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然汝與之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黜之。若其不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爲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爲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

臣祖禹曰。太宗以李世勣爲何如人說。以爲愚也。則不可以託孤幼。而寄天下矣。語八。可以託孤大尺之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君了人也。以爲賢也。當任而勿疑。書大禹謨。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何乃憂後嗣之不能懷服。先黜之。而後

用之邪。是以犬馬畜之也。夫欲奪其心。而折之以威。欲得其力。而懷之以恩。此漢祖所以取黥彭之徒。彭布。狙詐之術也。楊問遠。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彭越。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五伯之所不爲也。伯。禮。豈養舜親賢之道乎。

孟盡心。魯舜之仁。不憚愛人。急親賢也。苟以是心而待其臣。則利祿之士。可得而使也。賢者不可得而致也。若夫祿之以天下而不顧。繫馬千駟而不視者。孟萬章。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爲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太宗豈得而用

之哉。

右太宗在位二十四年崩。年五十三。

臣祖禹曰。太宗以武撥亂。以仁勝殘。

勝者升。語十三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其材略優於漢高。而規模不及也。高前

祀。其規模弘遠矣。

恭儉不若孝文。而功烈過之矣。

前梅福傳。孝文加之以恭儉。

述其性本強悍勇。不顧親。而能畏義而好賢。

好。呼。

屈己以從諫。

唐段平仲傳。聖主屈己以從諫。

刻厲矯揉。力於為善。此所以致貞觀之治也。夫賢君不世出。本唐

祀。致治之君不世出。

自周武成。康歷八百餘年。而後有漢。漢歷八百餘年。而後有太宗。其所成就如此。豈不難

得哉。人斗之所行。其善惡是非。在後世。當其時。不可得而辨也。故凡太宗之行事。其善與不善。臣皆舉

其大略矣。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

老子道德經云。

人君擇其善者而從之。

語七。擇其善

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足以得師。其不善者戒之。足以為資矣。

唐鑑卷之七

高宗

永徽元年正月，太宗女衡山公主應適長孫氏，有司以爲服既公除，欲以今秋成昏。于志寧言：漢文立制，本爲百姓，公主服本斬衰，縱使服本例除，豈可情隨例改？請俟三年喪畢成昏，帝從之。

臣祖禹曰：君喪三年，古未之改也。漢文幸怙變禮，雖欲自損以使人，而不知使人入於夷狄也。自是以後，民不知戴君之義，而嗣君遂亦不爲三年之服。唐之人主，鮮能謹於禮者，故有公除而議昏，亮陰而舉樂，忘父子之親，固不可矣。然如漢文之制，志寧之議，是亦有父子而無君臣也，內無父子，外無君臣，而欲教化行，禮俗成，難矣。爲國家者，必務革漢文之薄制，遵三代之隆禮，教天下以方，喪三年，則衆著於君臣之義矣。

三年正月，梁建方大破處月，朱邪孤注御史劾奏建方逗留不進，高德逸敕令市馬，自取駿者，帝以建方等有功，釋不問。大理卿李道裕奏言：德逸所助之馬，筋力異常，請實中殿。帝謂侍臣曰：道裕法官，進馬非其本職，安希我意，豈朕行事不爲臣下所信邪？朕方自咎，故不欲黜道裕耳。二月甲寅，帝御安福門樓觀百戲。觀去乙卯，謂侍臣曰：昨登樓，欲以觀人情及風俗奢儉，非爲娛樂。朕聞胡人善爲擊鞠之戲，嘗一觀

之。昨初升樓，卽有羣胡擊鞠，意謂朕篤好之也。帝王所爲，豈宜容易。朕已焚此鞠，易音異，冀杜胡人窺望之。情亦因以自誠。

臣祖禹曰：高宗卽位之初，日引刺吏問民疾苦，尊禮輔相，恭己以聽，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唐長孫無忌傳

初無忌與褚遂良同心奉國，以天下安危自任，故永徽之政有貞觀之風，帝亦賞禮老臣，拱己以聽云。察道裕希旨而自責行己之不足，取信觀胡人進戲，而

知所好之不可不慎，率是道也，豈不足爲賢君哉。不數年而悖謬昏惑，忠臣不可諫，骨肉不相保，雖享

國之日久，卒成武氏之篡，何哉。同上。奸臣陰圖，帝暗於聽受，卒以初親賢，後用佞也。齊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怨，其往。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況高宗乎。

子其朋其往。齊洛語。謂子其朋，謂子其怨其往。無若火始熾，厥攸灼，惟佛其繩。周公所以戒成王也。況高宗乎。

五年九月，帝謂五品以上曰：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

臣祖禹曰：太宗嘉納正言，導羣臣以諫爭。唐魏徵傳。上太宗疏。陛下貞觀之初，羣人使諫爭，爭者諍。是以論關失者，日相繼也。後

嗣承其餘烈，以高宗之闇，而求言於臣下如此。由其祖宗爲之法也。特曰：始厥孫謀，以燕翼子。文王若誓詩。

豈水有苞。武王豈不任。始厥孫謀。以燕翼子。毛氏云。燕。安。翼。敬也。鄭氏云。始。傳也。孫。順也。太宗之謂矣。

帝欲廢王皇后，立武昭儀，畏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太尉長孫無忌第，酣餘極驩，席上拜無忌寵姬子三

人，皆爲朝散大夫，仍敕金寶繒錦十車，以賜無忌。帝因從容言皇后無子，以亂無忌，無忌對以它語，竟不

順旨帝及昭儀皆不悅而罷昭儀。又令母楊氏詣無忌第。屢有祈請。無忌終不許。衛尉卿許敬宗亦數勸無忌。忌厲色折之。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后而立妾。故官無忌妾子。又重賂以悅之。誘之以利。非德賞也。而無忌受其官與賜。豈未之思乎。夫大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不足以爲重矣。無忌苟辭其官。反其賜而不受。使其君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古則命。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而益見懍矣。懍。忌也。無忌不知出此。卒使

武后怨其受賜而不助己。姦臣得以入其謀。高宗無足譏焉。惜乎無忌之不學也。

六年九月。帝召大臣欲廢皇后。立武昭儀。李勣稱疾不入。褚遂良以死爭。帝大怒。長孫無忌曰。遂良受先朝顧命。有罪不可加刑。韓瑗涕泣極諫。又上疏諫。來濟上表諫。帝皆不納。他日。李勣獨入見。帝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爲后。遂良固執以爲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帝意遂決。

臣祖禹曰。高宗欲廢立而猶難於顧命大臣。孔安國書傳。臨終之命曰顧命。取決於李勣之一言。勣若以爲不可。則武

氏必不立矣。勣非惟不諫。又勸成之。孽后之立。無忌遂良之死。唐室中絕。皆勣之由。其禍豈不博哉。太宗以勣爲忠。託以幼孤。而大節如此。見上。若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書皋陶謨。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

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信矣。

麟德二年二月帝語及隋煬帝謂侍臣曰煬帝拒諫而亡朕常以爲戒慮心求諫而竟無諫者何也李勣對曰陛下所爲盡善羣臣無得而諫

臣祖禹曰甚矣李勣之佞也陷君於惡又諂以悅之君有求諫之心而臣無納忠之志其罪大矣勣本羣盜不學無識可爲將而不可爲相唐本贊大業末羣賊勣年十七往之將相繼去擊以輔少主同上帝與謂太子曰爾於勣無厭今以事出之我

死帝印授以僕射彼必致外矣乃授廣州都督高祖立召居伊周之地伊尹輔太甲周公輔成王非其任矣

總章元年四月彗星見於五車帝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星見東北見晉高麗將滅之兆也帝曰朕之不德謫見于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猶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滅

臣祖禹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易繫辭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三辰之管三辰日月星辰會通也天所以警戒人君也昔

齊景公欲禳彗晏子曰彗所以除穢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穢之何損左昭二十六年齊有彗星齊侯使禱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誇焉天道不昭不貳其會者之何禱之且天之有禱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穢之何損君無遠德方國將至何憂於禱若德同亂民將流亡觀史之爲無能補也公默乃止

而許敬宗諂諛人主歸咎高麗豈不鑿鑿上天乎高宗庸昏而猶能出人君之言其至誠足以動天矣然則自古失道之君未必其身親爲不善也姦佞之臣納之於惡者蓋多矣亦可以爲戒哉

二年八月詔以十月幸涼州時隴右虛耗曠者多以爲未宜遊幸帝聞之御延福殿召五品以上謂曰自古帝王莫不巡守故朕欲巡視遠俗若果以爲不可何不面陳而退有後言何也自宰相以下莫敢對詳

刑大夫來公教獨進曰。巡守雖帝王常事。然今高麗新平。餘寇尙多。西邊經略亦未息兵。隴右戶口彫弊。變輿所至。供億百端。誠爲未易。外間實有竊議。但明制已行。故羣臣不敢陳論耳。帝善其言。爲之罷西巡。未幾擢公敏爲黃門侍郎。

臣祖禹曰。自褚遂良韓瑛來濟之遂。唐本傳。精達。歷愛州刺史。卒。韓瑛。歷州州。卒。長孫無忌之死。

傳。無忌。諱。則。官。爵。高。宗。子。於。州。卒。天下以言爲諱久矣。而高宗資羣臣之不言。若賢主之所爲。何哉。蓋親見太宗孜孜

求諫。聽受直言。於心不忘。而欲慕其名。是以時亦爲之。及其溺於所愛。不顧禮義。則雖以元舅之親。

高宗。歷命之臣。遂良。其孫無忌。受太宗遺詔。遂良傳。太宗廢瑛。召遂良。無忌曰。以先帝遺言爭之。漢武帝寄書光。劉備託孤葛亮。朕今委卿矣。太子仁孝。其德誠輔之。以先帝遺言爭之。

雖乎其不可入也。易乾卦。確乎。其不可拔也。涼州之不行。得非武后之意乎。何其從諫之易也。易音。且。不。從。其。大。

而從其細。雖曰能聽諫。而謀其細行。君旅整。不於細行。終累大德。行去聲。亦不免溺於大惡也。惡如。字。

十一月。李勣寢疾。謂弟弼曰。我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遺不肖。蕩覆無餘。吾有子孫。今悉付汝。我

死。謹察視之。其有志氣不偷。交遊非類者。皆先搆殺。然後以聞。自是不復更言。

臣祖禹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易坤卦。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賦其君。子賦其父。非一朝一夕。

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而不早辨也。君子如欲澤及其子孫。世守其門戶。則莫若積善以遺之而已矣。房。杜事君以忠。

其子孫不肖。殺宗絕祀。出於不幸。非其積不善也。李勣一言而廢母后。立孽子。殺忠臣。唐本傳。帝欲立武昭儀爲皇后。

唐 鑑 卷七 五九

大良異漢水決。帝召詰。與長孫無忌。于志寧。褚遂良計之。勸專決不奉。帝曰。皇后無子。罪莫大於絕嗣。將廢之。遂異等持不可。志寧願誓。帝後密訪勸曰。將立昭儀。而廢命之臣皆不可。今止矣。答曰。此陛下家事。無

橫問外人。帝意遂定。而下皇后廢。昭儀。志寧率冊立武。罪不容誅。得死厲下幸矣。至於其孫。率羣不逞。以

起兵以興復爲辭。而希說非望之禍。戮及父祖。剖棺暴尸。豈非餘殃哉。唐李敬業傳。敬業。勳子震之子。唐武懷命。唐子孫誅戮。天下懼之。

父子之間不責善。孟則妻。父子之調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其大焉。骨肉之親無絕也。而有志氣不偷。交遊非類者。遽使殺

之。殘忍無親。何異於夷。縉乎。縉者。夷人也。非所以爲訓也。

上元二年四月。太子弘薨。五月下詔。朕方欲禪位。禪音。太子。而疾遽不起。宜申往命。加以尊名。可益爲孝

敬皇帝。臣祖禹曰。皇帝者。有天下之號。苟無其位。非所以爲贈諡也。父沒而後子立。今父在而追尊其子。豈禮

也哉。李泌以爲武后欲謀篡國。就太子弘。蓋高宗不之知。而後復加之尊名。以掩其迹。是時政出於后。

高宗尸位而已。通鑑考異曰。新書本紀云。天后殺皇太子。新傳云。從幸合璧宮。過殿苑。唐歷云。弘仁孝英果。深爲上所鍾愛。以禮備三公注。失愛於天后。不以壽終。實錄補傳。皆不言弘遇害。按李泌對高宗

帝。李敬皇帝爲太子監門。仁明豈佛。天府方圖臨朝。乃敢殺。立廢王賢爲太子。新。其後明皇追諡寧王憲。唐

帝憲降。帝以憲推天下。有高世之行。非大號不稱。乃追諡高皇帝。代宗追諡建寧王僖。唐李天皇帝僖傳。代宗大歷元年。有詔以僖當諡

皇帝。以此爲故事。皆不正之禮。不可以爲後世法也。時。首定大諡。辨衆議。於中國有功。乃追諡承天

弘道元年二月，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李義瑛，改葬父母，使其舅氏遷舊墓。帝聞之，怒曰：「義瑛倚勢，乃陵其舅家，不可復知故事。」義瑛聞之，不自安，以足疾乞骸骨。庚子，以義瑛爲銀青光祿大夫致仕。

臣祖禹曰：高宗責義瑛爲宰相，而陵其母家，不可以率天下。斯言當矣。然己以讒殺元舅。

高宗男，其孫無忌。高宗欲立

武昭儀，無忌則言不可。後既立，衛之，致宗言無忌反，遂下詔削官爵，置於黔州。卒，出本傳。

而不自知惡，何以責臣下之薄於母黨乎？由此觀之高宗

內牽雙險，外劫讒言，以無忌之親，一旦誅斥，祚移后家，哀哉。

右高宗有位三十三年，崩，年五十六。

中宗

嗣聖元年春正月甲辰朔，改元，赦天下。帝欲以皇后父韋玄貞爲侍中，宰相裴炎固爭。帝怒曰：「我以天下與玄貞，何不可，而惜侍中邪？」炎白太后。二月戊午，廢帝爲廬陵王，幽之。立豫王旦爲皇帝。政事皆決於太后。豫王居別殿，不得有所預。立永平王成器爲皇太子。赦天下。改元文明。秋九月甲寅，赦天下。改元光宅。己巳，追尊武氏祖考皆爲王，妣皆爲妃。冬十月，柳州司馬李敬業舉兵於揚州，以匡復爲辭。太后遣李孝逸、李知本率兵三十萬討之。復敬業姓徐氏。十一月，敬業爲其黨王那相所殺。

二年春正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垂拱。三月丙辰，遷帝於房州。

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冬十月，有山出于新豐縣。太后改新豐爲廬山。

四年秋九月，號州人楊初成自稱鄜將，募人迎帝於房州，太后殺之。

五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毀乾元殿，作明堂。夏五月，太后加號曰聖母神皇。秋八月，琅邪王冲舉兵於博州，太后遣丘神勣率兵拒之，冲爲其下所殺。越王貞舉兵於豫州。九月，太后遣鮑崇裕、岑長倩率兵拒之，削貞冲屬籍，改其姓爲應氏，貞自殺。冬十二月，太后殺霍王元軌、江都王緒，大殺唐宗室，流其幼者於嶺南，改明堂爲萬象神宮。

六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太后享於萬象神宮，赦天下，改元永昌。追尊考曰皇，妣曰后。夏四月，殺汝南王燁、翻陽公譚等宗室十二人。秋七月，流紀王慎于巴州，改其姓爲應氏。冬十月，殺嗣鄭王璣等六人。流嗣滕王循琦等六人于嶺南。十一月，太后大赦，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爲元年正月，十二月爲臘月。來歲正月爲一月，除唐宗室屬籍。

七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殺梁郡公孝逸。秋七月，流舒王元名於和州，殺豫章郡王竄、澤王上金、許王素節。八月，殺南安郡王顥等宗室十二人。九月壬午，太后改國號曰周，大赦，改元天授，加尊號曰聖神皇帝，以豫王爲皇嗣，賜姓武氏，永平王爲皇孫，立武氏七廟，追尊祖考皆曰皇帝，妣皆曰皇后，武氏親屬皆爲王，女皆爲公主。冬十月，殺許王素節之子瑛等八人。十一月，改置社稷，納武氏主於太廟，改唐太廟爲享德廟。乙酉，日南至，祀昊天上帝於明堂，以武氏祖配。

八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九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如意。秋九月，赦天下。改元長壽。更以九月爲社。冬十二月，殺豫王妃劉氏、德妃竇氏。

十年春正月，帝在房州。

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五月，太后赦天下。改元延祐。十一月，赦天下。改元證聖。萬象神宮火。

十二年春正月，帝在房州。秋九月，太后合祭天地於南郊。赦天下。改元天冊萬歲。十二月，封於神岳。赦天下。改元萬歲。登封禪於少室。

十三年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太后復作明堂。改曰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萬歲通天。冬十一月，享於通天宮。族劉恩禮等三十六家，流其親屬千餘人。

十四年春正月，帝在房州。夏四月，太后作九鼎。秋七月，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神功。冬十一月，甲子，享於通天宮。赦天下。改元聖歷。

十五年春正月戊午，帝至自房州。冬十一月，太后以豫王旦爲相王。

十六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十七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月，太后復以正月爲十一月。十月爲正月。赦天下。

十八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太后改元大足冬十月太后如京師赦天下改元長安

十九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祀南郊

二十年春正月帝在東宮冬十一月太后如東都

二十一年春正月帝在東宮

神龍元年春正月癸卯張柬之崔玄暉敬暉桓彥範袁恕己李洪薛思行趙承恩楊元琰李多祚崔泰之朱敬則葉仲甫翟世言王同皎率左右羽林兵迎帝於東宮誅張易之張昌宗張同休張昌儀張景雄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復於位徙太后於上陽宮二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臣祖禹曰昔季氏出其君魯無君者八年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及其居乾侯也正月必書曰公在乾侯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春秋昭二十五年九月己亥公孫於齊次於陽州杜預云陳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位者陽州齊魯境上邑孫音遜二十六年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郟二十七

年同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在魏郡斥立縣晉境內邑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郟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三十一年同三十二年正月公在乾侯取陶十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自二十五年至三十二年共八年

年自河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爲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后於本紀其於紀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元貞不得爲無罪武后實有天下不得不列於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以爲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武后以無罪而廢其子是絕先君之世也況其革命乎中宗曰我以天下與韋元貞何不可此乃

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以爲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

前，依李藩賢傳，哀帝即位，賢歸太子官爲郎，二歲餘，賢傳圖在殿

下，爲人美，賢自喜，哀帝遂見，悅其備，親，高而問之曰：是舍人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爲黃門郎，由是寵愛日甚，爲爵馮都尉待中，旬日間，賞累，黃髮特廷，常與上臥起，後上置酒，屬屬，賢父子親屬宴飲，王闔兄弟侍中，常

侍在側，上從容親賢曰：吾欲法堯舜，如何？闔遂曰：天下乃高祖天下，非陛下之有也，堯舜至禮，天子無戲言，上默然不悅，應音善。其臣亦可廢立也。春秋吳楚之君不稱

王，所以存周室也。

史孔子世家，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

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登得而問之，故臣復係嗣聖之年，

黷武氏之賊，以爲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二年四月，處十卷月，將上書告武三思，通宮掖，必爲逆亂。帝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固執不奉詔，

蘇瓊等

瓊等

皆以爲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令去聲帝乃命與杖流嶺南。過秋分一日，平陵廣州都督周仁軌

斬之。

臣祖禹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開與時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

未厭唐也，故禍及其身而已矣。

景龍四年四月，定州人郎叟上言：皇后宗楚客將爲逆亂。皇后白帝杖殺之。五月，許州司兵參軍燕欽融

復上言，燕不皇后淫亂，干預國政，宗族強盛，安樂公主、武廷秀、宗楚客、圖危宗社。帝召欽融面詰之，欽融

頓首抗言，神色不撓。帝默然。宗楚客矯制，令飛騎撲殺之，投於殿庭石上，折頸而死。楚客大呼稱快。帝雖

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皇后及其黨始憂懼。

不窮問，意頗快快不悅。由是皇后及其黨始憂懼。

臣祖禹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姤之初六。陰柔之始也。以剛德制之。則得貞吉。縱之以往。則無所不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夫昏其惡必至於滔天。獄父與君而後已。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怏怏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符

有中宗卽位之明年。爲武后所廢。凡二十二年而復位。復位六年。爲皇后及安樂公主。馬秦沙楊均所毒而崩。年五十五。

唐鑑卷之八

睿宗

景雲元年十二月，帝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爲女官，以資天皇天后之福。

臣祖禹曰：孔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講爲政未聞以女子爲女官，而可以

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言，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爲孝，非所以率天下也。夫古之人，豈不欲捨其子而厚其親，若其可爲，則先王爲之矣，不待後世而始能行也。至于明皇，亦以女追福於睿宗，皆廢人倫，蔑典禮，不可爲後世法也。

二年正月，追立妃劉氏曰肅明皇后，陵曰惠陵。德妃竇氏曰昭成皇后，陵曰靖陵。皆招魂葬於東都城南，立廟京師，號儀坤廟。

臣祖禹曰：人之死也，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葬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苟無體魄，則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而葬也，夫棺槨所以掩形也，墓所以藏棺槨也，其形氣既無有矣，而必爲之陵墓，不亦虛乎。

右睿宗在位四年，傳位於玄宗，開元四年崩，年五十五。

玄宗上

開元元年七月，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天后雖女主，宦官不用事。中宗時，嬖幸猥多，宦官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尙寡。帝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稍增至三千餘人，除三品將軍者，淺多，衣緋紫者千餘人，宦官之盛，自此始。

臣祖禹曰：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子孫更變祖宗之舊也。更官變，下同。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

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爲姦也。明皇不戒履霜之漸，易坤卦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而輕

變太宗之制，崇寵宦官，增多其員，自是以來，凌干國政，其原一啓，末流不可復塞。唐室之禍，基於開元。

書曰：監于先生成憲，其永無愆。書說命，傳說告高宗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爲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十月，姚崇爲相，嘗奏請序進郎吏，帝仰視殿屋，崇再三言之，終不應。崇懼，趨出。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帝曰：朕任崇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煩朕邪。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爲崇道帝語，崇乃喜。聞者皆服帝識人君之體。

臣祖禹曰：人君勞於求賢，逸於任人。魏王粲傳：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人。古者曠咨僉諧，書：曠咨僉諧，嗇咨若時登庸。孔安國云：曠，誰也。前武紀贊。

○曠吞海內。然後用之。孟嘗君上。見賢。苟得其人。則任而無疑。○者大萬謀。任賢勿。○其後茂。○焉。然後用之。○式。去邪勿疑。○乃可以責成功。明皇

既相姚崇而委任之如此其能致開元之治不亦宜乎。

二年正月并州長史薛訥奏請擊契丹帝亦以冷陁之役欲討之羣臣姚崇等多諫甲申以訥同紫微黃門二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

臣祖禹曰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爲是邪契丹當成之爲非邪當爭之不可微諫而止也爭去明皇既

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薛訥而使之將兵相。將。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脅羣臣而遂其

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孟子。君有。大過則諫。將何以止之夫人君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視其君之

過舉強去。至於天下咸怨其臣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誘以歸其

君此不忠之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武天下不勝其弊勝平。崇之罪也。

帝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

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於殿中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更平。謂之五王帳宋王成器尤恭慎未嘗議及

時政與人交結帝愈信重之故讒聞之言聞去。無自而入。

臣祖禹曰文王孝於王季王季。文。王父。故友於兄弟兄弟。利於家。子兄弟。以御於家邦。睦於太姬太姬。文。王妃。故慈於子

孫以及其家邦至於鳥獸草木無不彼其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友而不慈者也至

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大能於彼。何哉。非其才不足以爲聖賢。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孟梁惠。加

諸彼而明皇以藩下有功。成器居嫡長。能而辭位以授之。唐憲皇帝憲宗。本名成器。睿宗爲皇帝。故憲立爲

已。而楚王有大功。故以不韋。憲辭曰。儲嗣。天下之公器。時平則先嫡。國難則先功。重社稷也。使付授非宜。海內先

望。四滿注國辭。時大臣亦言楚王有安社稷功。且聖歷抗嫡。不宜更讓。帝爲憲讓。遂許之。立憲子爲皇太子。玄宗

加封。故明皇之心。篤於兄弟。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愛之心也。是以能全其天性。而後聞之言無

自人焉。嗚呼。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也。孟盡心下。人能充無欲害人至於爲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爲

人夫。則以嬖黜其妻。爲人君。則以非罪殄戮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孟滕文公。是向苟不能充其

類。則其爲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三年十二月。或上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選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帝命召尚書省官議之。姚崇以爲

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況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乃止。

臣祖禹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爲得也。夫天子者。擇一相而任之。荀王伯。人主有職。一

相者。擇十使而使之。使。上去聲。下知字。使。十使置詞。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則君不

勞而天下治矣。故有一相。則有十使。有十使。則有刺史。縣令矣。何患乎不得其人哉。任相者。天子之事

也。選使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郡縣之煩。守令之衆。焉得人人而擇之。焉。苟苟相得其人。則

委之擇大吏而已矣。吏非其人。則是相之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爲刺史。縣令不可徧擇。

豈宰相之體乎。

四年姚崇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十二月帝將幸東都。以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宮楊恩賜迎之。璟在塗。竟不與恩勗交言。恩勗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

臣祖禹曰。昔申振以懲不得爲剛。

詩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振也。子曰。橫也。豈懲也。得剛。爲於慶切。

宋璟所以能剛。其唯無慾乎。

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

宋璟爲相。突厥默曷。自則天世爲中國患。曷延汗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悉好爭者。競生心微倖。初。呼痛擗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臣祖禹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懲人主之好武。爲天下患之深也。其後明皇卒以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

姚宋相繼爲相。二人每進見。帝輒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祇遇殊卑薄矣。

臣祖禹曰。三公坐而論道。

禮。冬。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天子所與其天位。治天職者也。孟萬章。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故

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於三代。尊禮輔相。相。悉亮切。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前。韋方進傳。丞相進見王。王御坐爲起。在輿爲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前。賈誼

傳。所以體貌大
臣。厲其節也。

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騷侈。倦求賢俊。委政羣

下。密張九齡傳贊。開元間。勵精求治。元老奮勳。勳所尊俎。故姚崇。宋璟首歸。彼小人者。惟利是就。不顧國

體。巧言令色。言。力不推而功已成。及太平。久志兩意。而張九齡爭益切。言待不聽。彼小人者。惟利是就。不顧國

體。巧言令色。言。身陶鏡。何憂乎巧言令色孔王。一。以求親昵。人主甘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

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十年四月。以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張說。兼朔方軍節度使。

臣祖禹曰。宰相之職。無不總統。前百官公卿表。大師太傅太保。是爲三。而兼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

天子曰。必也。其名乎。子將爲先。子曰。傷君待子而爲政。夫宰相。百官之首也。前王伯。相者。名且不正。則

何以正百官。矣。自古官制之紊。未有如開元者。然則後世何所法乎。

六月。制增太廟爲九室。

臣祖禹曰。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書。威有。一德云。荀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毀。則無世數。前章元成傳。謂王者祖有功。宗有德。商

之。三宗。商三宗。中宗。高宗。太甲。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爲九

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爲後世之法者。蓋矣。唐制何所取乎。

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又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募壯

士充宿衛，不問等色，優爲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帝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臣祖禹曰：唐制諸衛府有爲兵之利，而無養兵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

漢孝公用商君，廢井田，開阡陌。

後世最

爲近古，有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寢墜，非其法不善，蓋人失之。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

說音悅。

下同。兵農既分，其後卒不能復古，則說之爲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弊之者

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

前張仲舒傳，先王之制，必有偏而不盡之處，故有時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急爲一切苟

簡之制，則先王之法，其存者幾何？天下之務，常患於議臣之好改舊章，此所以多亂也。

唐鑑卷之九

玄宗中

開元十三年初，隋國馬皆爲盜賊及戎狄所掠。唐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徒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爲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權易一馬，垂拱以後，馬潛耗太半。帝初卽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太僕卿王毛仲爲內外閑廐，使少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帝之東封，以牧馬數萬匹，從色別爲羣，望之如雲。錦帝嘉毛仲之功，加開府儀同三司。

皇祖禹曰：詩美衛文公曰：秉心塞淵，騷牝三千。

宜之方申詩，秉心塞淵，騷牝三千，毛氏云：塞，揀也。馬七尺曰騷。騷馬與牝馬也。鄭氏云：塞，充實、滿、深也。國馬

之制，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馬千二百九十六匹。衛之先君，美鄭鄭而有之，而馬數過禮制。今文公減而復興，從而能實，馬有三千，雖非禮制，國人美之。

夫塞故能藏

淵，故能通誠於己而通於人，所以致物之多也。唐之國馬，惟得一能臣而掌之，不數十年而其多過於二百倍，由其任職之專也。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

左昭二年，魏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杜預云：燕代也。

夫馬必生於邊隅，

而養於苦寒之地。

北地故多寒。

稍邊之中國，則莫能壯也。三代諸侯之國，雖皆有馬，以春秋之時考之，未若

晉之強也。

左昭四年，晉剛陰而多馬。

鄭之小駟，出於河南，故不可乘也。

左傳十五年，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廐，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

馴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知悉。今業其踪以從我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猾。陰血周作。張除憤興。外彌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且必懼之。物應。 唐養馬於隴右。非獨就其水草之美。蓋置之西戎之地。以求其健也。凡欲制事。得其人而善其法。豈有不勝者乎。

十四年四月。岐王範薨。贈諡惠文太子。

臣祖禹曰。太子君之貳。國晉語。士彥曰。太子君之貳也。密宋務光傳。太子君之貳。國之本。 將以付畀宗廟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爲

增。何踐。雖親愛其弟。欲以厚之。然不正之禮。不足爲法也。

十七年八月。帝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下。源乾曜。張說。帥百官上表。請以每歲八月五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尋又移社統千秋節。

臣祖禹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蘇養時。哀宮父母。生我劬勞。 乾曜等乃以人主生日爲節。又

移社以就之。天節者。陰陽氣至之候。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事。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溲生。乾曜說不能以義正君。每爲諂首以逢迎之。後世猶謂說等爲名臣。不亦異乎。

十九年正月。王毛仲賜死。自是宦官勢益盛。高力士尤爲帝所寵信。嘗曰。力士上直。吾寢則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甚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後奏御。事小。力士卽決之。勢傾內外。

臣祖禹曰。明皇不監石顯之事。而寵任力士。前石顯傳石顯。弘恭。皆少學腐刑。爲中黃門。以遷爲中尚書。宣帝時。任顯爲僕射。元帝卽位。顯爲中書令。是時元帝被疾。

不親政事。以顯中人與事。中人無外。情事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大。以顯自決。貴中傾朝。皆敬事顯。顯巧。能探人主微指。內陰賊。持說辨以中傷人。公卿以下長。重足一跡。增附屬者。皆得福位。至使省

決章奏以萬機之重委之闈寺失君道甚矣其後李林甫楊國忠皆因力士以進

快李林甫傳武三思女

三思家武請以林甫代爲相透其禍亂所從來者漸矣傳曰存亡在所任

前劉向傳治亂變等之端在所信任

人君可不慎其細哉

二十四年武惠妃謂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琚帝大怒以語宰相欲皆廢之張九齡諫曰陛下踐祚垂三十年太子諸王不離深宮日受聖訓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久長子孫蕃昌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

陛下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喜怒之際盡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申

生三世大亂注武帝信江充之誣貶太子以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

帝納獨孤后謂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慎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帝不悅李林

甫初所所言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帝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牛貴兒

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授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帝帝爲之動色

爲切

故終九齡罷

相太子得無動明年將廢太子帝召宰相謀之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宜預帝意乃決

臣祖禹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

相佞則天性滅爲仇讎

孝經九父子之道天性也

賢相可不慎哉

二十五年四月監察御史周子諒彈牛仙客非才引職書爲證帝怒甚命左右擗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

之朝堂流瀘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張九齡所薦也貶九齡荊州長史

臣祖禹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國明皇親爲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於此而異也始誅韋氏擲外戚

唐睿宗紀。景雲元年六月壬午。韋皇后弑中宗。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安樂公主。鄭厚曰。韋氏與安樂公主合謀。於餅餠中進藥。中

宗崩。睿宗方爲相。王子臨淄王謀復社稷。微服與劉幽求等人。向二鼓。天花散亂如雪。幽求曰。天意如此。時不可失。乃攻白獸門。新闢初入。韋后走入飛騎營。有飛騎斬其首。安樂公主方照鏡畫眉。軍士斬之。捕來諸韋在宮中。及后親族。

焚珠玉錦繡。唐本紀。開元二年七月乙未。焚錦繡珠玉於前殿。詆神僊。禁言祥瑞。唐本紀。開元十三年九月丙戌。罷奏祥瑞。豈不正哉其

終也。終女帝。極奢侈。求長生。悅禪祥。唐楊貴妃傳。開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後始無諸帝遺孀。或言妃姿質天

又天寶下。載。寶貴符命。強幻。往往求得之。時帝遵道教。拉其身。故所在爭言符瑞。翠微奏表稱願曰。本紀贊云。自高宗。中宗所極女禍。韋氏遂以族滅。玄宗親平其亂。可以警矣。而又敗以女子。方其勵精政事。屢致太平。及侈心

一動。窮天下之財。不足以爲樂。而溺其所共愛。若其所可戒。以一人之身。而前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

其心故也。可不戒哉。

廢太子瑛。鄂王瑒。光王琚。皆爲庶人。尋賜死。七月。大理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大盛。烏鵲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幾致刑措。嶠平上表稱賀。帝歸功宰輔。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幽國公。

臣祖禹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林甫以刑措受賞。讒諂得志。天理滅矣。安得久而不亂乎。

二十七年二月。羣臣上尊號。曰開元聖文神武皇帝。

臣祖禹曰。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豈其德不足歟。名號一而已矣。及兼皇帝之號。史。唐始兼此。唐初并天下。

蘇斯等博士議曰。古有天皇。地皇。有秦王。秦才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為秦皇。命為制。令為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秦著皇。第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漢。制曰可。號為始皇帝。固已潛矣。後

世因而不改。以為法後王也。漢哀感於妖讖。太初始有陳聖劉太平之號。前武帝太初元年。號國風聖太平皇帝。章曰。鼓陳聖劉之德。

周宣騶恣。自稱天元。北後周宣帝。號天元皇帝。高宗稱天皇。武后稱天后。唐高宗上元年八月于長。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尊號之興。蓋

本於開元之際。主驕臣諛。遂著以為故事。使其臣子生。而加謚於君父。豈不悖哉。

二十九年正月。帝夢玄元皇帝告云。吾有像在身城西南百餘里。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相見。帝

遣使求得於終南。音漢。武。樓觀山間。開四月。追置興慶宮。五月。帝晝玄元真容。分置諸州。開元觀。

臣祖禹曰。中庸曰。誠則形。形則著。記中庸。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其誠為能化。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揚雄曰。人心其神矣乎。神驚

。人心其神。下。神。則存。會通之。人之有夢也。蓋亦誠之形。而心之神也。今夫入無人之室。而其心惴焉。則或聞肅肅

之聲。見凶象之形也。何心之動也。夢亦如是矣。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質之良弼。果求而

得之。齊說命。高宗夢傅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王作書曰。以台政於四方。惟恐德弗類。華默思道。夢帝質之良弼。具代予言。乃奮厥象。傳以形勞求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臣諸左右。

此其心之神也。開元之末。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玄元皇帝。即老子。故感而

見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以後。言祥瑞者衆。而廷怪之語日聞。李龜見天寶間。諂諛成風。姦宄得志。而天下

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

天寶元年。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凡鎮兵四十九

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邊將奏益兵寢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臣觀萬口海內之地，非不廣也。生民之財，非不多也。人君苟能清心以治之，恭儉以守之。

唐鑑補傳文
帝躬履儉約，

為天下
守財。

豈有不足之患哉？守成之君，不能持盈天下。

以繫時，太平君子
能持盈守成。

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

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太平之時。至於亂已成，而人主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好，呼
輕切。任失其

人之符歟。

陳上府法曹參軍田同秀上言，見玄元皇帝於丹鳳門外之空中，告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帝遣使於
故函谷關，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函谷寶符潛應年號，請於符號加天寶字。從之。二月，襲玄元皇帝於新廟。
甲午，襲太廟。丙申，合祀天地於南郊。改桃林縣曰靈寶。田同秀除朝散大夫。

臣祖禹曰：孟子曰：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僊，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之，
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為茲罔哉。書漢文一為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
僊之事，可謂能補過也。

二年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先天太皇，單綵為德明皇帝。

臣祖禹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說，而追尊加諡，不亦謬乎。皇陶作上，而作史者以為

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爲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託之上古以耀於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爲後世笑也。

四載正月。帝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以置壇上。及夜。左古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謙。遠且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

臣祖禹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作。愧作也。語十四。其言不作。則爲之也。而居之不疑。語十二。色取仁而行遠。居之不疑。

何以使其臣下不爲敬乎。是率天下而欺已也。昔漢武封太室。而從官諂諛言。有呼萬歲者。前水紀。元月。帝。呼萬歲。呼萬歲者。三。登時固不容。其令稱官加附太室祠。明皇乃自爲詐。又其於漢武矣。

初。武惠妃薨。帝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真。更爲壽王妻。左衛郎將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七月。册昭訓女爲壽王妃。八月。册太真爲貴妃。

臣祖禹曰。衛宣公納僂之妻。國人惡之。新舊詩。刺衛宣公也。納僂之妻。作新舊於河上而娶之。毛氏傳云。僂去聲。取。明皇殺三子。又納子婦於宮中。用李林甫爲相。使族滅無罪父子夫婦。君臣人之所以立也。三綱絕矣。語詳。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其何以爲天下乎。

綱絕矣。語詳。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其何以爲天下乎。

六載十月，帝欲使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且厲兵秣馬。棘音末俟其有釁然後取之。帝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自請將兵取石堡城，帝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副延光所欲。延光怨之。李光弼言於忠嗣曰：大夫以愛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軍府充物，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今受責天子，不過以金吾羽林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給中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命易一官乎？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帝怒，李林甫因使人誣告忠嗣，敕徵入朝。貶漢陽太守。八載，帝使哥舒翰攻石堡城，拔之。唐士卒死者數萬，果如忠嗣之言。

臣祖禹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

善旆獎，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

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

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而勿分兵以助延光，均之得

罪，不亦宜乎？既罷勉奉詔，予之兵而復撓其謀。

子音與，撓，奴救切。

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

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鎮節度使。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

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遜領矣蓋嘉運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治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帝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臣祖禹曰李林甫巧言似忠明皇故信而不疑然以胡人不知書則不必聰明聖智之主而後能知其謀也明皇蔽於奢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李林甫得其計以中其欲中竹仲切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遂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八年二月引百官觀左藏賜物有差帝以國用豐衍故視金帛如糞壤賞賜貴寵之家無有限極

臣祖禹曰財者天地之所生而出於民之膏血先王知稼穡之艱難書無逸君子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杆杓之勤勞

杆或呂切·杓棟器也音勣·機·絲軸也故取之有制而用之有節明皇暴斂而橫費之橫去聲其不愛惜如此安得無禍乎

帝以符瑞相繼皆祖宗休烈六月上聖祖號曰大道玄元皇帝上高祖號曰神堯大聖皇帝太宗諡曰文武大聖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皇帝中宗諡曰孝和大聖皇帝睿宗諡曰玄貞大聖皇帝資太后以下皆加諡曰順聖皇后十三載二月朝獻太清宮又上聖祖尊號曰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太皇大帝

真太廟。上高祖諡曰神武大聖大光孝皇帝。太宗諡曰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高宗諡曰天皇大聖大弘孝皇帝。中宗諡曰孝和天皇大昭孝皇帝。睿宗諡曰玄真大聖大興孝皇帝。以漢家諸帝皆諡孝故也。

臣顏延之曰：自舜舜禹湯文武之君，蓋號惟一而已。既稱天以諱之，則子孫不可得而改也。高宗不師古昔，始改祖宗舊諡，天寶以後，增加復重，至繁而不可紀。夫祖宗苟有高

世之功德，則曰文武足矣。若其無功德而子孫妄加之，則是諱之而使天下後世以為謬也。故夫

孝子慈孫之欲顯其親，莫若使名副其實而不浮。浮，過也。記表記。則天下心服之矣。未明以益號繁多為貴也。唐之典禮不經，經亦甚哉。

九載十月，太白由人王玄策上言，見玄元皇帝言，寶仙洞有妙寶，真符命。刑部尚書張均等往求得之。時帝尊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羣臣表賀無虛月。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帝悅。

臣顏延之曰：昔秦始皇削平六國，六國，燕、韓、魏、趙、齊、楚。漢武帝驅攘四夷，前禮樂志，征討四夷，銳忠武功。皆雄才之主也。

及其為方士之所欺，無異於嬰兒。人君惟恭儉寡慾，清虛以居上，則邪諂無自而入矣。其心一有所蔽，鮮不為惑也。鮮，先明皇不正其心。故小人爭為幻以惑之。其神明精爽既奪矣，此所以養成

大亂也。

唐鑑卷之十

玄宗下

上載帝命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俱窮壯麗，不限財力。既成，具蠶箔器皿，帝音充物其中。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祿山生日，帝及貴妃賜衣服寶器酒饌甚厚。後三日，召祿山入禁中，貴妃以錦綉爲大袖襪裏祿山。襪，音兩切。使宮人以紅銅兒。兒，音與居切。帝觀之喜，賜貴妃洗兒金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不禁，或與貴妃對食，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帝亦不之疑也。

臣祖禹曰：昔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者，知其將爲戎。左傳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

亡矣。杜預云：辛有胡太史，伊川，周地，被髮而祭，存於春秋。明皇不信其子，而寵胡人，以爲戲，至使出入宮禁而不疑，樂慢神聖，亦

極矣。貴天奪其明，將啓戎狄以亂華，華，中何其惑之甚也。

十一我戶部侍郎王鉉聚斂刻剝，鉉，胡中切。歲貫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府，以供宮中宴賜。曰：此皆不出

於租庸調。去聲。中外嗟怨。帝以鉉爲能富國，益厚遇之。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爲使院，文案盈積，吏

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中使賜賚，不絕於門。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鉉弟戶部郎中錕，凶險不法，錕，何且切。召

錕上住海川，問及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錕恐事泄，捕得殺之。王府司馬韋會，定安公主之子也。詔

之私庭，洪又殺之，鐸所善那緝，與右龍武萬騎，謀殺龍武將軍，以其兵作亂，殺李林甫，擲希烈，楊國忠，有告之者，帝使洪捕之，洪意鐸在繯所，先遣人召之，乃捕緝，緝格鬪且走，禁軍擊斬之，國忠言鐸必預謀，敕陳希烈與國忠鞠之，於是任海川，韋曾等事皆發，洪賜自盡，鐸杖死於朝堂，洪子準循流嶺南，尋殺之，籍其第舍，數日不罷，歸。

臣祖禹曰：昔榮夷公好專利，厲王說之，召桓公，一本作厲知王室之將卑，以為上人者，將得而布之

上下者也，而政專之，其害多矣。夫利，百物之生，而天下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墜，墜則所害者多。史周紀

厲王即位三十一年，好利害廉，厲王大夫芮良之諫曰：『請以輕罪舉，夫榮夷公好專利，而不知人，顯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製也，而有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資取焉，何可專也？所惡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德久乎？夫工人者，將以厚利而布之上下者也。受神人百物，賦不得其倫，猶日懷傷，懼恐之來也。今王舉專利，其可乎？』臣天專利，猶謂之盜，而小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且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王行暴虐，修傲

厲王，國人故凡有利必有害，利於己，必害於人，君子不盡利以遺民。遺去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聖王

事損己以益人，不損人而益己，記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記大學傳，百樂之家，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

之臣，鮮不禍敗。鮮，先典切。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令，善也。令終，謂善終。前食貨志，武帝時，桑弘羊諸隨買人之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

利事析秋毫矣。元封元年，為治粟都尉，領大司農，幹天下錢鐵。盡天下貨物貨之，歲小阜，上令百官求雨，卜式百祭，弘羊乃雨。唐世言利，始於宇文融。唐本傳，融廣置使，

融，德，有兩妻，失嫁自離，始，其後，融既流死，同上，流羅。而韋堅，楊慎矜，王鉞繼起，又益甚之。唐本傳，融廣置使，

利得幸者，題相語，皆本於融云。融既流死，州，卒。而韋堅，楊慎矜，王鉞繼起，又益甚之。唐本傳，融廣置使，

融，楊慎矜，王鉞，皆開元之幸人也。或以括戶取媚，或以漕運，極於楊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

怨，或以聚貨得倖，或以剝下獲寵，真勢自用，人莫敢逆。

哉。獲利而所害者衆也。天下之怨歸之。故其惡必復。其禍必酷。而唐室幾亡。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不免。

唐本傳。楊炎執政。貶晏忠州刺史。建中元年。賜晏死。天下以爲冤。況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公劉詩。美公劉之厚於民。管仲之富國。管仲以魚

鹽富有。李愬之平羅。魏文侯。李愬作平羅法。大熱則上橫三而舍。中熱則橫二。下熱則橫一。使民適足。平則止。

而民不誦。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耿壽昌之常平。漢宣帝時。耿壽昌自邊郡督糶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不爲培克。上下皆

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古國稱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

十二歲。正可帝欲。那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張瑄草制。楊國忠諫而止。時瑄爲太常卿。翰林待詔。唐初

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以後。始召文士。元萬頃。范履冰等。草諸文詞。常於北門候進。止謂

之北門學士。中宗之世。上昭容專其事。帝即位。始置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碁

教術之上。皆處之。謂之待詔。

臣祖禹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初學記。中書令。漢武所置。出納帝命。掌尚書奏事。故詔敕行焉。明皇始制翰林。而其職

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

書畫琴棋數術。執伎以事上。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下

悞其利。爲之者。不亦可羞哉。

先是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討南詔蠻。大敗於瀘南。士卒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楊國忠掩其敗狀。

仍仗其戰功。六月，劍南留後李宓，又將兵七萬擊南詔，開羅鳳，誘之深入。士卒糧燹，疫飢，死什七八。乃引退，蠻追擊之，宓被擒，全軍皆沒。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蓋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君門遠於萬里，言蔽蔽之爲密深也。管子法令，堂上遠於百

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庭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則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期月則君不聞。此所謂遠於千里也。明皇信一楊國

忠，喪師二十萬而不得知。喪去聲。以敗爲勝，其不亡豈不幸哉！國忠欺蔽如此，而舉朝亦無一人敢以實

告君者。蓋在位者皆小人，無一賢也。當是時，明皇享國四十餘年。在位共四十六年。自以爲太平，有萬世之安

固不知禍亂將發於朝，宰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

帝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夷師，又邊

將擁兵太盛，陛下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帝曰：卿勿言。朕徐思之。自去秋水旱相

繼，閩中大飢，楊國忠惡京兆尹李岷不附己，以災沴歸咎於岷。珍音厲，岷平國反。九月，貶岷長沙太守。帝憂兩

傷稼，因思取禾之善者獻之。曰：雨雖多，不害稼也。帝以爲然。扶風太守房琯言：所部水災，國忠使御史推

之，是歲天下無敢言災者。高力士侍側，帝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無章，陰

陽失度，臣何敢言。帝默然。

臣祖禹曰：明皇之言，未爲失也。其失者，任非其人也。誠使朝事付之相如姚宋，相去聲。邊事付之將，去聲。

如王忠嗣夫復何憂哉而以姦宄爲賢能巨猾爲忠良是以禍亂成而不自知也自李林甫之時言路

塞絕唐李林甫傳。居相位十九年。而亂市權。欲蔽天子耳目。謀害皆持韓妻資。無敢言者。補闕杜暹再上書言政事。斥爲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明主在上。獻臣將順不暇。亦何所論。君獨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獻

三品苟立。一鳴則黜之矣。後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以妄言爲實以實言爲妖揚國忠知其君之可欺也而欺之公卿大夫百

執事之人妄安寵祿諛佞成風大亂將作凡民且能知之而無一人敢言者蓋其君子皆去其立於朝

者皆小人也高力士唯唯之臣非有深謀遠慮心知其事而不忍嚙默嚙。巨義反。說文曰。口閉也。此非其忠義過

人蓋猶言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宮者言天下之事明皇亦可以悟矣而曾不之省以及於亂不亦宜

乎。

十五載三月以吳王祗爲憲昌太守河南都知兵馬使賈贛前至雍丘有衆二千先是譙郡太守楊萬石

以郡降祿山迺真源令張巡使爲長史西迎賊巡至真源率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起兵討賊吏民樂從

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與賈贛合

臣祖禹曰明皇之末朝廷無忠賢左右無正人一旦賊兵起幽薊唐開元十八年。以洛陽。中原瓦解。中原

國也。前徐宗係唐劉果。相。安祿山表果爲常山太守。嶽山反。果而顏杲卿首謀常山真卿唱義於平原唐及具史。實。唐。定。使。杲。卿。在。平。原。索。開。逆。謀。

至崇山唐。張。介。然。傳。嶽。山。反。守。院。留。介。然。至。屯。不。三。日。張介然崔無敗死其城郭唐。張。介。然。傳。嶽。山。反。守。院。留。介。然。至。屯。不。三。日。

皆憤氣不能捲甲凡旬六日李靈虜盧奕蔣清死其官守唐。李。靈。虜。傳。使。改。東。京。守。安。祿。山。反。玄。宗。遣。封。常。清。吳。城。陷。斬。介。然。於。軍。門。

緣山凌河。不數日。潯城下。樞密留守府。突守蓋。城陷。緣山實資以一尉討賊。張巡事見上。張巡以縣

令起兵。郭子儀鷹揚於朔方。唐本傳。緣山反。郭子儀充朔方節度使。鷹揚。言其如鷹揚之飛揚。李光弼電擊

於河北。唐本傳。光弼代子儀為朔方節度使。朔方。即河北也。電擊。言如雷電之擊。莫知所至。即孰謂天下無人乎。蓋有之而不用也。其後興復唐室。

卒頓之於忠賢。夫國有人則存。無人則亡。古者萬乘之國。有一臣則不可得而亡。況忠賢如此其多乎。

唐之不亡。固可知矣。詩云。無競惟人。四方其訓之。復文詩。無競惟人。可方其訓之。吾氏云。競。也。訓。也。遺也。鄭氏云。無疆乎惟人。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強矣。

苟得其人。則何危亂之有。

哥舒翰車守潼關。或說楊國忠曰。今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乃奏

潼關大軍駐營。而無後繼。萬一失利。京師可憂。請遣敕牧小兒三千於苑中訓練。使李福德領之。乃募萬

人屯灊上。令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灊上軍隸潼關。六月。召乾運詣

關。因事斬之。國忠益懼。帝遣使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以爲未可。國忠疑翰謀已。言翰逗留。將失機會。帝

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與賊將崔乾祐戰於靈寶西原。翰大敗。乾祐進

克潼關。蕃將火拔歸仁等執翰以降賊。

臣祖禹曰。楊國忠既激安祿山使之速反。以信其言。楊國忠。明皇貴妃之從祖兄。天寶中。相。既逐哥舒翰。國忠亦沒羅。三妹皆美。帝呼爲嬖。封韓。韓。奉三國爲夫

人。出入宮掖。恩寵蓋天下。韓國素與國忠。李林甫死。拜國忠有相。先是國忠激緣山反。故因再發之。欲以其言爲信。又促哥舒翰出兵潼關。恐其爲己不利。勸爲身

計不顧社稷之患。然所以求全者。適足以自族也。夫就利避害。小人之常也。利發於己。而不利於人。則爲之。害於國而不害於家。則爲之。自以爲得計矣。而不知害於國。則亦害於家。不利於人。則亦不利於己。是以自古小人之敗。必至於家國俱亡。此先王所以戒小人之不可用也。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其人如此。安得不傾覆乎。

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帝然之。甲午。移仗北內。既夕。命陳玄禮整比六軍。厚賜錢帛。還開厩馬九百餘匹。外人皆莫之知。乙未。黎明。帝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楊國忠。韋見素。魏方進。陳玄禮。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

臣祖禹曰。傳曰。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況爲天下之主乎。古者天子巡狩。必戴廟主而行。明皇既不能幸其民人城守。以待勤王之師。必不得已。而避寇出奔。猶常告於宗廟。諭衆而行。爲備而動。則不至於顛沛矣。乃以天子之尊。獨與其所愛脫身而逃。委其子孫。皆碎賊手。明皇自取之也。自是以後。天下有變。則京師不守。人主先爲出計。自明皇始。其可醜也夫。

帝遣宦者王洛卿前行。告諭郡縣。置頓食時。至咸陽望賢宮。洛卿與縣令俱逃。中使徵召吏民。莫有應者。日向。中帝猶未食。楊國忠自市胡餅以獻。於是民爭獻糲飯。糲。長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食之。須臾而盡。猶未能飽。帝皆酬其直。慰勞之。衆皆哭。帝亦掩泣。

臣祖禹曰：臣民之位，上下之等，以勢相扶而已矣。天子者，以一身而寄天下之上，所恃者，衆心之所戴也。合而從之，則爲人君；離而去之，則爲匹夫。天下常治，則能保人君之尊；亂則衆散，衆散則與匹夫何異哉？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御六馬。書五子之厥，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云：天子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御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先王不敎自恃如此，故其國家可保也。明皇享國幾五十年，一旦失國出奔，自長安至咸陽，不四千里而已無食，大子之貴，四海之富，其可恃乎？

有父老弟從，謹進言曰：藤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亦有詣闕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肆下播越。是以先王移廷思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爲相，數進直言，天下賴以安平。自頃以來，大臣之臣，以言爲諱，惟阿諛取容，是以關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臣九重嚴遠，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帝曰：此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

臣祖禹曰：天寶之亂，田夫野人皆能知之，而其君不得聞，豈不哀哉！夫壅蔽之禍，至白刃流血交於前，六親不能相保，而始覺也，不亦晚乎？

右玄宗在位四十六年，傳位於肅宗，寶應元年崩，年七十八。

唐鑑卷之十一

肅宗

至德元載七月甲子，帝即位於靈武城南樓。尊玄宗曰上皇天帝，赦天下，改元。

臣祖禹曰：哥舒翰守潼關，王思禮請迴兵誅楊國忠，翰曰：此乃翰反，非祿山也。翰憤軍降虜。江切，虜固

無足道，然其言可爲後法。肅宗以皇太子討賊，至靈武，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賊山也。唐有

天下，幾三百年。唐自高祖武德至昭宣帝天祐，凡二百九十年，幾平聲。由漢以來，享國最爲長久，然三綱不立。語或，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

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平天下。此

爭，皆其家。先節其身，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語十三，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民，難

矣，其享國長久，亦曰幸哉。

帝在靈武，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

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帝時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臣祖禹曰：昔趙襄子有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高共不敢失禮。及襄子行賞，以共爲先。史趙世家，趙襄子與韓、魏之國

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惟高共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晉伯，共分其地。於是趙子行賞，高共爲上。張孟曰：

神勇之類。唯共無功。義子曰。方營陽急。舉國皆倒。唯共不敢失人位。是以先之。肅宗之在朔方。唐室危如綴旒。鄭氏商頌長發詩箋云。綴。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綴旒。喻其易

之危亦如此。李勉不以正路夷險易其心。夷。平也。易。如字。不以君父在草莽而廢其職。說文曰。君中為非。事君

若此。可謂忠正之士矣。

文部侍郎同中書事房琯。官切。喜賓客。好談論。多引長安名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賀蘭進明與

琯有隙。言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不如之比也。帝由是疏之。琯上疏請將兵

復兩河。帝許之。加持節。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其節度使。琯請自選。參佐悉以政務委李惟。劉秩

二人皆書生。不聞軍法。琯謂人曰。賊患洛河。雖多安能禦。我軍五分爲二。第一軍北軍。第二軍。十月

二軍進。賊將安守忠於破陽之陳。誘劉秩效古法。用車戰。以小軍二千乘。乘。去聲。馬步夾之。賊將王武俊。牛

皆震駭。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琯自以南軍戰。又敗。帝聞。遣敗大

怒。李勉爲之營教。帝乃宥之。待琯如初。琯性高簡。時國家多難。去聲。而琯多稱病不朝謁。不以駁事爲意。

日與劉秩。李揖高談釋老。或聽門童庭闈鼓琴。庭闈以是大招樞密。明年罷。琯爲太子少師。

臣謂高曰。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旣疏之。而猶以爲將帥。以其能克復之功。是不知其臣

也。琯以說見疏。而猶以討賊爲己任。是不量其君也。量。如字。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

之務。易繫辭。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帝在彭原，廨舍陰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娣，音弟。聲聞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廢，帝乃潛令剝乾樹雞爲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臣祖禹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解見上段。宗廟焚毀，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史越世家，失十夫差擊

越，敷之。越王句踐反國，乃書勇常思，愛歸於坐，坐臥即仰體，飲食亦嘗體。曰：女志會稽之恥耶？女肯夜，嘗體言嘗飲其苦。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爲樂

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享國不永，此其兆歟。

二載四月，帝在鳳翔，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諸將出征，皆給空名告身。空名，即去聲。自開府特進、列卿、

大將軍，下至中郎、郎將，聽臨事注名，其後又聽以借職授人官爵，以至異姓王者，諸有官者，俱以職任相

就，不復計官爵高下。大將軍告身一通，纔易一醉，凡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衣，去聲。至有朝衣儂僕

衣金紫而身執賤役者，名器之濫，至是而極焉。

臣祖禹曰：傳曰：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左傳五年，威傳伯諫，君將納民於軌，物者，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象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軌，法也。官爵者，

人君所以馭天下，不可以虛名而輕用也。君以爲貴，則人貴之；君以爲賤，則人賤之。難得而加於君子，

則貴矣；易得而施之小人，則賤矣。肅宗欲以苟簡成功，而濫假名器。左成二年，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輕於糞土，此亂

政之極也。唐室之不競，強也。不亦宜乎？

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大軍收西京。初，帝欲速得京師，與回紇約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

女皆歸回紇。至是葉護

葉音護。下同。

欲如約，假拜於葉護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皆爲

賊國守，不可復取矣。願至東京，乃如約。葉護許之。十月，收東京，回紇及西域諸胡縱兵大掠三日，軍士爲

之鄉導，府庫及士民之室皆空。回紇意猶未厭，假忠之父老請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紇乃止。

臣祖禹曰：肅宗欲克復唐室，苟求天下之賢而與之共天下之功，因民之心以討暴逆，何患乎賊之不

滅而唐之人主好結戎狄以求其援，肅宗姑務欲速不爲遠謀。

語十三。欲速則不達。

至使諸胡縱掠與賊無異

其失民也不亦甚乎。昔武王伐商亦有微盧、彭、濮。

齊牧野，武王與交戰於牧野，平曰：嗟，我女玁狁，玁狁，在四野。彭，在巴蜀。盧，在西北。濮，在江漢之南。春秋之時，姜戎常佐晉，行則皆以

中國之師制之，使爲犄角之助而已。

春秋僖三十三年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肴。杜預云：姜氏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晉人角之，雖秦松之，不同陳、蔡，及徐

切。

至於後世，則倚戎狄以成功，與之共事，未有不爲患者也。

房鎰

至後世，則倚戎狄以成功。

也。

與之共事，未有不爲患者也。

十二月，上皇至咸陽，帝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帝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於樓

下。上皇降樓。

降，如字。下也。

撫帝而泣，帝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帝著之，帝伏地頓首固辭。

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得保餘齒，汝之孝也。帝不得已，受之上皇，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之位

也。帝因請自扶上皇登殿，尚食進食，帝品嘗而薦之。將發行宮，帝親爲上皇習馬而進之。上皇上馬，帝親

執轡行數步。上皇止之，帝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謂左右曰：吾爲天子五十年，未爲貴，今爲天子父

乃貴耳。

臣祖禹曰：肅宗以皇太子討賊，遂自立於靈武，不由君父之命，而有天下，是以不孝令也。及其迎上皇於望賢宮，百姓皆注耳目，則辭帝服，避馳道，屑屑焉爲末禮，以眩耀於衆，豈其誠乎？況其終也用婦言

而保奸謀，遷其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事親若此，罪莫大焉。

唐張唐人傳：乾元初，立爲后，稍預政事，與李輔國相助，多以私謁撓權，與輔國謀德

上皇西內，乾元十一年，帝召山人李唐，帝方幼，女顧廣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泣，顧德而保奸謀，遷其父於西宮，卒以憤鬱而殞，事親若此，罪莫大焉。

上皇西內，乾元十一年，帝召山人李唐，帝方幼，女顧廣曰：我念之，無怪也。唐曰：太上皇今日亦當念陛下。帝泣，顧德

大利居安則取小節，以是爲孝，亦已悖矣。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放飯流歎，而問無備，此之謂不絜。總，雜也。絜，潔也。放飯，流歎，謂飲食不節，而問無備，此之謂不絜。總，雜也。絜，潔也。

孟子曰：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祭，放飯流歎，而問無備，此之謂不絜。總，雜也。絜，潔也。

肅宗之念，其公也。其肅宗之謂乎。

乾元元年六月，史思明既降，戶江切李光弼以思明終嘗叛亂，而烏承恩爲思明所親信，陰使闖之，又

勸帝以承恩爲范陽節度副使，賜阿史那承慶鐵券，令其圖思明。帝從之，會承恩入京師，帝使內侍李思

敬輿之，俱至范陽宣慰。承恩謀泄，思明責之，承恩謝曰：此皆李光弼之謀也。思明乃集將佐吏民向西大

哭曰：臣以十三州十萬衆降朝廷，何負陛下，而欲殺臣。遂殺承恩，連坐死者二百餘人。囚思敬，表上其狀。

帝遣中使慰諭思明曰：此非朝廷與李光弼之意，皆承恩所爲，殺之甚善。

臣祖禹曰：王者所以威服海內，惟其有信與義而已。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自立於鄉黨。況入主而爲不信，天下其誰從之。肅宗既納史思明之降，加以僭命於時，未有逆亂之節也。李光弼爲國元帥，職在禦侮，知其有不臣之志，終爲背叛。言於君而備之，可也。待其發而誅之，可也。乃使傳語之臣，陰與其黨，爲盜賊之計，不亦辱王命乎？若事之捷，勝也，則反側之人，反側，不 誰不懷懼，事之不捷，適足以長亂。長，可。非所以出亂也。 一，止。 既夫信於已降之虜，又歸罪於死事之臣，欲以服天下奸雄之心，非 豈不難哉！

九月，命郭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帝以子儀老病，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設元帥，但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觀軍容之名自此始。明年三月，九節度之師六十萬潰於相州。

臣祖禹曰：鳳沙橋殿前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

左通十八年，敕尚書符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通，十一月丁卯，朔，入不陸，登安齊師。

鳳沙街連大東，以寒壁，而殿，或說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杜預云：在入殿師，故以爲辱。殿，丁亮切。軍後曰殿。

夫以諸侯之師，使闖入殿之，猶以爲辱，況天子

之師，而使宦者爲之上帥乎？是辱天下之衆也。且慶緒窮虜，郭李不世出之將也。使朝恩節制之，猶不免於敗，則庸人可知矣。肅宗初復兩京，與六十萬之衆而棄之，其不亡亦幸哉。

上元元年十一月，淮西節度使王仲昇、兗州刺史劉展，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個強不受命，名應誅。肅宗請除之。延恩因說帝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不去之，恐爲亂。然展方握強兵，請除展，江

淮都統代李昫。俟其釋兵赴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帝從之。以展爲江淮都統。三遣節度使。密收李昫。鄧景山圖之。延恩授展制書。展疑之。延恩乃馳詣廣陵。與昫謀解印節。以授展。展舉宋州兵七千趨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昫。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昫反。使其將擊景山。景山衆潰。延恩奔壽州。展引兵入廣陵。昫悉銳兵守京口。聞展將至。軍自潰。昫奔宣城。展陷潤州。昇州。十二月。陷蘇州。常州。湖州。泗州。宣州。濠州。舒州。壽州。初。帝命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將所部精兵三千屯任城。鄧景山既敗。與鄧延恩奏乞收神功救淮南。未報。景山遣人趣之。且許以淮南金帛子女爲贖。神功討展。展敗。神功入廣陵。及楚州。大掠殺商胡以千數。城中穿掘路徧。明年。擊展。斬之。平盧軍大掠上。除日安史之亂。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臣謂禹曰。那延恩一言。而朝廷信失。藩臣背叛。江淮數千里。罹塗炭之患。唐仲通之語。民皆流徙。孔安國云。民之危也。若解泥擊火。無救。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肅宗不明。有以來譏惡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三年五月。初。李輔國與張后同謀。遷上皇於西內。是日。端午。山人李唐見帝。帝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唐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帝泣然泣下。然畏張后。尙不敢詣西內。

臣謂禹曰。陽失其所以爲陽。則制於陰。剛失其所以爲剛。則困於柔。君與夫爲陽。臣與婦爲陰。爲柔。剛柔。肅宗不君。故制於小人女子。不能離疾。而反畏之。欲見其父而且不敢。其況能保四海乎。

九月，制去尊號，俱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以建子月爲歲首，月皆以所建爲數。音讀因赦天下。

臣祖禹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爲更制改號。史亦改，平聲。可以致福而弭禍。再，餘。夫畏鬼神，聽坐觀

者，匹婦之愚也。男巫曰巫，女巫曰覡。覡，或曰沃，沃，沃切。以天下之君爲之不亦異哉。

寶應元年，建巳月。楚州刺史崔侏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二枚云：中獨有異，以此續之。羣臣表賀。甲寅，上皇崩。帝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甲子，制改元復，以建寅月爲正月。月數皆如舊。赦天下。丁卯，帝崩。

臣祖禹曰：書堯命重黎，紀地天通。書堯刑，乃命重黎，地天通，問有降格。蓋惡神人雜糅，巫覡矯妄，而經天罔世。後

世主昏於上，民迷於下，黷亂天下，無所不有。肅宗父子不相信妖由人興，故奸僞得以惑之。獲寶不一，月而二帝崩，吉凶之驗，可睹矣。

帝疾篤，張皇后與太子謀誅李輔國。太子不可，后乃召越王係論之，授甲於長生殿。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殿。輔國元振夜勸兵三殿，收捕越王係及宦官等百餘人，遷后於別殿。帝在長生殿，使者通后下殿。使去。并左右數十人幽於後宮。宦官宮人皆驚駭逃散。帝尋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

寇王儁。

臣祖禹曰：李輔國本飛龍馬家皂隸之流。唐本傳，輔國以屬奴爲兩歲小兒。肅宗尊寵而任之，委之以政，授之以兵，明

皇以憂崩，己以駭殺，張后二王以戮死，上不保其父，中不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初，帝召山南東道節度使來瑱赴京師。

瑒百

瑒，諷將吏上表留之，行及鄧州，復令還鎮河南。

呂誼

西王仲昇及中使往來者，言瑒曲收衆心，恐久難制，帝乃割商金均房，別置觀察使，令瑒止領六州行軍。

可馬表

我謀奪瑒位

我者，密表瑒圖瑒難測。

帝以為然，乃以瑒等沂州，河內，十六

州節度使，以寵任，至欲誅之，密敕以玢代瑒爲襄鄧等州防禦使，瑒聞徙鎮大懼，又諷將吏留己，代宗欲

始息無事

復以瑒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玢死，得密敕，即率麾下二千趨襄陽。

總與瑒

瑒以兵誑之，

理也

問所以來，對曰：高宗不受朝命，故來，若受代，謹言釋兵，瑒曰：吾已蒙恩，復留鎮此，因以和及告身示

之

我，驚惑，瑒與薛岳陽縱兵夾擊，大破之，追擒玢於中口，送京師，賜死。

臣祖禹曰：肅宗信讒，黜陟不明，以藩鎮爲餌，欲誘反側之臣，故劉展叛於前，來瑒亂於後，皆朝廷易置

易如

字，不以其道故也，且瑒未失臣節，而行表玢篡奪之謀，使玢克瑒而代其位，不若瑒跋扈之爲愈也，

魏恩·張瑒

稱·屬名戶

夫藩臣備疆阻兵，得一賢相，足以制之，肅宗謀及宦者，得無亂乎？

右肅宗在位七年崩，年五十三。

唐鑑卷之十二

代宗

廣德元年閏正月，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爲相，衝、邢、洛、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爲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僊仍故地，爲幽州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侯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亦恐賊平，寵衰，故委留嵩等。及李寶臣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臣祖禹曰：僕固懷恩既平河北，而除惡不絕其本，復留賊黨以邀後功，亦由任蕃夷爲制將故也。唐失河北，實自此始。使郭李爲將，其肯遺國患乎？遺去

六月，禮部侍郎楊綰上疏論進士明經之弊，請令縣令察孝廉，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卽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左丞賈至議以爲自東晉以來，人多僑寓，士居鄉土，百無一二，請兼廣學校，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勅禮部具條日以聞。七月，綰上貢舉條目，秀才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五道，國子監舉人，令博士薦於祭酒，試通者，升之於省，如鄉貢法。明法，變鄉都考試，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議者是之。

臣祖禹曰。自三代以後。取士之法。不本於鄉里學校。

三代以前。以鄉舉里選取士。記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司徒論選士之秀而升之學。曰俊士。

升於司徒。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於司馬。曰選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至唐

而其弊極矣。惟楊綰貢舉之議。最爲近古。可行而卒爲庸人沮止。況先王所以致治之具。欲舉而措之

天下。不亦難乎。

年。月。僕固懷恩叛。其子瑒爲其衆所殺。傳首詣闕。羣臣入賀。帝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難

越。深用其德。又何賀焉。命發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帝之幸陝也。

李光弼着邊延不至。帝遂成嫌隙。其母在河中。數道中使存問之。吐蕃退。除光弼東都留守。以察其去

如。光弼辭以就江淮糧運。引兵歸徐州。帝迎其母至長安。厚加供給。使其弟光進掌禁兵。遇之加厚。

臣祖禹曰。傳曰。禹湯罪已。其與也。勃焉。

左莊十一年。城文仲曰。禹湯罪已。其與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代宗之責已也厚。其待人

也怨。韓原毀。古之君子。其實已也。難以及焉。其待人也。輕以怨。

而賊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之情不通。讒

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有功者不自保。無罪者恐見誅。以恩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

綱壞亂。恩威不立。爲唐世姑息之主。

記禮弓。小人之愛人也。以姑息。鄭氏云。息。猶安也。言苟容取安也。

由不得其道也。

大歷五年十一月。元載以李泌有寵於帝。忌之。與其黨攻之不已。會江西觀察使魏少游求參佐。帝謂泌

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於魏少游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也。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

屬少游使善待之。

臣祖禹曰：代宗以萬乘之主，不能庇一臣，而匿之於遠藩，既相元載，知其不可則退之而已矣。乃欲聽其惡而誅之，檢：然也。且載方見任，而與秘密除載，然則人臣誰敢自保，皆非人君之道。此天下所以多

亂也。

六年八月，帝厭元載所爲，思得十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浙西觀察使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懼。李栖筠

臣祖禹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可也，謹敢不從，且載所以方命專政者，挾君以爲重也。昔夫之詞，其所恃何惡之能爲，乃立黨自助以傾其相，視之如敵國。敵：匹也。相匹敵之國，如春秋時秦晉之類。主

勢不已卑乎。

九年三月，以皇女永樂公主許妻魏博節度使田承嗣之子華，帝意欲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

臣祖禹曰：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以爲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孟軻上：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齊與吳皆列國也，後世且猶羞之，代宗德不足以柔服，刑不足以御姦，以天子之尊，而以女許嫁叛

臣之子，苟欲姑息，而反以納侮，君道卑替，亦已甚矣。此公卿大臣之恥也。

十年十月，諸鎮討田承嗣，帝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將還，寶臣自詣其館，遺之百縑，承

情話罵擲出道中。寶臣慙其左右兵馬使王武俊說寶臣曰：「令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尙爾。」況寇平之後，以一幅詔書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爲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臣祖禹曰：齊寺人貂漏師于多魚。

左傳二十年，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杜預云：寺人，內閣官，豎類也。多魚，地名。齊桓多豎類，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季豎類、易牙之等，總以此

亂國。傳言貂於此始被黃龍。漏洩桓公軍事，爲齊亂根本。

鳳沙衛殺馬以塞道而殖綽，郭景見獲。

左傳十八年，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

陸，子姑侯師，鳳沙衛通大車以對陸，而殺。唯綽郭景曰：子殿國師，齊之尊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陸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擊綽，中肘，則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郭曰：爲私許，州綽曰：有如此日，乃推弓而自後，綽之。其有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景。

皆以官寺敗國喪師。

齊去。承侍一終豎臣而諸鎮解體，巨豬連謀，迄唐之

世不能取魏，其爲害也過於寺人貂、鳳沙衛遺矣。

十二年，元載伏誅，楊綰爲相，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兩毀撤之。

臣祖禹曰：上之化下，如風之靡草也。

路十二，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靡亦偃。

楊綰以清名儉德爲相，而天下從

之如此，况人君能正己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脩其身，而天下自治。

大學，心正而后

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

孟離妻云。

此之謂也。

是秋霖雨，河中府池鹽多敗，戶部侍郎判度支度，抽韓滂恐鹽日減稅，奏雨雖多不害鹽，仍有瑞鹽生。

帝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鑣自視之。京兆尹韓辟奏秋霖損稼，濕麥幹不實，帝令御史按察，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潔、阿附度支，稱縣境田獨不損，御史趙計奏與潔同，帝曰：霖雨誠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放視之，損三千餘頃，帝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之官，不相猶慮言損，乃不仁如是乎！堤深南蒲尉，出澶州司戶，而不問泥，蔣鑣還奏瑞鹽實如濕所言，仍上表賀，請宣付史臣，并置神祠，錫以嘉名，帝從之，賜號寶應靈應池，時人醜之。

官沮馮口代案，竟縣令職在字人，無相問之心也。據傳而阿黨權勢，躡之當矣，韓濕輩邦計之臣，漢

漢文、又云取爲向欺，乃溢而不問，是刑罰止行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鑣以諫官受委授官，而共

爲姦，同人上章受其欺，廷臣亦無敢言，此二者者，豈非以其君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可以

蔽，故敢行詐，而無所忌憚也，是以雖有仁心，而民不被其澤。孟軻書，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政。天下愈受其

弊，由賞罰不平，聽任不明故也，且在縣令與御史，則始疑而終察之，在戶部與諫官，則始疑而終信之，

其爲欺一也，明於疏遠，而眩於貴近，是朝廷無公道也，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書洪範五，皇極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平年。若代宗者，其何責焉。

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在亮陰中，勸遵禮法，閏月，詔罷省四方貢獻之不急者，罷梨園使及樂工三百餘人，又詔天下無奏祥瑞，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內莊宅使上言，諸州有官租萬四千餘斛，帝令分給所

在充軍儲。放諸國所獻馴象於荆山之陽。凡四十有二。及豹納納。切。鬪雞獺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宮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潘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臣祖禹曰。德宗卽位之初。思致太平。知天下厭代宗之政。滌其頹穢。決其底滯。四海之內。聞風震悚。以爲不世出之主也。唐文宗紀贊。至治之君不世出。

不數年而致大亂。何哉。燭理不明。而所任非人。求欲速之功。役其獨

智。而不本於人情故也。前吳越傳。後三王。計安天下。必本於人情。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其德宗之謂乎。

代宗優寵宦官。奉使者不禁其求。取寶遺中使。賜妃族。還闕所得頗少。代宗不悅。以爲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資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道無所忌憚。宰相常貯錢於閣中。每賜一物。宜一言。無徒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德宗素知其弊。及卽位。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賄之僕馬。及緋七百匹。黃茗二百斤。帝聞之。怒。杖光超六十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皆納藥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臣祖禹曰。代宗寵宦者而縱之受賂。雖爲蠹政。其害未大也。德宗矯其失而深懲之。豈不明哉。然其終

身。得不信羣臣。惟宦者之從。至委以禁兵。持天下之柄而授之。唐劉良亮傳。德宗貞元末。宦人領兵。附順者益衆。宦者傳序。德宗數文批賊。以左右其後人主廢置於其手。知王守禮。德宗於中和殿。立位。宗。德宗立昭宗。自稱立天子。既得位。乃廢定策國老。必到心門。生何之類。則其爲害又甚於代宗。何其明於知父之失。而闇於知己之非乎。昔者明王欲

改其先君之過者，始不然。故夫德宗即位之初，凡深嫉代宗之政者，悉人以爲喜，而哲人以爲憂。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懇之心以守之。肥墮子·苟無忠信誠懇之心，雖國祚之民，且不能平。未有不甚之者也。

右代宗在位十八年，崩年五十三。

德宗一

建中元年正月，始用楊炎議，約百姓丁產定等級，作兩稅法。比率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二稅外，概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臣頌萬曰：立法者，其始未嘗不廉，而終於貪。出令者，其始未嘗不誠，而終於廢。法令者，人君爲之，而與天下共守之者也。法亦立於情，法令亦與天下共之。君朝廷，臣才力，則天下共守之。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在

其令始戒而終廢，其初禁暴，非不嚴也，而刻剝之令，紛紛絕出。天下不勝其弊。弊，謂法令雖備，而常與求，人君用意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朝廷之意，而不奉其法，遂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爲無用之文也。

帝初即位，疏斥宦官，親任朝士，而張涉以儒學人侍，薛邕以文雅登朝，繼以賊敗宦官，武將得以藉口，且南牙文臣，賊勳至巨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賊因邪？於是帝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臣頌萬曰：德宗之不明，豈足與有爲哉？臣以賊敗，而疑天下之士皆貪，何其信小人之深，而待君子

之淺也。舜不以朝有四凶而不舉元凱。左文十八年。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忠惠共懿。寬裕惠和。謂之八元。堯舉八凱。使主百事。舉八元數五教於四方。四凶。謂共工。驩兜。三苗。鯀。周不以家有管蔡而不封懿親。管叔。蔡叔。周武王弟。夫以失於一人而不入。取於衆是以噤而廢食也已。則不明不能求賢。卒委官者以爲腹心。乃疑朝上皆不可倚仗。不自知其蔽也。

二年二月以御史大夫唐杞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已者必欲寘之死也。并太常博士裴延齡爲坐賢直學士親任之。

臣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而聚於朝。前劉向傳。對事。賢人在上。小人引其類而聚於朝。人君得一賢者而相之。爲相者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賢也。其國未嘗無人焉。則足得一賢而百姓被其德澤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其任小人也。豈特一時之患哉。亦舉其類而進之。後之進者亦舉其類繼之者。莫非小人也。是以任一不肖而天下被其災害者亦數十年而未已焉。德宗既相盧杞而杞復引延齡用爲助。則其國政可知矣。盧杞相於建中之初。而延齡用於正元之後。是始終之以小人也。故德宗之時。賢人君子常阨窮而道不得行。由小人黨進而不已也。賢。類也。類人君置相。可不慎哉。

三年四月帝遣中使發河朔三鎮兵討田悅。王武俊不受詔。執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趨魏州。擊破馬燧。以取溫飽。何如。皆不應。三問。乃曰。幽州之人自安史

之反從商者無一人得還。今其道人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勳。誠且願保目前。不且更有憐觀。滔思然而罷。乃請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帝聞之。以力未健。賜滔簡通。賊郡王竄以安之。滔反謀益甚。分兵營於趙州。劉惔以書諫止之。滔不從。遣人誘張孝忠。孝忠拒之。滔將兵發深州。至東鹿。將行。士卒忽大亂。滔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違勅。南救田悅。滔大懼。走匿。蔡雄等矯傳滔令。諭士卒曰。今茲南行。乃爲汝曹。非自爲也。衆乃共殺勅使。德宗又呼曰。雖知司徒此行爲士卒。終不如且奉詔歸鎮。推復論之。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令訪察唱亂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乃復引兵而南。衆莫敢阻卻。

臣祖禹曰。民皆有常性。

書說。謂。中。上。帝。特。異。下。民。若。有。恆。性。克。經。厥。節。而。后。

飢食渴飲。以養其父母妻子。而終天年。此人情之

所欲也。豈樂爲叛而沈其族哉。然自古治少而亂多。由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所從。語十九。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故姦

雄得以誑其衆而用之也。天寶以後。兩。蜀。爲反逆之區。中國視之。無異於外。宗滔劫其民如此。不待已

而後從之。亦足見其本非好亂也。君人者。可以省己而脩政矣。詩序曰。小雅蕩廢。則四夷交侵。小雅。月。小雅。

蕩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先王不以罪四夷。而咎中國。反求諸己。自脩而已矣。孟公孫丑。反求。諸己而已矣。

人君苟行仁政。使

民親其長。愛其上。

孟梁惠下。君行仁政。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驅之爲亂。莫肯從也。姦雄豈得而詐之哉。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博士韋郁實陳京建議。以爲貨利所聚。皆在富商。請括

富商錢出萬緡者，借其餘以供軍計。天下不獨借一二千商，則數年之用足矣。帝從之。詔借商人錢，令料度支條上。制度支杜佑、大索長安中商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撻撻。人不勝苦，有縊死者。長安熾然，如彼寇盜，計所得纔八十餘萬緡，又括熾橫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封其櫃窖。百姓爲之罷市，相帥遮宰相馬，自訴以千萬數。盧杞始欲諭之，勢不可遏，乃疾驅自他道歸。計悉借商所得，百萬緡人已竭矣。

臣祖禹曰：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而伐不庭，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譬民命者，有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也。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曰：相也。孔子多言其德，有婦人哭於梁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何為不哭也。曰：無苛政。夫借商之事，可見矣。議者必曰：不有小害，不得大利，不有小破，不成大功。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是以人主甘心焉。而卒致大亂，此不可以不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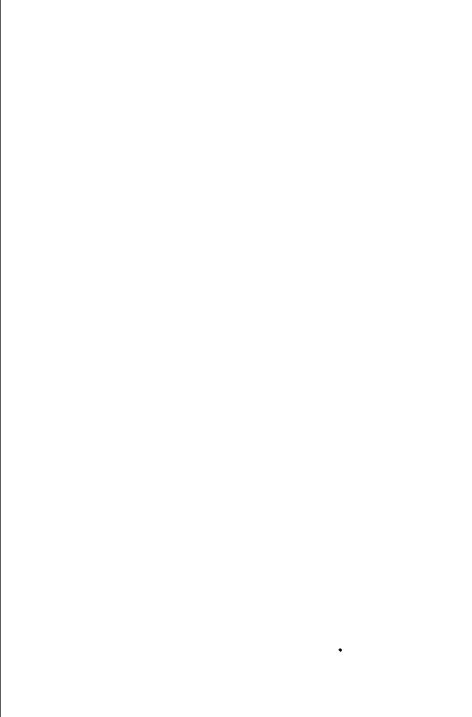
帝初即位，崔祐甫爲相，務崇寬大。故當時以爲有貞觀之風。想望太平。及盧杞爲相，知帝性多忌，因以惑似離間羣臣，勸帝以嚴刻御史，中外失望。

臣祖禹曰：德宗性本猜克。克，當作刻。唐本傳。德宗猜忌刻薄，以讓則自任。故小人易入，用崔祐甫則治，用盧杞則亂。祐甫輔之以寬大，固益其德矣。杞輔之以嚴刻，則合其性焉。由其本猜克故也。當其卽政之始，勵精求治。

齊本紀·史臣曰·帝初
聽黃龍·對相道·猶能任賢。一爲小人所指導。而終身不復。使祿甫用於貞元之後。亦豈得行其志哉。

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五月。召他道皆如淮南。又驛每千請增百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古稱禹曰。少遊事敬如賦。以增上流。比之賦也。德宗隆其法於天下。所以令。則皆。是具。成風。
意。以。不。服。上。去。家。夫。上。天。有。若。其。賦。
富。樂。也。今之所。謂。賦。也。古之所。謂。賦。也。安得無賴
得。二。乎。



唐鑑卷之十三

德宗二

分十四年正月，關播薦李元平有將印之器，帝擢元平爲汝州別駕。李希烈襲洛汝州，捕之，僞署御史中丞，播聞之，誦曰：「元平事濟來，請必掩鼻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賊僞署爲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旨，自當，帝曰：「希烈聞言，必已受其真，卿司其真，卿爲四方所信，使實懲希烈，可不勞師旅，而服，帝以爲然，命以爲實，外爲列，第九德所，其綱所，實之，爲希烈所殺。」

唐祖高口，關播薦李元平，元平也，自願爲宰相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暴，顯。非雖口上而德宗亦不問其不實，直以爲實，此亦一奇以嚴也，相非其人，欲不亂，其可得乎。

五月初，行校間架，除陌錢法，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神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西、河陽、湖南、黔中、劍南、淮南諸軍，度淮宿之境。與，關。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度，各切。帝優恤將士，每

出境，可給酒肉，本道無仍給其食，一人兼三人之給，故將士利之。每出境，纔驗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軍賦不能供，度支趙贊乃奏行三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者爲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吏以筆捉隊，人人室處，計其數，或有瓦屋多而無它資者，出錢動數百緡，敢匿一間，杖六十，資告

者錢五十緡。官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它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爲率，敢隱錢百，以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其賞錢皆出坐事之家。於是愁怨之聲聞於遠近。

臣祖禹曰：易剝之六四曰：剝牀以膚凶。

易曰：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何可長也。

夫牀者，膚之所依也。剝牀不已，必害於

將，將民不已，必害於君。故象曰：切近災也。

見上

德宗有平一海內之志，而求欲速之功。

語十二，成不

務養民而先用武，軍食不足，則暴征橫斂以繼之。民愁兵怨，激而成亂，自古不固邦本而攻戰不息者，

亦有之。唐·民權

必有意外之患。此後王之深戒也。

臣論林學士陸贄以兵困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將不能使兵，國不能服將，非止畏馬驚寇

之弊，亦有不自焚之災。又曰：無紆目前之虞，

野首

或與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其心傷則

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倒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

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略曰：今關輔之間，興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

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向邊，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關。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贄請遣

還神第六軍，明教涇隴，鄆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令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民。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架

間等雜稅，則糞已輸者，強怨見虞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帝不能用。

臣祖禹曰：賢者之知國，如良醫之知疾，察其形以爲病色，視其脈理而識死生之變，不待其顛朴而後

以爲病也。

杜音

陸贄論用兵之致亂。如善龜之先見。何其智哉。夫豈如醫史之知天道乎。亦觀其事而

知之也。非獨如贊之賢者能知之。意天下之凡民亦必有知之者。惟人君不覺也。天下之患在於人莫

敢言。而君不得知。言之而不聽。則末如之何也。必亂而已矣。

李希烈圍襄城。危急。帝發涇原等諸道兵救之。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將兵五千至京師。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澧水。詔京兆尹王燏犒師。唯糗食茶餼。衆怒。賊而討之。遂作亂。還趨京城。百姓狼狽。賊大呼告之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饋餼矣。不殺汝。此架陌

其矣。

臣祖禹曰。昔秦逐匈奴。或五帝。而東勝起大澤。

前張耳。後餘博。耳。餘爲左右校尉。至請極。此其策也。秦爲亂政。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刑之度。內有五刑之度。外有五刑之度。父子不

相師。今車下。高贊爲天。下相師。今車下。高贊爲天。

隋伐突厥高麗。而楊元以亂。黎陽自古攻戰不已。傾國以外向者。必召內患。民疲

向本搖故也。襄城之危。德宗以爲至憂。故竭天下之力以救之。而不知大盜之覆郡邑。譬之欲除疥而疾潰於腹心。欲救四支而禍發於頭目。兵革既起。天下之變。其可勝慮乎。

初。神策軍使白志貞。召募禁兵。東征死亡者。志貞皆隱不以聞。但受市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賜。而身居市廛。爲販鬻。司農卿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猝有患難。將何以待之。不聽。至是。帝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人至者。帝乃出幸奉天。

竭忠奉迎，何憚於兵多。如其不然，有備無患。帝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及白志貞言於帝曰：「臣觀朱泚心迹，必不至爲逆。願擇大臣入京城，宣慰以察之。」帝以問從臣，皆畏憚無敢行。金吾將軍吳淑獨請行。既至，爲泚所殺。鳳翔後營將李楚琳嘗事朱泚，夜與其黨作亂，殺節度使張鑑。始帝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進請見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尙憂張鑑不能久，豈得以鱗與蹈不測之淵乎？」帝曰：「吾行計已決，試爲卿留一日。」明日，聞鳳翔亂乃止。是月，以復爲吏部尚書。公輔爲軍議大夫，兼同平章事。次此日將還奉天，十一月，饒武留後杜希全等四軍入控，將軍三名將相議，道所從出，爾播、渾城曰：「漢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俯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便城中埒角相應。」指：勝簡切。且分賊勢，思杞曰：「漢谷路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應接可也。」陶出乾陵，悉燒棧，神曰：自泚圍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登，其勢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製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若令希全等過，自驚陵寢也。」帝乃命希全等自漢谷進，希全等果爲賊所邀，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

臣視禹曰：「人君如欲知其臣，聽其言而以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可得而見矣。」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是幾知變，何其明也。盧杞以百日保泚，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沒於賊，又誤援軍奉天。

益危。宰相謀國乖刺如此，則其人可知矣。奉天之守，實公輔與復是賴。德宗雖以爲相，不旋踵而疏斥之。疏，是也。杞幾亡社稷，幾，平聲。至死猶以爲賢，自古臨難而不懼，懼，去聲。鮮有如德宗者也。鮮，上聲。

朱泚僭號大秦皇帝，置百官，以樊系爲禮部侍郎，系爲泚撰冊文，旣成，仰藥而死。

臣弼禹曰：司馬遷有言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使樊系能拒朱泚，不作冊文而死，豈不爲忠臣乎？而文成乃死，是亦爲逆而已矣。惜哉！其爲忠與逆，在於作與不作而已，系之不敢拒泚，不過畏死而保身，而卒不免於死，其愚豈不甚哉！能死而不能拒泚，此特滅發婢妾之引決者耳。引決，自經也。上有不幸而可慮危亂者，其亦視此以爲戒哉！

朱泚攻圍奉天，經月，城中食糧俱盡，帝嘗遣健步出城覘賊，覘，音按切。其人惡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楛袴，楛，音胡。帝爲之絕求不獲，竟憫默而遣之。時供御纔有糲米二斛，糲米，不精也。音厲。又耶葛切。脫粟也。每俟賊

休息，便繞入於城外，采蕪菁而進之。帝召卿相將吏謂曰：朕以不德，自陷危亡，固其宜也。公輩無罪，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頓首泣請，期盡死力。故將士雖困急，而銳氣不衰。

臣弼禹曰：德宗以亂羸之卒，守一縣之地，而當朱泚十萬之師，備禦俱竭，危不容喘，所恃者人心未去也。卒能克復宗社，不失舊物，先是夏少廉不失舊物，於此引以爲言。而況以天下之大，億兆之衆，守之以道德，用之以仁義，其誰能敵之？故人君苟得民心，則不在地之廣狹，兵之衆寡，王天下猶反掌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

百里。說文：百里，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豈不信哉。

朱泚既據府庫之富，不愛金帛以悅將士，公卿家屬在城者，皆給月俸，神策六軍從軍，及哥舒曜、李晟、泚皆給其家糧，加以繕完器械，日費甚廣，及長安平，府庫尚有餘蓄，見者皆追怨有司之暴斂焉。

伊嗣孫曰：德宗欲剷滅藩鎮，故聚天下之財，因師出以爲名，而多殖貨利。

唐仲胤之語，惟王不殖貨利，安國云：殖，生也，貨，實貨，利

財，以爲人主可欺天下，而莫之知也。夫既失納，不可以家之有無，斯其鄰里，況人主內有餘富，而可欺乎？况天下子，豈得而夫？將誰與守？夫先國軍哉，而向之所積，卜爲監食，皆得而出，舉不能竭，天下之財，竭矣，而以爲之，豈以此也。

唐鑑卷之十四

德宗三

帝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以彘日致亂。通音由上下之情不通。勸帝接下從諫。乃上疏。其略曰。若萃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惡。鳥故切。去上聲。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又曰。四方既患於中外遼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遠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澤幽於下。布下恬樂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疏奏旬日。帝無所施行。亦不詰問。贄又上疏。其略曰。人各隱情。以言爲諱。至於變亂將起。億兆同憂。獨陛下恬然不知。方謂太平可致。帝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其失反在推誠。又諫官論事。罕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賞問。遽卽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非倦於接納。贄上疏。其略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又曰。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又曰。駁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又曰。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

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又曰：仲虺贊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又曰：諫官不審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遠，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遠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又曰：陛下雖窮其辭，而非窮其理。雖服其口，而未服其心。又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如；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于斯，皆爲盛德。帝頓採用其言。爲，如字。

董道禹曰：德宗播遷，獲於亡國，不能反求諸己。已見上卷。而以爲失在推誠，既過而不改，又諫而不從，乃

疑陛下之揚其惡而掠其美。左傳：掠美以爲神。因不復以聽納爲事，甚矣其無人君之德也。陸贄之言，曲盡

其情，考其聽從，曾無一二臣，故戮其大略。類下括切。以見德宗之性，與其行事，以爲戒焉。

李懷光頓兵不進，數上表暴揚盧杞等罪惡，衆論諠騰，亦咎杞等。帝不得已，貶杞爲新州司馬，白志貞爲恩州司馬，趙贊爲播州司馬。

臣祖禹曰：德宗之性，與小人合，與君子殊，故其去小人也難。遠君子也易，忠正之士，一言忤意，則終身排斥，盧杞、裴延齡之徒，至死而念之不衰，追於危亡，不得已然後去之。君子則於其不可去而逐之矣。夫賢之與佞，正之與邪，聽其所言，觀其所行。類五：今吾於人也，聽其言則觀其行。亦足以知之矣。德宗反而易之，豈

治而欲亂哉。蓋其性與小人合也。

興元元年正月，蕭復嘗言於帝曰：「官官自艱難以來，多爲監軍，恃恩縱橫，此屬但應掌宮掖之事，不宜委以兵權國政。」帝不悅。又嘗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楊炎、盧杞，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容志，臣敢不竭力。倘使臣依阿苟免，臣實不能。又嘗與盧杞同奏事，杞順帝旨，復正色曰：「盧杞言不正。」帝愕然。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戊子，命復充山南東西荆湖淮南江浙福建嶺南等宣慰安撫使，實統之也。既而劉從一及朝士往往奏留復。帝謂陸贄曰：「朕欲遣重臣宣慰，謀於宰相及朝士，僉謂宜然。今乃反覆如此。朕爲之悵恨累日，意復悔行，使之論奏邪？」其不欲行，意猶安在。贄上奏曰：「若復有所請求，從一何容爲隱？若從一自有回互，則復不當受疑。陛下何憚而不爲辯明，乃直爲此悵恨也。夫明則罔惑，辨則罔冤。惑莫甚於逆詐，而不與明；冤莫痛於見疑，而不與辨。是使情僞相糅，糅音忠邪靡分。帝亦竟不復辨也。」

臣祖禹曰：「德宗惡正直，而保姦邪，故親盧杞，疏蕭復，嫌隙既開，無事而疑。陸贄之言，蓋欲救其心術，而執疑恥過，不欲辨明，事著諸心，晷昧不決而已。此讒賊之所由入也。」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菑與災同。其德宗之謂矣。

陸贄在翰林，爲帝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帝必與贄謀之。故當時謂之內相。帝行止必與之俱，梁洋道險，嘗與贄相失，經夕不至，帝驚憂涕泣，募得贄者，賞千金。久之乃至，帝喜甚。太子以下皆賀。

然贊數直諫。帝意。盧杞雖貶官。帝心庇之。贊極言杞姦邪致亂。帝雖貌從。心頗不悅。故劉從一、姜公輔皆自下陳。登用。贊恩遇雖隆。未得爲相。

臣祖禹曰：德宗於危亂之中，斯須不可無陸贄。及其用裴延齡之譖，則棄之如脫屣然。孟子：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

也。於所厚如此，宜其無所不薄也。同上。其所厚者薄，則無所不薄也。詩曰：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子孫各風。其德宗之謂矣。

車駕至城固，帝長女唐安公主薨。四月，帝至梁州，欲爲公主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爲山南非久安之地。公主之葬，會歸上都，此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帝使謂陸贄曰：唐安造塔，其費甚微，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如何處之？贄上奏極諫，帝意稍怒，罷公輔爲左庶子。

臣祖禹曰：人君置相，必求天下之賢。蓋欲聞其忠言嘉謀。揚至學。言合機變之謂。以交脩其所不逮也。

晉書：高宗傳說曰：後文簡子。問于董。書曰：朝夕納誨，以轉台德。同上。命之曰：朝夕納誨。而後世宰相與諫爭之臣，分

其所職。人君得失，相不預焉。必責之。諫臣。此諂諛之人。持祿保位之計。非賢相之職業也。姜公輔一諫。

德宗以爲非所宜論，卒廢黜之。不明之會，豈知所以任相哉。

帝問陸贄：近有卑官自山北來者，率非良士，有那建者，論說賊勢，語最張皇，察其事情，頗似窺覘。今已於一所安置。如此之類，更有數人，若不追尋，恐成姦計。卿試思之，如何爲便？贄上奏，以爲今盜據宮闕，有旨

險遠來赴行在者。當量加恩賞。豈得復猜慮拘囚。其略曰。以一人之總覽。而欲窮宇宙之變態。以一人之防慮。而欲勝億兆之姦欺。役智彌精。失道彌遠。又曰。虛懷待人。人亦思附。任數御物。物終不親。情思附。則威而悅之。雖寇讎化爲心符矣。意不親。則懼而阻之。雖骨肉結爲仇讎矣。又曰。陛下智出庶物。有輕待人臣之心。思周萬物。有獨御區寓之意。寓字謀吞衆路。有過慎之防。明照羣情。有先事之察。嚴東百辟。有任刑致理之規。威制四方。有以力勝殘之志。由是才能者。怨於不任。忠盡者。憂於見疑。著勳業者。懼於不容。惟反側者。迫於見討。馴致離叛。搆成禍災。

臣祖禹曰。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亂而不自知其非。陸贄欲正其心術。故必原其禍之所起。而極論之。使之懲既往之失。防未來之悔也。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板詩云。云老氏曰。鑄。圖也。鄭氏云。陸贄有焉。

五月。帝使謂陸贄曰。渾瑊。李晟諸軍。當議規畫。令其進取。朕欲遣使宣慰。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贄以爲賢君。還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遙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竊窺。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贄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否臧皆凶。否。部。上有掣肘之礙。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唯不自用。乃能用人。

臣祖禹曰。易師之六五曰。長子帥師。弟子與尸。貞凶。易師卦。下同。六五爲師之主。制師之命者也。長子。人之師也。故行師則吉。弟子。聽之於人者也。故雖正而凶。然則師之道。在擇人而委任之。不可以牽制也。而人君常欲權在於己。或不欲功歸於人。將在外。而以君命制之。兵從中御。未有能成功者也。

六月。李晟收復京師。露布至行在。帝命陸贄草詔。賜渾瑊使訪求奉天所失裏頭內人。贄上奏。以爲今巨盜始平。疲瘵之民。瘡痍之卒。尙未捐循。而首訪婦人。非所以副惟新之望也。謀始盡善。克終已稀。始而不謀。終則何有。所賜瑊詔。未敢承旨。帝遂不降詔。竟遣中使求之。

臣祖禹曰。德宗不能虛己以納諫。雖勉從陸贄之言。不降詔而遣使。是閉其門而由戶出也。人君苟不能強於爲善。諫之爲益也少哉。

初。魚朝恩既誅。代宗不復使宦者典兵。帝卽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貞。志貞得罪。帝復以宦官竇文場代之。從幸山南。兩軍漸集。帝還長安。頗忌宿將握兵多者。稍稍罷之。十月。以文場監神策軍。左廂兵馬使。王希遷監右廂兵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

臣祖禹曰。德宗爲唐室造禍之主。此宗社覆亡之本也。臣是以著之。

蕭復奉使自江淮還。與李勉。盧翰。劉從一。俱見帝。勉等退。復獨留。言於帝曰。陳少遊任兼將相。首敗臣節。奉皇蔭府下僚。獨建忠義。請以舉代少遊。鎮淮南。使善惡著明。帝善之。尋遣中使馬欽。賡揖劉從一。附耳。

語而去。諸相還閣。從一詣復曰。欽緒宣旨。令從一與公議朝來所言事。卽奏行之。勿令李慮知。敢問何事也。復曰。唐虞黜陟。岳牧僉諧。爵人於朝。與士共之。使李慮不堪爲相。則罷之。旣在相位。朝廷政事。安得不與之同議。而獨隱此一事乎。此最當今之大弊。朝來主上亦有斯言。復已而陳其不可。不謂聖意尙爾。復不惜與公奏行之。但恐浸以成俗。未敢以告。竟不以事語從一。從一奏之。帝愈不悅。復乃上表辭位。罷爲左庶子。

臣祖禹曰。蕭復欲黜少遊。賞章阜。此朝廷之公議也。德宗苟以爲然。在於一言。使宰相行之而已。何疑於李勉。惠翰。而獨與從一爲密邪。且旣以爲相。而不待之以誠。則疏遠之臣。其可信者幾希矣。地不如是。忠臣賢者。豈得盡其心乎。史稱詩。忠臣難。實得盡其心矣。

貞元二年四月。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帝覺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石至陝。李泌卽奏之。帝喜。遽謂左右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醴。命於坊市取酒爲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時比歲飢饉。兵民皆瘦黑。至是麥始熟。市有醉人。常時以爲嘉瑞。人乍飽食。死者復五之一。數月。人膚色乃如故矣。

臣祖禹曰。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老子道德經云。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天地陰陽之和。致水旱之災。夫以兵除殘。如人以毒藥攻疾。疾去而人傷亦甚矣。其血氣必久而後復之。或終

身遂衰。一失其養，則易以死亡。不若未病之完也。先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書周官。昔者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三年閏五月辛未，吐蕃劫盟。初，李晟與張延賞有隙，帝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帝重違其意，以延賞爲左僕射，吐蕃尙結贊大舉入寇，遊騎及好時，京城戒嚴，晟遣將擊敗之，尙結贊謂其徒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三人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無所俘掠，以兵二萬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迎我，經宿乃引退，晟又遣將襲擊吐蕃，破之，尙結贊乃引去。帝忌晟功名，會吐蕃有離間之言，延賞等騰謗於朝，無所不至，晟聞之，晝夜泣，目爲之腫，悉遣子弟詣長安，表請削髮爲僧，帝愍諭不許。韓滉素與晟善，帝命滉諭旨於晟，使與延賞釋怨，晟奉詔，洩引延賞詣晟第宴謝，結爲兄弟，因使晟表薦延賞爲相，帝以延賞爲同平章事，李晟爲其子請昏於延賞，延賞不許，晟知延賞蓄憾未已，初，晟旣破吐蕃，摧沙堡，馬燧、渾瑊等各舉兵臨之，吐蕃大懼，屢遣使求和，帝未許，乃遣使卑辭厚禮求和於馬燧，燧信其言，爲之請於朝，晟曰：戎狄無信，不如擊之，燧實贊與晟有隙，爭言和親便，帝意遂定，延賞數言晟不宜久典兵，帝乃謂晟曰：大臣旣與吐蕃有怨，不可復之鳳翔，宜留朝廷，朝夕輔朕，乃以晟爲太尉中書令，勳封如故，餘悉罷之，延賞旣罷，晟兵柄，武臣憤怒解體，不肯爲用，五月，以渾瑊爲會盟使，瑊將二萬餘人赴盟所，李晟深戒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延賞言於帝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

我矣。盟何由成。帝乃召璵。切戒以推誠待虜。勿自爲猜貳。以阻虜情。閱月。璵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以璵表示之。曰。李太尉謂吐蕃和好必不成。此渾侍中表也。盟日定矣。展聞之。泣謂所親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辛未。吐蕃劫盟。渾瑊僅以身免。是日。帝視朝。謂諸相曰。今日和戎息兵。社稷之福。馬燧曰。然。柳渾曰。戎狄豺狼也。非盟誓可結。今日之事。臣竊憂之。李晟曰。誠如渾君。帝變色曰。柳渾書生。不知邊計。大臣亦爲此言邪。皆伏地頓首謝。因罷朝。是夕。韓遊瓌表言虜劫盟者。兵臨近鎮。帝大驚。街邏其表以示渾。明且。謂渾卿書生。乃能料敵如此其審耶。帝欲出。以避吐蕃。大臣諫而止。李晟大安園多竹。復有爲飛語者云。晟伏兵大安園。謀因倉猝爲變。晟遂伐其竹。六月。以馬燧爲司徒。兼侍中。擢其副元帥節度使。初。吐蕃尙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張延賞慙懼。稱疾不視事。

臣祖禹曰。人君於其所不當疑而疑之。則於其所不可信而信之矣。此必然之理也。李晟有復唐室之大功。又再敗吐蕃。社稷是賴。而德宗猜忌。使勳賢憂懼。不保朝夕。至於讒邪之詭計。戎狄之甘言。則推誠而信之不疑。一旦罷晟兵柄。中外莫不解體。行張延賞之私意。中尙結贊之陰謀。忠言至計。確不可入。而姦臣敵國得以欺賣。由其心術顛倒。見善不明故也。楊用華。不明用心。不則德克也。延賞敗國殄民。刑孰大焉。

德宗曾不致詰，使之得保首領死牖下幸矣。

李泌爲相，帝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舍人則有六押，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其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帝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臣祖禹曰：古之王者，雜任一相以治天下。唐虞有百揆，夏商官倍，可知也。禮周禮，唐虞稽古，建百揆，百，夏商官倍，亦克用父，周

之家宰，實總六卿，自司徒以下，分職以聽焉。詔而廢置者，宰也。禮大宰宰，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事，是以

治出於一，政有所統，相得其職，君得其道，恭己無爲而治。語十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禹以此

也。後世多疑於人，宰相之職，分而不一，君以爲權在於己，臣亦以爲政在於君，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職

無所任責，故賢者不得行其所學，不肖者得以苟容於其間，由官不正，任不專，故也。其有功烈見

於世，稱爲賢相者，必其得君之專，任職之久，言行計從，出於一人者也。古者名實實稱，而後事成功立

焉。後世不能正名，而其實必合於古，然後能有成功。如欲稽古以建官，必以一相統天下，始可以言治

矣。

部國大長公主女爲太子妃，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帝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請與蕭妃離昏，帝召李泌，音部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

之而立姪。得無失計乎。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厚其孝矣。帝曰。卿不愛家族乎。對曰。能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泌因言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今幸賴陛下以語臣。臣敢以家族保太子。向使楊秦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帝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今臣獨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冤橫而不言。臣罪大矣。帝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上同抽笏叩頭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因戒帝勿露此意於左右。諫之則彼皆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明上密意果悟。太子由是獲免。

巨祖鴻曰。李泌善處父子兄弟之間。故能以其直誠正言感悟人主。卒使父子如初。可謂忠矣。諂諛之人。助君之決者。必曰家事非他人所預。唐李勣傳。高宗欲立武昭儀。問勣。勣曰。陛下家事。何預外人。陷君於惡。率由此言。泌以爲天子以四海爲家。則莫非家事。以君之子爲己任。其知相之職業哉。

唐鑑卷之十五

德宗四

貞元五年二月，帝從容與李泌論即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強介，人言杞姦邪，朕殊不覺其然。泌曰：人言杞姦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姦邪，此杞之所以爲姦邪也。儻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帝曰：建中之亂，禱士預儲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禱樂政刑皆無所用矣。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商之所以亡也。帝曰：盧杞小心，朕所言無不從。對曰：杞言無不從，豈忠臣乎？夫言而莫予違，此孔子所謂一言喪邦者也。

臣祖禹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易說卦，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自君臣而言之，爲君盡君道，爲臣盡

臣道。

孟軻，欲得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此窮理也。窮理則性盡，性盡則至於命矣。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

其正。

孟軻心，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極格而死者，非正命也。

夫順其正者，人事也。人事極矣，而後可以言

命。故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

見上

立巖墻之下而死者，人之所取也。非天之所爲也。順其道而死者，天

之所爲，非人之所取也。故曰：命若夫建中之亂，有以取之乎？無以取之乎？若無以取之，則不窮兵，不暴

斂，不相虐也，而致亂，乃可謂命也。若有以取之，而曰命，豈異於紂乎？

書四伯既殲，西伯既殲，祖伊恐，奔告於王曰：云云。王曰：我生不有

命在天。王謂神。夫爲人君不知相之姦邪不省己之闕失而歸之術者之言以爲命宜其德之不建政之不脩也李泌之論不亦正乎。

九年二月帝使人諭陸贄上以要重之事勿對趙懷陳論當密封手疏以聞贄上疏其略曰昨臣所奏惟趙懷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尙有形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私之德且傷不吝之明。

臣祖禹曰凡此皆德宗心術之蔽也故蕭復諫之於前陸贄論之於後而終不改蓋自以愈疑爲得數下之術而不知失爲上之道是以愈疑而愈闇也。

五月陸贄上疏奏論備邊六失其六曰機失於遙制自頃邊軍去就裁斬多出展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遂令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戎虜馳突迅於風颺駟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饋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旣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其敗爽則減百而爲一其招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旣幸於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爲大權由己不究事情。

臣祖禹曰明君用人而不自用故恭己而成功多疑之君自用而不用人故勞心而敗事自古征伐或勝或不勝多由於此二者矣傳曰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且戎事在邊而人主自將行兵於千里

之外，決策於九重之中。將保伏御德，天子無密九重。雖有方叔召虎之臣，周宣王時方叔召虎。不得自便，此非敵國之所敢。

乃人主自敗其師也。

七月，戶部侍郎裴延齡奏：臣制度支以來，檢責諸州欠負八百餘萬緡，抽貫三百餘萬緡，呈樣物三十餘萬緡，請別置欠負耗贍李庫以掌之，染練物別置月庫以掌之，詔從之。欠負皆貧人無可償，徒在其數者，抽貫給用，隨盡呈樣，染練皆左藏正物，延齡徒置別庫，虛張名數以惑帝，帝信之，以爲能富國而簡之，實無所增也。虛費巨入，簿書而已。京城污澤地生蘆葦數畝，延齡奏稱咸陽有陂澤數頃，可牧廐馬，帝使有司閱視，無之，亦不罪也。左補闕權德輿上奏，以爲延齡取常賦支用未盡者充羨餘，以爲己功，縣官先所市物，再給其直，用充別貯邊軍，自今春以來，並不支糧，陛下必以延齡孤直獨立，時人醜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視，究其本末，明行賞罰。今羣情衆口，喧於朝市，豈京城市廛皆爲朋黨邪？陛下亦宜回鑒慮而察之，帝不從。

臣祖禹曰：自古聚斂興利之臣，非有生財之術。記大學生財有大道。皆移東於西，指虛爲實，徒張官吏，置簿書，

以罔惑人主，取功賞而已。由明皇至於德宗，其事不謀而同。蓋興利必用小人，小人莫不爲欺，故其所行，皆由一律也。

十一月，宣武都知兵馬使李萬榮，逐節度使劉士寧，帝議除親王充節度使，令萬榮知留後，陸贄上奏，其

昭曰。爲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令順長。又曰。若使傾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洶滋。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帝不從。以萬榮爲留後。

臣嗣禹曰。自肅代以來。藩鎮之將。有殺逐其主帥者。因而授之。德宗之世。姑息尤甚。此教天下以篡也。

夫以下犯上。以臣逐君。此爲國者所深惡。聖主之法。必誅而無赦者也。不惟不討。而又賞之。使天下皆

無君。豈得不僞天子乎。臣音禮曰。政不正則君位危。君位危。君位危則大臣節。小臣竊。爲國者必嚴上

下之等。明少長之序。使不相陵越者。蓋君欲自安也。唐之人主。壞法亂紀。無政刑矣。其何以爲天下乎。

十年。帝性猜忌。不委任。百下官無大小。必自選而用之。宰相進擬。少所稱可。羣臣一有譴責。往往躬身不

復收用。好以辯給取人。不得敦篤之士。艱於進用。舉材淹滯。陸贄上疏諫。其略曰。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

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

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帝不聽。

臣祖禹曰。昔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論十二。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

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亦會之。夫爲政不先有司。則君代臣職矣。不赦小過。則下無全人矣。不舉賢才。則小人進

矣。失此三者。以爲季氏宰。且不可。而況爲天下乎。自堯舜以來。未有不由此三者而治。蓋人君之常道

也。德宗反之。足爲後世戒哉。

贊又奏請均節財賦凡六條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其略曰穀帛者人之所爲也錢貨者官之所爲也是以國朝著令租出粟庸出絹調出絳纈布葛嘗有禁人銷錢而以錢爲賦者也錢音今之兩稅獨異舊章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惟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望勸會計少初和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費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

臣祖禹曰泉貨所以權物之輕重流於天下則爲用積於府庫不爲利也何以知其然邪穀帛同於民而官不可爲也錢出於官而民不可爲也取其所有而與其所無則上下皆濟矣是故以穀帛爲賦則民不得不稱稅以奉公上此賦之於農桑也如不取其所有而取其所無則民之所有棄之必廢矣官之所無收之必貴矣穀帛輕則民爲之者少錢重則物甚賤者多是以利墜於上民困於下至於田野荒穉穉音抽小東詩小東大東梓柏其崇由取其所有而無故也然則以錢爲賦官豈得其利乎爲法者必使民去末而反本則富國之道也

九月袁延齡奏左藏庫物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叢土之中得銀十三萬兩其匹段雜貨百萬有餘此皆已棄之物即是羨餘羨音應移置雜庫以供別敕支用大府少卿韋少華不伏抗表稱此皆每月申奏見在之物請加推驗執政請令三司詳覆帝不許亦不罪少華延齡每奏對恚爲詭譎皆衆

所不敢言，亦未嘗聞者。延齡慮之不疑，帝亦頗知其詭妄，但以其好詆毀人，竟聞外事，故視厚之。李臣畏延齡有寵，莫敢言。惟張滂、李充、李矩，以職事相關，時證其妄。而陸贄獨以身當之，日陳其不可用。十一月，贄上書極陳延齡姦詐，數其罪惡，帝不悅。待延齡益厚，延齡日短於帝。趙憬之入相也，贄實引之。既而有國於世，密以贄所譖，懼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爲計。帝由是信延齡而小直贄。十二月，長與憬對坐，帝前稱論延齡姦邪，帝怒形於色，憬默而無言。壬戌，贄罷爲太子賓客。

臣竊禹曰：「人君欲聞外事，豈不有賢者可任以爲耳目乎？」德宗知延齡詭妄而信之，是自蔽耳目也。其惑亦甚矣。夫姦臣之立於朝，非獨狡佞足以惑其君心，彼，每也。音較。必有大臣之不忠者附益而封植之，故不可去也。延齡之亂，陸贄之廢黜，趙憬實爲之助，憬之罪大矣。必若治之以春秋之法，春秋之法，謂資人

以爲慢其爲誅首歟。

十一年二月，裴延齡請陸贄、李充、張滂等失勢，怨望，動搖衆心。四月，貶贄爲忠州別駕，充等皆貶長史。帝怒未解，中外惶恐，以爲罪且不可測。諫議大夫陽城率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贄等無罪，帝大怒，欲加城等罪。太子爲之營救，帝意乃解，令宰相論遣之。時朝夕欲相延齡，城曰：「脫以延齡爲相，城必取白麻壞之，慟哭於庭。」七月，城改國子司業，坐言延齡故也。

臣祖禹曰：韓愈作爭臣論，見其學文苑。當城未有言之時也。世之論者，戒祖襲愈之餘意，讓城以在職久而

不言及陸贄之貶而後發。向若贄不貶，則無所成其名矣。豈得達默而已乎？臣以爲不然。楊雄曰：或問賈曰：爲人所不能，楊雄曰：或問賈曰：爲人所不能，請人曰：類謂：野妻，四節，章元成。城有待而爲之者也。遇表延齡爲相，救陸贄將死，此人所不能，非賢孰能爲之？一奮其忠名震四方，終身廢放，死而無憾，自古處士之有益於國如城者，鮮矣。鮮，上聲。少也。後世猶資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

十二年六月，以竇文場、霍仙鳴皆爲神策護軍中尉，是時竇、霍勢傾中外，藩鎮將帥多出神策軍，臺省清要亦出其門者矣。

臣祖禹曰：自是宦者專國矣。外則藩鎮，內則臺省，而多出其門，則其易置天子不難矣。刑賞國之大柄也。刑賞，國之大柄也。唐虞以罪，人上之制。其可以假人乎？

初，帝以奉天窘乏，故還宮以濼，尤專意聚斂。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留常賦，或增斂百姓，或減刻吏祿，或販鬻蔬果，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李兼在江西有月進，韋皋在西川有日進，其後常州刺史裴滂以進奉遷浙東觀察使，刺史進奉自府始，至是宜歛觀察使劉贄卒，判官嚴綬掌留移，竭府庫以進奉，徵爲刑部員外郎，幕僚進奉自綬始。

臣祖禹曰：古之人君，或多亂以興國，或因亂而啓蓋，蓋險阻艱難，憂患備嘗。左傳：險阻艱難備嘗之矣。則知民之疾苦，事之愆失，困而後發其智，懼而後懲其心，故能有爲也。德宗還自興元，不知其貪以取亡，而惟貨

之求愈務愈斂。政吏驕惡。楊先知。政吏驕。惡。三動也。紀綱大壞。德之不進。而其心謬戾。亦甚矣哉。

帝不欲生代節度使。自擇行軍司馬以爲儲帥。李景略爲河東行軍司馬。節度使李說忌之。乃厚賂中尉竇文瑒。使之有傳回。謂入寇者。帝憂之。以豐州當虜衝。擇可守者。文瑒因薦景略。九月。以景略爲豐州節度使。

臣肅詁曰。德宗以姑息藩鎮爲事。唐本紀。德宗窮息刻薄。制明自任。及奉天之難。宗自擊。宗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然必自選參佐以

副之者。皆欲出於己也。而藩臣得以計去之。實者得以術使之。終不由己。惟其有節多畏。無法以自守也。是以一八之慮。其可勝左右之欺哉。

九月。裴延齡卒。中外相賀。帝獨悼惜之。十月。以諫議大夫崔損同平章事。損嘗爲延齡所薦。故用之。

臣頌禹曰。孔子曰。好賢如縞衣。取其敝。又改爲好之而無已也。記縞衣詩。好賢如縞衣。案鄭註。縞衣。公也。父子並爲可操。善於其職。國人宜

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縞衣之宜兮。微子又改爲兮。毛氏云。縞。黑色。朝士聽朝之正服。改。更也。有於君子。莫是居朝士之位。鄭氏云。縞衣者。居私朝之服也。楊曰。敝。弊也。國人之服弊。則改而爲新之。

裴延齡既死。而德宗猶思其人。又用其所薦者爲相。使其好賢如此。豈不善哉。夫賢之入人也難。佞之

惑人也深。是以鮮有好賢如好佞者也。鮮。先與切。少也。好。呼經切。

十一月。以韋渠牟爲左諫議大夫。帝自陸贄貶官。尤不任宰相。自御史刺史縣令以上。皆自選用。中書行文書而已。然深居禁中。所取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及渠牟。皆權傾宰相。趨附盈門。紹謹

密無損益。實狡險措克。執誼以文章與帝唱和。和去年二十餘。召入翰林。渠軀形神詭譎。尤爲帝所親狎。帝每對執政。漏不過三刻。渠率奏事。率至六刻。語笑欺狎。往往聞外。所薦引咸不次遷擢。率皆庸鄙之士。臣祖禹曰。德宗悅人之從己。而惡人之違己。惡。爲。故切。故守正之士難入。辯給之士易親。給。捷也。易音吳。正元之間。雖忠邪實。佞難處於朝。而君子常阨窮。孟公孫氏。阨。窮而不憫。小人常得志。韋渠牟之徒在左右。王叔文之輩在腹心。皆之小人。於此爲多。其不至於亡。非不幸也。

唐鑑卷之十六

德宗五

十三年六月，張茂宗許尚公主，未成婚。茂宗母卒，遣表請終嘉禮，帝許之。八月，起復茂宗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上疏，諫以兵革之急，占有墨衰從事者。衰，方未聞駟馬起復尚主也。帝遣中使諭之，托切不止。乃特名對延夢，和曰人雖多借古成婚者，何執此之堅對曰：婚姻喪紀，人之大倫，吉凶不可瀆也。委巷之家，不知禮義，其在狐貧無恃，或有信吉從人，未聞男子借吉娶婦者也。太常博士韋彤妻，堪復上疏諫，帝不悅，命送下獄之朝，已成婚。

臣觀尚公主，朝廷者，禮義之所出也。而以喪婚習夷狄之風，使四方何觀焉。德宗即位之初，勸必循禮，而其終如此，心無所主故也。委巷鄙陋之制，法之所當禁也。乃引以爲比，苟欲拒諫，不亦惑乎。

十二月，先是官市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官者爲使，使去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言文書，置白單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關坊曲，閱人所賣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空承，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數百錢物，買人直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縑，尺寸裂而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深匿。

之，每勅使出，雖沽藥賣餅者，徹業閉門，諫官御史數奏，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具奏之，帝頗嘉納，以賜上。部侍郎判度支蘇方度，徒各切。，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一著生粟。著，前各切。仙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有宮市者，皆不聽。

古事高昌詩云：惠此身帥，以綏四國。民勞詩，民亦勞止，迄可小息，惠此四國，以綏四方。註鄭氏曰：愛而德宗發之。

天子所與共守者也。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謂夏之根本。而德宗發之

如此，然其爲者何所息乎？當是時刻，刻運天下，而京師甚焉，惟其委任宦官，是以弊政至於如此，其極也。

十一、李德裕爲帝所寵信，欲奪節度使，燒南仲軍政。南仲不從，由是有隙。盈珍屢毀南仲於帝，帝疑之，盈珍又造小吏程務盈，乘驛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治亦奏事長安，知之，追及務盈於長樂驛，尋之，盈珍表於朝中，自作去雲南仲之冤，遂自殺。帝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南仲恐讒之益深，亦請入朝。曰：南仲至京師，帝問盈珍獲罪邪？對曰：盈珍不擾臣，但亂陛下法耳。且天下如盈珍輩，何可勝數。雖使羊杜復生，亦不能行悅佛之政，成攻取之功也。帝默然，竟亦不罪盈珍，仍使掌機密。盈珍又言於帝曰：南仲惡政，皆慕僚馬少微贊之也。詔貶少微江南官，遣中使送之，推墜江中而死。推，同切。

良祖禹曰：德宗信宦者而疑羣臣，故不分枉直。謂十二、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不辨是非，而其心常與宦者如一，疏

謀臣則外之。雖有實言，人親身以聞之，終不信也。至於宦者，則妄言必聽之，以爲若出諸已也。故其爲

害，如木之有蠹也。蘇轍傳之也。人之有寄官之疾，左成十年，晉侯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爲之，未至，公

孫賓之也。孫賓，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爲也。在膏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不可

可攻，疾久則去身爲一，必俱亡而後已。原其禍，由人主與之爲一故也，可不爲深戒哉。

先是，諸道兵討吳少誠，既而統帥每出兵，人自覓利，進退不一。諸軍自潰於小澗水，委棄器械資糧，皆爲

少誠所有。於是始謀置招討使，夏經會長使韓平義，本出神策軍，素無勇略，專以巧佞貨賂結宦官，中尉

盧文海，寬厚之，時公嘗以爲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十七道兵皆受節度，每議軍事，宦官爲監軍者數十

人，皆中官，論之，公謂文海曰：「此者，十年久屯沮洳之地，多病疫，全義不存撫，人有離心。」五月，與吳

少誠等戰于平南，勝利，與銜劍志，宦軍大潰，全義退保五嶺。七月，少誠進擊之，諸軍復大敗。全義夜遁

保澗水縣城。

臣祖禹曰：自古宦者預軍政，未有不敗國喪師者。喪去而唐爲甚。後世亦可以鑒矣。猶循覆車之軌。前

從傳，前車也。豈非有疑於將帥，而以宦者爲可信乎？則莫若慎擇將帥，委任而勿疑之善也。且將帥忠

賢，則不必疑之。監如苟非其人，將不顧其父母妻子，何有於宦者乎？臣見其爲害，未見其有益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頔音困討吳少誠，大募戰士，繕甲厲兵，聚斂貨財，恣行誅殺，有據漢南之志，專以

機上凌下爲事。帝方姑息藩鎮，知其所爲，無如之何。嶼謫鄧州刺史，元洪贓罪，朝廷不得已，流洪端州。遣中使譙遂至景陽，嶼遣兵劫取歸襄州。中使奔歸，嶼表責洪太重。帝復以洪爲吉州長史，乃遣之。又怒判官薛正倫，奏貶峽州長史。比較下。德宗怒已解，奏留爲判官，一一從之。

臣願語曰：德宗初有制小藩鎮之志，其明斷似剛，其不畏懼勇，然非實能剛勇也。夫剛有血氣之剛，孟榮十

六·血氣方剛有志氣之剛。孟公孫丑·具爲氣夫勇有匹夫之勇。孟榮此匹夫之勇，文王有天下之勇。孟榮其靜

也。其動也，傲此志氣之剛也。血氣之剛，可得而挫也。志氣之剛，不可得而挫也。不度其可而爲之，不

思其後而發之，此匹夫之勇也。居之以德，行之以義，此天下之勇也。匹夫之勇，可得而怯也。天下之勇，

不可得而怯也。是故至剛與大勇，人君不可不養也。德宗之初，欲有爲者，血氣之剛，匹夫之勇也。其出

之也易，則其屈也必深。其發之也輕，則其挫也必亡。是以其終怯畏如此之甚也。

河東節度使李詵，以其行軍司馬鄭元為節度使。帝擇可以代僞者，以刑部員外郎嚴綬嘗以幕僚進奉，記其名，即用爲河東行軍司馬。

臣祖禹曰：昔魏賦子爲晉國之政，其縣大夫皆以賢舉。梗陽人欲納貨，其臣遽諫而辭之。晉國語·也德宗舉藩鎮之臣，乃以貨利，雖爲天下之主，不如列國之大夫也。

十七年正月，韓全義至長安，賢文塙爲掩其敗迹，常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不任朝謁，遣司馬崔放入對，放爲全義引咎謝無功，帝曰：「全義爲招討使，能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爲功邪？」閏月，遣歸夏州。

臣祖禹曰：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強禦。」無民詩惟有常德者能之。德宗急於文吏，緩於武夫，凡有土地甲兵者，皆畏縮而不敢治，雖乎有常德哉。

初，李齊運受常州刺史李錡錡音侍，又音奇。賂數十萬，薦之於帝，以爲浙西觀察使，諸道鹽鐵轉運使，錡刻剝

以事進奉，帝由是悅之，錡既執天下利權，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遺結權貴，恃此驕縱，無復所忌憚，盜取刑官財，所部官屬無罪受戮者相繼，浙西布衣崔善貞詣闕上封事，言宮市進奉及鹽鐵之弊，因言錡不法事，帝覽之不悅，命械送錡，錡聞其將至，預鑿院待之，善貞至，并鎖械瘞院中。瘞，居遠近聞之，不塞而

臣祖禹曰：德宗本惡崔善貞直言，惡，居故使李錡甘心焉，善貞之死罪，非特以告錡也，錡天下之口，而長姦臣之威，長，丁實德宗殺之是朝廷殺諫者，非錡殺告者也。

十九年七月初，翰林待詔王伾善書，王叔文善棋，俱出入東宮，娛侍太子，叔文詭譎多詐，太子嘗欲諫宮市事，叔文以不宜言外事止之，由是大愛幸，與王伾相依附，叔文因爲太子言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幸異

日用之密結。翰林學士章執誼。及當時有名而求遠進者。陸淳、呂溫、李景儉、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等。定爲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以進。口與游處。蹤跡詭秘。莫有知其端者。藩鎮或陰進資幣。與之相結。

臣願禹曰。古之致太子者。必選天下之賢。使親之其處。前後左右。皆正人也。

前賈誼傳。古上王者。太子親生。國華之範。選天下

博上。遂鴻博。有遺者。一曰。賢者。便與太子於處。由人。故生而見正者。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賢與正人居。不能毋正。賢與不正人居。不能毋不正。

其後嗣猶或不能成德而

小人之依。德宗不能處賢以輔導東宮。而惟使技藝博奕之人入侍。豈不愚其子乎。人有千金之產者。

必欲其子才之。有一命之博者。必欲其子繼之。此營人之情也。而況天下之大。祖業至重。可不求賢以

得其子。而愚之乎。請曰。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聞有純詩。心之憂矣。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昔之人君。疑賢者導其子之

爲非。而不疑於小人。因之不教其子者。亦不思而已矣。

二十年六月。昭義節度使李長榮薨。帝遣中使以手詔授本軍。但軍士所附者。卽授之。時大將來希皓爲衆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言於衆曰。此軍取人。合是希皓。但作節度使不得。若朝廷以一束草來。希皓亦必敬事。中使言面奉進止。只令此軍取大將。授與節鉞。朝廷不別除人。希皓固辭。兵馬使盧從史。其位居四瀆。潛與監軍相結。超出伍言曰。若來大夫不肯受詔。從史且請句當此軍。監軍曰。盧中丞若如此。亦固合聖旨。中使因探懷取詔以授之。從史奉詔。再拜舞蹈。希皓亟揮同列北面稱賀。軍士畢集。更無一言。

八月詔以從史爲節度使。

臣祖禹曰：藩鎮不順，未必人情之所欲也。由朝廷御吏失其道，而不能服其心，是以致亂。三軍之士，豈不惡夫上下之相陵犯，欲得天子之帥而事之哉？廢置爵賞，人主之柄也。前事漢唐，爵賞，人主之柄，毋以喜怒行之。德宗

不有，而推以與人，失其所以爲君矣。豈非不能與賢人圖事而至此乎？

二十一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中外不通。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蒼猝召蒲林學士鄭綱、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詳詳，與倉卒同。皆官或曰：禁中議所立尙未定，衆莫敢對。次公跪言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家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不然，必大亂。綱等從而和之，議始定。

巨綱高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李諸侯相康王，懸玉几以訓之，以元子付之大臣。王崩，太保命仲

碩、南宮毛、連友、高俊、呂伋，以二十戈、虎賁百人，逆子劍於南門之外。書顧命，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李諸侯相康王，作顧命。顧命，惟四月甲子，乃乃流相水，相被冕服，懸玉几，乃召太保與、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于曰：嗚呼！疾大漸，惟幾，予審訓命汝，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劍，弘濟于艱難。乙丑，王崩，太保命仲相、南宮毛、連友、高俊、呂伋，以二十戈，虎賁百人，逆子劍於南門之外。當是時，太子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者，惟

恐衆之不親，而事之不顯也。何則？天子者，天下之共主也。故當與天下之人戴而君之，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而可以正天下者也。先王於其卽位也，必以禮正其始，於其將沒也，亦以禮正其終。顧命之書，孔安國云：兩終之命曰顧命，書即遠祖也。所以爲萬世帝王之法也。至於後世之君，以富有天下

爲心，惟恐失之，大利所在，天理滅焉。故父子相疑，以終事爲諱，以後嗣爲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禍者也。順宗爲太子二十餘年，既有壯子，一旦病不能言，而德宗亦癯疾彌留。書顧命，病且瘳，既彌留，安國云，彌留，久

中外隔絕，大臣不得聞知。德宗既崩，宦者猶有他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亂也。唐

之人主，惟太宗每求天下之忠賢，而託以幼孤。見太宗紀高宗以下，無足道者。德宗在位歲久，最爲猜忌，

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次公等特以草詔得至禁中，遂沮其謀，不然

幾有趙高之事。漢趙高矯誣詔，殺公子扶蘇，立胡亥。後之人主，豈可不法三代，而以唐爲永陵哉。

右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崩年六十四。

巨祖萬日，居歷世二十，歷年三百，德宗享國二十有六年，亦不爲不久。以其時考之，稅政尤多，而大弊

有三：一曰姑息藩鎮。唐本紀贊：德宗奉天之難，深自懲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鎮愈強。二曰委任宦者。如用劉真玄，領兵之屬。三曰聚斂貨

財。如借商錢，稅商議，茶竹木稅，風間架算除陌錢之類。本夫志大而才小，心褊而意忌，不能推誠御物，尊賢使能。孟盡心，尊賢使能，後傑在位。

以爲果敢聰明，足以成天下之務。馬繁辭，仲幾，成天下之務。初欲削平僭叛，刻滅藩鎮，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阻膽

破，惴畏姑息，惟恐生事，既猜防臣下，則專任宦者，思其窮窘，則聚斂培克，益甚於初矣。自古治愈久，而

政愈繁，年彌進，而德彌退，鮮有如德宗者。惟不知其過也，是以藩鎮強而王室弱，宦者專而國命危，貧

政多而民心離，唐室之亡，卒以是三者，其所從來者漸矣。

唐鑑卷之十七

順宗

永貞元年二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戊子，以王叔文爲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事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職，人心不能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今，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

臣祖禹曰：易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易咸卦九三云：三。春秋傳曰：凡師能左右曰以。皆言制於人而無所能爲也。杜佑以舊相，不恥與小人共事而爲之用，其可

賤也夫。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遽還，無報。竟起迎叔文，執其閣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皆停筓以待。有報者云：叔文案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閣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願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順宗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臣祖禹曰：孔子曰：行己有恥，可謂士矣。

語十二。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恥之於

人大矣。

孟說心，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云：恥，於人，不恥不若人，何者，人有

賈耽、鄭珣瑜，當小人用事而爲相，碌碌無補，知其

不可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聞哉。

行履第廿月即位，至八月，傳位於憲宗，明年崩，年四十六。

憲宗

元和五年正月，帝與杜黃裳、段及藩鎮黃裳曰：憲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勞軍，使所與則授之，可使戚私受大將貽，歸而營之，卽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帝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割，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臣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上古以來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絕也。王畿不過千

里，其外皆以封國。

禮夏大司馬，掌邦國之法，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乃以九畿之絲，施邦國之政，方千里曰國。

故王者不勤於德，則諸侯強大，其理勢

然也。唐之藩鎮，本起於盜賊。

順宗

其始也，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

並見上

至於不可制，人主自

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猶反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二月，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

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從哉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尚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殫皆無補於當時取讖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哉帝深然其言

臣祖禹曰堯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

向本傳對策言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法宮之中於明堂之上

禦之學

本刑名之言也

同上。錯學申商刑名於張恢

豈足以知帝王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稱其說以誤人主至使爲上者

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

尚傳故賢人在上則引其類

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勸其上若爲上而行有司之事豈獨

治天下不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黃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務哉

二年帝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責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皆非陛

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費晝夜

度思朝刪寡減比得上達

比用志切

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

社稷之福也帝善其言而止

臣祖禹曰：李絳言人主不可不求諫，人臣多莫敢諫，其曲盡上下之情矣。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書益稷。禹曰：云云。帝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安國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有後言，我不可弼。以舜之聖，而求其臣下如此，恐其不諫也，況於後世之君乎。

十二月，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覆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毋但一二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太宗納諫厲其羣臣，其有意於貞觀之治乎。夫能自防如此，庶可以寡過矣。詩曰：無文正詩。上之繼臣。無念爾祖。率於厥德。毛氏云：率，道也。憲宗有焉。

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帝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帝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孽，不足以辱帝女。帝曰：此非卿所知。公主適季友，恩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頃之，帝使人圖之入朝，謝恩，頔遂奉詔。

臣祖禹曰：天子之於天下，其爲政必可繼也。憲宗不受一女，以悅于頔，天下藩鎮，焉得人人而悅之。云。右之王者，所與爲婚媾而嫁以女者，必先聖之後，不然，則甥舅之國也。頔方命不朝，而天子以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裴洎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由

是裴延齡輩用事。帝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卽位。選擇宰相。推心委之。嘗謂瑄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瑄亦謁誠輔佐。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瑄獨賞之。臣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爲己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之諫其君。此愛君之至者也。佞相不惟諛諂其主。又惡人之諫。恐其爲己不利。此賊君之大者也。人君欲知相之賢佞。曷不以此觀之乎。若裴瑄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任矣。

四年正月。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卽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瑄慮藩有宰相器。帝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罷絪爲太子賓客。擢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帝甚重之。

臣祖禹曰。憲宗以循默罷鄭絪。以忠直相李藩。責任如此。可謂正矣。其中與唐室不亦宜乎。

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自居易上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請出宮人。禁諸道橫斂。以進奉。及嶺南。黔中。福建。掠賣人爲奴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除皆如二臣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災。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臣祖禹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已責。遠饑寡。賑乏絕。至漢之時。恤民者。猶賜之田租。

前文紀二年九月。詔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

十二年。詔與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罷除田之租稅。食貨志。文帝賜民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二年。令民無出租稅。二十而稅一。後世人君。惟赦有罪。及有爵而

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終居易以爲欲令實惠及民，無如減其租稅，使憲宗詔令不爲空文，賢人之謀，豈不信哉。

四月帝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貞死，欲朝廷自除人，不從。則與師討之。裴瑄、李絳以爲未可。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帝意奪裴瑄權，自請將兵討之。帝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扶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之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帝以扶狀示諸學士曰：此姦臣也。知朕欲將承璀，故上此奏。卿曹記之，自今勿令得進用。

臣糾萬口，憲宗以李扶送迎其意，謂之姦臣，可謂明矣。知扶之不可用，豈不知承璀之不可將哉。將去聲。

上下而必將承璀，是不能以公滅私。審用官，以公滅私，民其尤難。以義勝欲也。夫不知其非而爲之，其過小，知其非

而爲之，其過大，已爲不正，則邪之招也。君人之道，可不慎其在己哉。

七月，帝密問諸學士：今劉濟、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付授其子。天下何時當平。議者皆言宜乘此際代之，不受則發兵討之，時不可失。如何。李絳等對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於反掌，故諂譎之人，爭獻策畫，勸開河北，不爲國家深謀遠慮。陛下亦以前日成功之易，而信其言。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生狂謀。其下皆莫之與，關、鑄徒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則渙然離耳。故臣等當時亦勸陛下誅之，以其萬全故也。成

總則不然。內則膠固叢深，外則蔓連勢廣。其將士懷其累代養蠲之恩，感於不知若臣逆順之理，諭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養之，又鄰道平居，或相猜恨，及開代易，必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及此故也。萬一除道或相表裏，兵連禍結，財盡力竭，西戎北狄，乘間窺竊，其爲憂可勝道哉。濟及平安，與承宗事體不殊。若物故之際，有間可乘，當臨事圖之。於今用兵，則恐未可。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

臣願禹曰：人君之患，在狃於一勝，而欲事所難，不知敵之強弱堅脆，而輕用其武。一戰不克，必感長寇，征伐不息，或起內患。德宗奉天之亂是也。夫根深則難拔，疾固則難除。先王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車攻實于能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車攻復文士武士之境上。其爲之有本末，圖之有先後，是以無欲速輕舉之悔也。

十月，制削奪王承宗官爵，以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諸路招討處置等使翰林學士白居易上奏，以爲自古及今，未有徵天下之兵，專令中使統領。今承璀之任，乃制將都統也。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相都統，自陛下始乎。時諫官御史論承璀職名太重者相屬，帝皆不聽。戊子，帝御延英殿，度支使李元素、鑾儀使李福、京兆尹許孟容、御史中丞李夷簡、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呂元膺、穆質、右補闕獨孤郁等極言其不可。帝不得已，明日，削承璀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中官爲大將，此亂政也。然其羣臣皆以爲不可，強諫而力爭者，相屬于朝。此則治世之事也，亦足以見其賢臣之多矣。天下之禍，莫大於人君過舉而下莫敢言。如皆莫敢言，則至於亡而不自知也。

用季安將出兵，邀王師。幽州牙將譚忠爲劉濟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善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爲誰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仗猛將，練精兵，舉力再舉涉河，擊前之敗，必先伐魏矣。

臣補禹曰：朝廷伐叛討逆，以一四方，此天下之公義也，必與天下之賢者共爲之。南有蘇燕詩，全說德興，賢者共之。其

克以天下，其不克以天下，天子無私焉。憲宗欲自有其功，故任中人，而不任宰相。是天子與臣下爭功也，何其不廣哉！夫天子之功在於用人，而不自用，用伊尹者，湯之功。伊尹，商湯臣。用傅說者，高宗之功。

傅說，高宗臣。周武王有亂臣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散宜生、南宮适、太顛、闡天、及文母十人。用周公者，成王之功。周公，成王叔父。相成王，致太平。未聞獨用家臣而後功由己出也。憲宗一將承璫，而天下之人已見其情，知其將以

誇服臣下，人君之舉動可不慎哉！

五年，帝嘗欲近獵苑中，至蓬萊池西，謂左右曰：李絳必諫，不如且止。

臣祖禹曰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成一畏相

書酒誥自成湯至帝乙成土畏相惟御事厥樂有節不敢自暇自逸安國云從成湯至帝乙中間之君猶能保其成王也畏敬

輔相之臣不敢爲非也

其稱中宗曰嚴恭寅畏

清無逸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太王王季曰克自抑畏

同上懼我周

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安國云太王王季即祖昔言能以義自抑畏敬天命

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大明詩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夫爲人君動必有所

畏此盛德也不然以一人肆於民上其何所不至哉憲宗畏直臣之諫而不敢盤于遊畋

各無遂其可謂

賢矣

唐鑑卷之十八

憲宗

七年帝嘗問宰相貞元中政事不理何乃至此李吉甫對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姦臣得以乘間弄威福政事不理職此故也帝曰然此亦未必皆德宗之過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有得失當時宰相亦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祿偷安今日豈得專歸咎於德宗邪卿輩宜用此爲戒事有非是當力陳不爲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也

臣祖禹曰人君患不從諫人臣患不納忠人君唯不從諫也是以君子曰疏小人曰親君子立人之朝豈以疏而遂易其心哉易如字有官守者不失其職有言責者不失其言孟公孫丑有官守者不失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君從之亦諫也君不從之亦諫也諫而不入則去之臣之義也君惡正直而悅諂諛然而未嘗殺一正士戮一諫者也而其臣懷祿畏罪而不言則曰君不能從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孟離婁謂吾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憲宗之責宰相以其未盡人臣之義乎

李絳或久不諫帝輒詰之曰豈朕不能容邪將無事可諫

臣祖禹曰憲宗可謂能自克矣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書命僕臣正厥后克正夫能求諫如此豈非親

正直之益乎。說曰：后克墜，臣不命其承。志說命。德教皆高宗曰。后克墜。臣不命其承。時敏不顧者王休命。誠言說。苟能悅而從之，又責以求之，何患乎臣之不諫也。

李吉甫嘗言於帝曰：賞罰，人主之柄，不可偏廢。陛下踐祚以來，澤惠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願加嚴以振之。帝顧李絳曰：何如？對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豈可捨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帝曰：然，後旬餘，于頔入對，亦勸帝峻刑。又數日，帝謂宰相曰：于頔大是姦臣，勸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對曰：不知也。帝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

臣聞禹曰：守位以仁。

易繫辭。何以守位。曰。仁。

不聞以威，有罪而刑之，曰天討。

書。五刑。五刑。曰。天討。

先王豈取輕重

於其心哉？故書曰：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書。無誓。有罪無罪。子均敢有越厥志。孟子引書之。言曰。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其言刑

在人而不在己，所以爲無私也。然則人君患無德，不患無威。人臣勸之以峻刑，是納君於惡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二。語十。憲宗懲于頔之姦謀，其可謂知言矣。夫如是，邪說何自而入哉。

十月，李絳上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剗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慕，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所與太多，後復有此，將何以給之？帝以語絳，絳曰：田與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鄰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道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

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而已乎。帝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遣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緡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竟弼使者數遺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

臣祖禹曰：憲宗不愛府庫之積，以慰魏博三軍之心，可謂知所取與，能用善謀矣。其德厚如此，猶不過於一傳而復失之。雖穆宗御失其道，楊問道：御得其道，則天下俱神威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俱詐威作。亦由人心不同，而上澤易竭也。

況不懷之以德，而臨之以兵，其能有之十年乎。

帝嘗於延英謂宰相曰：卿輩當爲朕借官，勿用之私親故。李吉甫、權德輿皆謝不敢。李絳曰：崔祐甫有言：非親非故，不語其才。語者尚不與官，不語者何敢復與。但聞其才，器與官相稱否耳。若避親故之嫌，使聖朝虧多士之美，此乃豫安之臣，非至公之道也。苟所用非其人，則朝廷自有與刑，誰敢逃之。帝曰：誠如卿言。

臣祖禹曰：孔子曰：舉爾所知。語：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宰相之於人才，

苟知之也，則內雖親不避，外雖怨不棄也。記罷行，當有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怨。其行網也亦然。凡其功罪所在，而無間

其親與讎，若權衡之於物，輕重不私焉。記經解：權衡之於輕重。則至公矣。安得斯人者而相其君哉。私親而報

怨者固不足言矣。其有避嫌而矯枉者，規則廢之，雖則德之豈不有心於其間哉。是亦私而已矣。人君

多疑臣下之私其親故。而其臣亦鮮不爲歎。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北魏衣，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

知則君長勞，邵氏云：「難知，有好心也。」是以上下兩失之也。

八年正月，李吉甫、李絳數爭論於帝前，權德輿居中無所可否。帝部之罷守本官。

臣頌禹曰：德輿依違中立，無所適從，自以爲得固位之術矣。且於同列猶不敢忤，而況於君乎？苟無所

發，則焉用彼相矣。語十六，則將通用彼相矣，焉，於慶切。憲宗黜之，是以厲其臣下，豈不明哉。

九年二月，李絳屢以足疾辭位。癸卯，罷爲禮部尚書。初，帝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至是，帝召

遷承璀先罷絳相。甲辰，承璀至京師，復以爲弓箭庫使、左神策中尉。

臣頌禹曰：李絳可謂大臣矣，不與承璀並立於朝，故其言足以信於君，行足以信於民，可則進，不可則

退，使其君用捨以義而不以利，不如是，何以爲國之重哉。

十年六月，裴度同平章事。初，德宗多猜忌，朝士有相過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及度爲

相，奏言：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始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臣頌禹曰：易曰：巽而耳目聰明。易巽卦，巽人亨以事上帝，大言人君養賢之效也。詩曰：周爰咨詢。虞夏

詩：周爰咨謀，周爰咨詢。言人臣事君之職也。德宗禁鋼宰相而使之，其宰相亦塗其耳目以容身保位，

周爰咨詢，周爰咨謀。國之治亂，民之休戚，若不聞見焉，自古以來，未有甚於其大臣，而可以爲國者也。夫疑之則勿任，任之

則勿疑。並見前置相者當擇之於未用之前，而不當疑之於既用之後。未有可託天下而不保其不欺君者也。然而人君多悅人之從己，其未用也，輕信之；既用也，過防之。是以上下相蒙而政愈亂也。蒙，欺也。

王承宗繼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苦之。爭上表請討承宗。帝欲許之。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弘靖以爲兩役並興，恐國力所不支，請併力平淮西，乃征懷翼。帝不爲之止。弘靖乃求罷用。明年正月，以弘靖爲河東節度使。

臣祖禹曰：張弘靖言不失職，進退以禮，有大臣之體矣。其後卒捨懷翼，卒，結也。併力淮西，如其所慮。憲宗雖得之於裴度，而失之於弘靖，豈宋之思乎？

十二年十月，李愬擒吳元濟。裴度入蔡州，以蔡州卒爲牙兵。或諫曰：蔡人反仄者尙多，不可不備。度笑曰：吾爲彰義節度使，元惡旣擒，蔡人則吾人也。又何疑焉？蔡人聞之感泣。先是吳氏父子阻兵，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有以酒食相過從者，罪之死。度旣視事，下令惟禁盜賊鬪殺，餘皆不問。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民之樂。

臣祖禹曰：裴度伐叛以刑，柔服以德，使百姓曉然知賊之爲暴，而庸之爲仁，故能變犷戾之俗。犷，頑也。爲驢虞之民。孟盡心，王者之民，驢虞如也，感覆如鏡。其後取淄、青如反掌，不惟乘勝用兵之易，蓋人心先服故也。豈非

待物以誠之效歟。

初淮南之人劫於李希烈，吳少誠之威虐，不能自拔。久而老耆衰幼者壯，安於悖逆，不復知有朝廷矣。自少誠以來，遣諸將出兵，皆不束以法制，聽各以便宜自戰，故人人得盡其才。韓全義之敗於潞水也，於其帳中得韓貴所與問訊書，少誠東而示衆曰：此皆公卿囑全義書，云破蔡州日，乞一將士妻女爲婢妾，由是衆皆憤怒，以死爲賊用。雖中土風俗，曷異過於夷貊，故以三州之衆，舉天下之兵環而攻之，四年然後克之。

臣運禹曰：人君之御天下，其失之甚易，其取之甚難。以憲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唐昭宗之明斷，將相之忠賢，竭天下之兵力，以伐三州，四年而後克，其難如此，則人君豈可不兢兢業業。安國云：兢兢，戒懼；業業，危懼也。慎其所以守之者也。

初吐突承璀爲淮南監軍，李鄴爲節度使，性剛嚴，與承璀互相敬憚，故未嘗相失。承璀歸，引以爲相，鄴恥由宦官進，及將佐出祖，樂作，鄴泣曰：吾老安外饋，宰相非吾任也。十二月，鄴至京師，辭疾不入見，不視事。百官到門者，皆辭疾不見，鄴固辭相位，明年以鄴爲戶部尚書。

臣祖禹曰：管子有言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前賈誼傳：禮學管子之言。管牧民爲己，有四維，禮不喻重，義不自從，廉不蔽，恥不任。夫士之有恥，所以重朝廷也。況爲天子之相，而可以無恥乎？李鄴不與宦者結，而其進由之。

以爲垢汚，卒辭相位，可謂知恥者矣。若夫爲大臣而不自重其身，媚左右近習以固寵，頑頓無恥，見利忘義，開鄙之風，亦可少愧哉。

十三年，淮西既平，帝浸驕侈，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昉，曉其意，數進諷諭，以供其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九月，鏞以本官，異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市道負販者，亦嘔之。裴度、崔彥極諫，其不可，帝不聽。度恥與小人同列，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其略曰：所可惜者，淮西盡定，河北底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遽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帝以度爲朋黨，不之省。臣願爲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區兆之衆哉？處之中理，而能服其心也，用一不肖而四方莫不解體，殺一無罪而百姓莫不怨怒，豈必人人而害之哉？處之不中理，而不服其心也，苟能服其心，則治天下如運之於掌。孟公孫丑，猶運之掌也。何征而不克，何爲而成，裴度可謂知言矣。其所以啓告人主，豈不得其要乎？

十四年，濬、青、平、裴度募述蔡鄆用兵以來，帝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帝曰：如此，似出朕志，非所欲也，弗許。

臣祖禹曰：憲宗勞而不伐，有功而不矜，此大禹之德也。齊彙編禹曰：汝懼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懼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豈不賢哉！其

行已如此而不勝其矯侈之心。卒任小人以墜盛業。何其撥亂之易。而守成之難耶。蓋危則懼。懼則善心生。安則泰。泰則逸心生。是以天下既平。而禍患常生於所忽也。

三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奏。河朔藩鎮所以能旅拒朝命六十餘年者。由諸州縣各置鎮將領事。收刺史縣令之任。自作威福。尋仲刺史各得行其職。則雖有姦雄如安史。必不能以一郡獨反也。臣所徵。梓。聚三州。已舉。雖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以刺史領之。四月。詔諸道節度使都團練防禦經略等使所統支郡兵馬。並以刺史領之。自至德以來。節度使權重。所統諸州各置鎮兵。以大將主之。暴橫為患。故重胤論之。其河北諸鎮。惟橫海最為順命。由重胤處之得宜故也。

臣聞高祖後世郡縣古之諸侯也。委之以土地人民。而不與之兵。是以匹夫而守之一州也。天下有變。則城郭不守。而朝廷無藩籬之固。何異於無郡縣乎。是以爲法者。必關盛衰。揭先知。聖王之法。未嘗不關盛衰也。使一

縣之衆必由於令。一郡之衆必由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天子。則天子如網綱之相維。許心夾。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臂指之相使矣。唐鑒警傳。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唐自中葉。郡置鎮兵。主將有擅兵之勢。而刺史

無專城之任。是以郡縣愈弱。藩鎮愈彊。橫海一帥制之得宜。而數世順命。況天下處之皆得其道。何危亂之有哉。

八月。帝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而後亂。何也。崔華對曰。玄宗用姚崇。宋璟。盧懷慎。蘇頌。韓休。張九齡。則理

用宇文懃、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係非輕。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爲亂之始，臣獨以爲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相，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分也。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以天寶末爲戒，乃社稷無疆之福。皇甫湜深恨之。

臣祖禹曰：天下治亂係於用人，明皇之政，昭焉可睹矣。崔暉以退張九齡，任李林甫，爲治亂之所分。豈徒有激而云哉！其可謂至言矣。覆人復起，不能易也。孟孫丑：覆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十五年正月，帝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有死者，人皆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時人皆言內常侍陳忠志欲逆，其黨賴諫之，不敢討賊，但云樂發人，莫能用也。初，左軍中尉吐突承瑞謀立太子，惟爲太子，帝不許。承瑞疾，承瑞謀曰：太子疑之，官將中尉梁守謙與諸宦官馬胤源、劉承偁、武延秀守帝等，共立太子，殺吐突承瑞，反滯上軍。

臣祖禹曰：憲宗伐叛討逆，盪平河南，唐室威令赫然復張，而變生於左右近習，身陷大禍，由任相非其人故也。唐本紀：憲宗剛明果斷，自初即位，慨然發憤，志平僭叛，能用忠謀，不惑讒議，必收功，自吳元、唐末，謂諸將將，皆欲討逆而效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及晚節信用非人，不終其業，而身極不測之禍，則此

其德可不爲深戒哉！可不爲深戒哉！

右憲宗即位十六年，爲陳弘志所弒，年四十三。

臣祖禹曰：陳弘志弒憲宗，而穆宗不討賊，故舊史於憲宗之崩，疑以傳疑。舊紀曰：時帝暴崩，皆言內官陳弘志弒逆，史氏雖而不書，王守

唐書云。憲宗疾大漸。內官陳弘志等弒逆。憲宗寤。寤在大。內官總之。不許臥。但云。雖費。其後文宗弒。誅宦。弘志云。守澤。與內常侍陳弘志弒帝於中和殿。奪事。變味。終不能測其虛實。故曰。云。篡廢。其後文宗弒。誅宦。

者本討元和之亂。舊史官曰。以累世愛趨禁門。尤側目於史官。故盡除之。宜宗追怨廢宗。以爲預謀。窮治逆黨。誅之殆盡。其子孫皆以爲弑無疑矣。臣故正其事曰。爲陳弘志所弑。

唐鑑卷之十九

穆宗

長慶元年三月，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善，嘗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與焉，而及第者鄭朗單之弟，裴諤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婿，楊鼎士汝士之弟，文昌言於帝曰：「今歲禮部不公，所取進士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帝以問諸學士，德裕紳皆曰：「誠如文昌言。」帝乃命中書舍人王起等覆試，四月，詔黜朗等十人，貶微江州刺史。宗閔劾朗刺史，汝士聞之，令或勸徽奏文昌紳，府書上必悟，徽曰：「苟無怙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豈上君子所爲邪？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

臣祖禹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二部相讎，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

後黨錮序，初，桓帝爲蠶吾侯，又學於甘陵周福，及郎帝位，福爲尚

書，時同郡河南尹種暉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諺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樓印周仲進，二家實客，互相讎，遂各樹朋徒，漸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之讎，因其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朱喬，上綱，道學齊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長強顏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河內張成弟子字將上言，誣告膺等至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嗾曉，共爲部黨，誹謗朝廷，隳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詔，因遣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嫉，遂收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同上，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聲華，其對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同二十餘年，諸所憂者，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

二十 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以至大因私以害公凡羣臣有

黨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議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是以穆

宗以後權移於下唐本穆宗自穆宗以來八世而爲僭者所立者七君朝無公政士無公論爵賞僭濫刑罰交紛士之附命者不人

於牛則人於李不愛國家之不治而唯恐其然之不進也與夫三君八俊向上正道廢故邪行熾也內希風之光李德裕外

抗權邪者斯爲下矣何則漢之黨尙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爲唐

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上故其衰季十無一存高切不足稱也爲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

十月河東節度使裴度討幽鎮翰林學士元稹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爲宰相由是有寵於帝每事

咨訪焉稹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己進取故度所奏盡軍事多與弘簡從中

沮壞之度乃上表極陳其朋比姦蠹之狀以爲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撓上聲陸

下發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闔姦臣必亂天下

是則河朔忠小禁闔忠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又曰若朝中姦臣

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朝中姦臣尙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帝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以

弘簡爲弓高庫使稹爲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弘簡爲弓高庫使稹爲工部侍郎稹雖解翰林恩遇如故

臣祖禹曰。昔周宣王任賢使能。

承民詩。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吉甫征伐於外。

六月詩。宣王征伐也。時尹吉甫爲將。而其伐龜豮。故其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

憲而王。實正。

之所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同上。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夫使文武之臣征伐。

文武見。而左右前後得正

良之士。善其君心。則諫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苟使儉邪之人從中制之。則雖吉甫無

以成其功也。宣王能使文武之業以致中興者。

車攻詩。宣王能復文武之境土。

內順治而外嚴威也。

記禮義。用之於禮。政則順治。

宗唐皆。蓋諸在側。

柏舟詩。小人在側。

孝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先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也。

禮記則順治。

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能克勝者也。

說也。亦可不爲深戒哉。

二年。先是。虜種節度使劉德。乘官爲僧。以盧龍歸朝廷。奏分所屬爲三道。以幽。詠。營。爲一道。漢言。請除張

弘靖爲節度使。平。顏。媯。桓。爲一道。爲音。請除薛平爲節度使。瀛。莫。爲一道。請除盧士致爲觀察使。

政音。弘

靖先在河東。以寬簡得衆。總與之鄰境。聞其風望。以燕人桀驁日久。

燕平。故舉弘靖自代。以安輯之。平知

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故舉之士。攻則總妻族之親也。總又盡擇麾下宿將有功。伉健難制者。朱克融等。

送之京師。乞加獎授。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匹。然後削髮委去。是時帝方酣宴。

不留意天下之務。宰相崔植。杜元頌。無遠略。不知安危大體。苟欲崇重弘靖。惟割瀛莫二州。以士攻領之。

自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輩久聽旅京師。至假匄衣食。

假。與巧同。

日詣中書求官。植元頌不之省。反除弘靖

幽州。勒克融輩歸。李軍驕使。克融輩皆憤怒。弘靖驕貴。莊獻自尊。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所辟

恭僚章雍灌，多年少輕薄之士，嗜酒豪縱，戕刻軍士，權賜數以反虜，詬責吏卒。謂切，呼軍中人人怨怒，雍欲杖小將，不服，士卒因作亂，囚弘靖，殺章雍等，推朱克融爲留後。初，成德節度使王承宗卒，朝廷以魏博節度使田弘正爲成德節度使，弘正自以久與節人戰，有父兄之仇，以魏兵二千從赴鎮，因留自衛，奏請使支洪其權賜，戶部侍郎判度支崔俊懷，魯登切，魯性剛，無遠慮，謂魏鎮各自有兵，恐鬧事，例不肯給，弘正西去衣，不報，不得已，遣魏兵歸，弘正厚於骨肉，蒙魏鎮之貨，以供兄弟子姪之費，河北將士頗不平，詔以錢百萬緡武申切，賜成德軍度支，策運不時至，軍士益不悅，都知兵馬使王庭湊，潛謀作亂，激怒士卒，魏兵領去庭湊夜暗牙兵，謀於府署。謀，蘇到切，蘇殺弘正及恭僚，元從將吏并家屬三百餘人，庭湊自稱留後，崔俊於崔植爲再從兄，故時人攻取言其罪，詔起復田弘正之子，前涇原節度使布爲魏博節度使，又詔魏博橫海昭義河東義武諸軍討庭湊，帝自卽位，賞賜左右及宿衛諸軍無節，及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乃議，王庭湊殺田弘正，而朱克融全張弘靖，罪有輕重，請赦克融，專討庭湊，帝從之，以克融爲盧龍節度使，田布以魏兵討魏鎮，與幽鎮本相，喪妻及幽鎮攻，魏人搖心，魏博先鋒兵馬使史憲誠陰蓄異志，離間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幽州，布軍大潰，多歸憲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議出兵，諸將益懷疑，欲布行河朔舊事，布無如之何，遂自殺，衆擁憲誠還魏，奉爲留後，詔以憲誠爲魏博節度使，深州圍益急，朝廷不得已，二月，以庭湊爲成德節度使，帝之初卽位也，兩河略定，蕭儉，段文昌以爲

天下已太平，漸宜消兵。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帝方荒宴，不以國事爲意，遂可其奏。軍士落籍者衆，皆聚山澤爲盜。及朱克融、王庭湊作亂，一呼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諸道兵既少，皆臨時召募，烏合之衆。又諸節度既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使監陣，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爲功，不勝則迫脅主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遺羸弱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度，韋唯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故難以諸道十五萬之衆，各切裴度元臣宿望，烏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鎮萬餘之衆，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穎、王播爲相，皆庸才無遠略，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訖于唐亡，不能復收。臣祖禹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山宰相得其人也。穆宗拱手而得幽鎮，不唯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平

變，或作併。

山宰相非其才也，其得之以相，其失之也以相，相者治亂之所繫。

唐李德裕傳，治繫於所信任。

豈不重歟。

右穆宗在位五年，崩年三十。

敬宗

寶曆三年正月，裴度自興元入朝，李逢吉之黨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闕如乾象，度宅偶居第五闕，拾遺張權輿上言度名應圖讖，宅占闕原，不召

自來其心可見。帝雖年少，察其醜，待度益厚。二月，以度爲司空同平章事。

臣祖禹曰：孔子言衛靈公無道而不喪，曰：仲叔圍治賓客，祝蛇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處其喪。

詩十四，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張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子曰：仲叔圍治賓客，祝蛇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言其國猶有人也。敬宗在堂，足以取亡。注：重志行，而能不惑，發言復相，度雖其身不免，而社稷有三天下，亂由得一相故也。賢人可與登

不重哉。

帝遊殿無度，狎隴漳小，隴漳，唐名。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付內園，令

力士，皆一。謀夜不辭，伺，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配流籍沒。宦官小，動遭

捉捕，皆怨其懼。十二月辛丑，帝夜獵還宮，與宦官劉克明、田務澄、許文端及擊毬將軍蘇佐明、王嘉憲、石

從寬、閻惟直等二十八人飲酒，帝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燭忽滅，蘇佐明等執帝於室內，劉克明等矯稱帝

旨，命翰林學士路隋草遺制，以絳王悟句當軍國事，壬寅，宣遺制，絳王見宰相百官於紫宸外廡，克明等

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魏從簡、梁守謙，以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

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斬之，克明赴井，出而斬之，絳王爲亂兵所害。癸卯，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

見江王於紫宸外廡，甲辰，見諸軍使於少陽院，乙巳，文宗卽位，更名昂。

臣祖禹曰：裴度位爲上相，安危所繫，唐本傳：或謂繼業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君弒而不討賊，君立而不預謀，

宮闈有變而外庭不知，惟宦者所立，則奉以爲君耳。且一日之聞而三易君主，廢於宮中，宦者不關宰相，則安用大臣矣。唐之綱紀於暴大壞，以度之勳德，處之猶如此。

唐本傳·李處質疏·裴慶立勳反德·文武雜備·若位屬庸·委養終·必何是職·幽

鐵自而況不賢者乎。

右敬宗在位三年，爲劉克明等所殺，年十八。

臣祖禹曰：則公字無幾曰，王皆有三中宗，在國七十年之

書無適·昔在漢王中宗·然其質長·其命自齊·治民勳備·不敢荒寧·唐中宗之學·七十有

九年，高宗五十有九年。

其在高宗時·舊勢最烈·殺毀小人·作其即位·不敢荒寧·唐中宗之學·七十有九年·高宗時也·字小大·極其以德·康六氣·享國五十有九年。

祖甲三十有三年·同上

在祖甲·不獲惟予·舊爲小人之位·愛知小人之位·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年或六年或五年

而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年或六年或五年

年或四年

而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或十年或七年或六年或五年

夫入習有昏之機

漢書之多少，據其治之知勳德之溥厚，不可不知也。

唐鑑卷之二十

文宗

太和二年，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去聲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三月，帝親策制，使人賈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略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讎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繁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關寺微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習之臣。謂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勸其所宜勸，既不能治其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行，下孟切。下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_一命之寵哉！賢良方正裴休、李郃等二十二人皆中第。中，竹仲切。竹考官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詔下，物論賢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奈何？李郃上疏，自以所對遠不及蕡，乞回所授以實蕡直，不罪。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柳州司戶。

唐祖禹曰：宦官脅制天子，自宰相以下莫敢指言，劉蕡布衣，無一命之寵，斗升之祿，而懷忠發憤，極言

其禍可謂直矣。公卿大臣豈不愧哉。夫天之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之資，必將有用於時，其得有所發，其才必有所施，不使之沮沒死而後已也。聖人順天理而成人心，易成卦，觀人惑人心而天下治。欽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使之族其所有，以爲國之有，則賢無不得其所，賢不得其所，則民得其所以得其所，則亦得其所矣。若貴之直，用之於諫，爭去之職，亂正之任。舉而置之高位，則其所以有所不爲，在在在在，則不然，抑逐之原，使之天下之口莫不稱其劇名塞天地。而身老巖穴，卒不爲世用，豈不違天理，通人心乎？

七年，宰相蔡懋言，言宗室以臨淄王之內惟，自是疑宗室，不令出閣。天下議者皆以爲幽閉骨肉，所傷人倫。始天寶之末，起甲之初，宗室在四方，除未能安定宗室，尚可各全其生，所以悉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因冊太子制書，聽宗室年高屬疏者出閣，且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因降下去之，海內孰不欣悅。帝曰：茲事朕久知其不可，方今諸王，豈無賢才，何所施且。八月，庚寅，冊太子，因下制諸王，自今以次出閣授監州刺史上佐，竟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臣趙馮曰：昔三代之下，分封同姓，布于天下，豈商天命雖改而祀宋之祀，與周並傳。杞、宋之後，宋其子孫歷千百歲，不可得而滅絕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寧爲池人侮之，唯恐同姓取之，禁錮家室，甚於

縲囚。

縲，繫也。

其國未亡，而剪落枝葉，以蹙其本。

下強喻本根，同姓宗族。蹙，縮也。史稱侯平表，第何姓而爲王者九國。推恩分子弟國邑。蹙本餘，身前諸侯子表，屬

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親親賢賢，深固根本，爲不可拔者也。

故自魏晉以後，一姓有天下，遠者百餘年，近者數十年，而苗裔湮滅，祀

莫無主，由其疑忌骨肉故也。有唐之後，五代之際，已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九年十一月，帝與李訓、鄭注謀誅中官，訓及王璠、郭行餘、李孝本、羅立言、誅中官不克，訓出奔，仇士良等知帝預謀，怒憤出不遜語，帝慚懼不復言，士良等遣禁兵露刃出閤門，逢人即殺，死者千六百餘人，橫尸流血，狼籍塗地，擒王涯、賈餗、舒元興等繫兩軍，或斬李訓首送京師，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訓首引王涯、王璠、羅立言、郭行餘、右軍出兵三百人，擁賈餗、舒元興、李孝本、獻於廟社，徇于兩市，命百官臨視，斬於獨柳之下，梟其首於興安門外。梟，許切。梟，親屬無間親疏皆死，孩穉無遺，時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帝不預知，感物蓋軍，斬鄭注獻其首梟之，滅其族，仇士良等各進階遷官，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凌暴朝士，如草芥焉。

臣祖禹曰：文宗憤宦官之弑逆，欲除其偃。

偃，與偃同。追也。

常擇賢相而任之，朝廷既清，綱紀既正，賞罰之柄

出於人主，執其元惡，付之有司。

唐唐路，元惡大愆，刑惟不辜不友。

正典刑而已矣。

詩大雅，有典刑。

乃與訓注爲詭譎之計，

欲用甲兵於隆城之門，不以有罪無罪皆夷滅之，召外寇以攻內寇，是以一敗塗地。

史高祖紀，今置時不替，一敗塗地。

社稷幾亡。

社，僅也。平聲。

非徒無益而愈重禍。

孟公孫丑，非徒無益，而又古之。

蓋自古不用君子而用小人以去小人未

有不害及國家者也。

善本贊·文宗仁而少斷·故父兄之弊·皆官機極·制之不得其術·故終困以此·皆宗之事·竭及忠臣·了勝賊債·飲恨而已·王崇曰·李訓欲先誅宦者·及復河禮·愈果而謀洩·文宗

八為節·太和元年十一月·帝御紫宸殿·曾約奏甘露降含元殿·願中尉仇士真等殺之·謂因欲閉上官人·使無通者·

會恩動屬事·見執兵者·上其等屬·問曰·急矣·既扶靈入東閣·捕劉禹下維斬之·宦等知事達天子·相引怨憤·

帝懼·獨不出·上其等相然·屢欲殺帝·乃於半夜害帝於一小殿·歷贈數帝過矣·帝曾首·自是體斷不樂·至憲天下云·

開成元年帝自李訓之敗意忽忽不樂兩軍越鞠之會什減六七設宴享聲伎設庭未嘗解顏問君或徘徊

獨語或獨語歎息十月帝於延英謂宰相曰朕每與卿等論天下事則不免愁對曰為理者不可以速

成帝曰朕每讀齊語為凡才他日復謂宰相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勞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永醉耳

對曰此皆巨等之罪也

臣祖禹曰文宗欲除宦官之備以清宮闈正紀綱有兵志而無其材困於知人是以取敗雖恭儉寬厚

勤於庶政善本贊·文宗恭儉文雅·出於天性·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相·率稱下十一類·

益削國命益微憤懣憂鬱至於沒世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孟辭善·徒善不足以為政·德法不能以自行·其身無過行行去聲·孝·身無過行·而主威

四年十月帝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墀賜之酒因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墀對曰堯舜之王也

帝曰朕豈敢比德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墀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至德帝曰赧獻受制

於彌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嚔嚔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臣祖禹曰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易繫辭·言出乎身·而加乎民·行發乎迩·而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

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

行。君子之所文宗欲立非常之功，爲高世之主。武紀語。豈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發而不中。孟公孫丑。發而不中。危

辱如此，自取之也，豈不可哀哉。

五年正月，帝崩，武宗卽位。九月，以李德裕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德裕言於帝曰：「致理之要，在於辨邪臣之邪正。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爲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臣，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唯裴延齡輩，宰相署敕而已。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爲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托，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

臣視漢曰：古之王者，唯以一相總天下之務。有主聽斷，論、相副任使之，使臣下百職。是以治出於一，樂志：三代政無名門。在海。言苟非其才，則取之而已矣。不以小臣聞之，謬隱疑之，所以重責任也。德

宗之時，宰相失職，故其政謬亂。德裕欲先正其本，而後國所以爲治。其能致會昌之攻伐，蓋以此歟。

右文宗在位十五年，崩，年三十三。

武宗

會昌三年四月，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祕不發喪，遣監軍奏稱從諫疾病，請命稹爲留後。帝以澤潞事謀於宰相，宰相多以爲同。鶴鶴與乾。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請以劉稹權知軍事，諫官及羣臣上言者亦然。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

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自須多用儒臣爲帥，如李抱真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繼襲，使李絳護喪歸東都，敬宗不恤軍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循以授，從諫跋扈難制。屬音同累上表迫脅朝廷，今乘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孽子，朝廷若又因而授之，則四方諸鎮，雖不忠效其所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帝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穰所恃者河朔三鎮，其得魏鎮不與之同，則鎮無難爲也。若遣軍臣行總，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封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朝廷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至山東三州，謀昭義者，委兩鎮攻之，氣令備邊將士，以賊平之日，厚加賞賚，苟何冀恩命，不從勞沮，燒官軍，則懼必威擒矣。帝喜，門在與德潞河之深，無後海，遂決計討真。舉臣言者不復入心，上命總督章詔，賜成德節度使王元逵、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其略曰：澤潞一鎮，與別事體不同，勿爲子孫之誤，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順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丁丑，帝臨朝，稱其語要切，曰：官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以回鶻餘燼未滅，累上多虞，專委卿禦侮。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五月，下詔討，以元逵爲澤潞北面招討使，何弘敬爲南面招討使。元逵受詔之日，出帥屯趙州。七月，帝遣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魏鎮早平澤潞，回至河朔，何弘敬、王元逵、張仲武皆具箋進。箋音斯，切。音甘切。回迎立於道左，不取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辨有膽氣，三鎮無不奉詔。

臣祖禹曰。自天寶以後。河朔世爲唐患。憲宗雖得魏博。而穆宗復失之。是以朝廷惟事姑息。姑息。唐穆宗也。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幸其不叛。斯可矣。豈得而使之也。至於武宗不惟使三鎮不敢助逆。又因以爲臂指之用。唐穆宗也。

如身。王畿如臂。四方如指。由德裕所以告之者。能服其心也。楊雄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狙詐。謂其逆也。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善其御而已矣。人主威制天下。豈有不由一相者哉。

仇士良以左衛上將軍內侍監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以固權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謝而去。

臣祖禹曰。小人莫不養君之欲。以濟己之欲。使其君動而不靜。爲而不止。則小人得以行其計矣。豈獨奢靡之娛悅耳。自足滿君心哉。又有甚焉者矣。或殖貨利。蓄仲地之數。不殖貨利。或治宮室。書序。好治宮室。或開邊境。或察臣下。隨其君之所好。皆所以竊權寵也。人君樂得其欲。而不知其爲天下害。是以政日亂。而不自知。惟能親正直。遠邪佞。則可以免斯患矣。

八月。帝從容言。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排注教。文宗以術御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咸以明刑。孰敢哉。帝善之。

臣祖禹曰。易曰。天下之勳。貞夫一。貞夫一者。天下之勳。貞夫一者也。朝廷者。四方之極也。時殷頌。京邑翼翼。四方之極。極。中也。非至

公無以絕天下之私。非至正無以止天下之邪。人君一不正其心。則無以正萬事。苟以術御下。是自行詐也。何以禁臣下之欺乎。是以術行而欺愈久。多智用而心愈勞。蓋以詐勝詐。未有能相一者也。禮曰。王中心無爲也。以守至正。記禮運。王中心無爲。以守至正也。夫惟正不可得而欺。則不容於詐矣。豈不約而易守哉。揚

子。簡而
易守也。

四年八月。邢洛。磁三州降。切。江郭誼殺劉稹。傳首京師。潞州平。初。李德裕以貞元以來。將師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號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官者爲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爲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怯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視軍勢小卻。輒引旗先走。陣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二樞密皆以爲然。自帝行之。自禦回鹘。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方略。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在位。雖遽審鑿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之時。

臣祖禹曰。治天下之繁者必至簡。制天下之勳者必至靜。夫用兵於千里之外。而君相擾於內。則本先搖矣。何以制其末乎。是故號令簡則民聽不惑。心慮靜則事變不撓。此所以能成功也。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嘗而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彊。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爾汝使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名。事結知明主乎。且李載義爲國家平滄景。及爲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爲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者。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臣祖禹曰。古之明王。天下有不順者。必諄諄而告教之。再三不可。然後征之。則其民知罪。而用兵有辭矣。自唐之失河朔。或討伐之。或姑息之。不聞有文告之命。戒教之辭也。是以加兵而不服。恩厚而愈驕。李德裕以一相而制御三鎮。如運之掌。使武宗享國長久。天下豈有不平者乎。

右武宗在位六年。崩年三十三。



唐鑑卷之二十一

宣宗

大中元年二月初，李德裕秉政，引白敏中爲翰林學士，及武宗崩，德裕失勢，中敏乘上下之怒，竭力排之，使其黨李咸訟德裕罪，德裕由是自東郡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九月，前永寧尉吳汝訥，訟其弟湘罪不至死，李紳與李德裕相表裏，欺罔武宗，枉殺臣弟。十二月，貶德裕爲湖州司馬。明年九月，再貶德裕爲崖州司戶。

臣祖禹曰：表度之相憲宗，李德裕之相武宗，皆有功烈，爲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

度，而德器不及也。度爲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唐本贊：憲宗討蔡，出入四年，元濟外逼奸臣，制宰相，及用事者，退顯朝謀，惟天子赫然排羣議，任度政事。危亦

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唐本傳：事四朝，以全德終始。德裕一失勢，斥死海上，何哉？度不爲黨，德裕爲黨故也。自今觀之，

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也。夫惟天吏可以伐

燕，德裕自爲朋黨，而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孟榮王：燕可以伐之，爲天吏者，可以伐之。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

爲難矣。詩十四：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難矣。以爲難矣，仁則智不知也。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語：當盟，公云。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

矜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乎？

九年帝聽察彊記宮中厥役給灑掃者皆能識其姓名才性所任呼召使令無差誤者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瀆汚帛誤書瀆爲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謂帝不之見輒足成之及中書覆入帝怒推按擅改章奏者罰謫之

臣祖禹曰宣宗挾搆細微以薦服其羣臣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孟萬章·弗與共天職也譬如廉刻之吏而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爲政前賢諒傳·大位特以權者不細期會以爲大·故孟章

數·繁而不特一縣令之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上辛十二月以戶部侍郎判戶部崔慎由爲工部尚書同平章事帝每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一日令樞密宣旨於學士院以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同平章事樞密使王龜長馬公儲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帝以爲龜長等佑之卽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仍云落判戶部事

臣祖禹曰堯舜疇咨四岳書堯典·帝曰嗚咎·又曰咨四岳·舜典·舜曰咨四岳詢謀僉諧書大禹謨·詢謀僉諧而後用人既以爲可則用

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使去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於蕭鄴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爲明防其羣下知臣

之道前篇何傳·何對呂后曰·知臣莫若去其不然乎

十二年二月以崔慎由爲東川節度使帝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帝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海內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

士藥已覺躁渴而外人未知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由罷相

臣祖禹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勸其生壯而強勉焉老而教訓

焉隋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荀解無二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己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

者殺說王制云故無迂怪之士凡藥所攻疾豈有服之而不死者哉後世去聖寔遠異端競起孟序與

由秦漢以來乃有神僊服食不死之說如秦始皇紀使韓終侯公石求求僊人不死之藥前漢書郭忠志武帝求僊仙切云故人心多惑變道不

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感於方士唐本紀武宗好學道者無不

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爲諱惡豈不蔽甚矣哉夫心術不可不慎也一有所惑將無所不至不

足以語學矣而況可爲聖賢乎

帝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

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閑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得整容曰卿輩善爲之

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

嘗不汗裳衣也

臣祖禹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教其臣上下交修書說命高宗命傅說曰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

臣祖禹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教其臣上下交修書說命高宗命傅說曰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

相之臣，禮貌雖恭，而心防之，如遇胥史也。過，待惟恐其欺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苟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設施，白敏中、令狐綯之徒，崇極將相，特寵保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

十三年六月初，帝長子鄆王溫無寵，鄆音房十六宅，餘子皆居禁中，魏王滋，第三子也，欲以爲嗣，爲其非

次，故入不建東宮，帝緝密官李玄伯、道士座紫芝山人王樂藥，疽發於背，疽子今八月，疽甚，宰相及朝臣

皆不得見，帝密以魏王屬樞密使王聽長、馬公儒、宣徽兩院使王居方，使立之，三人及右軍中尉王茂玄、

皆帝平日所厚也，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爲淮南討賊軍，宗實已受敕於宣化

門外，將自銀臺門出，左軍副使元元實、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

何不見聖人而出？」宗實感寤，復入，諸門已鎖，故事增人守捉矣，元實、宗實直至寢殿，帝已崩，東首環

泣矣，宗實叱聽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于辰，下詔立鄆王爲皇太

子，權勿當軍國政事，去聲。仍更名漼，漼平聲。收聽長、公儒、居方，皆殺之，癸巳，宣遺制以令狐綯攝冢

宰。

臣祖禹曰：古者受遺託孤，語人，可以託必求天下之忠賢伊周，伊尹相太甲，周公聖人不可及，漢武

帝總攬英俊，及其末年，所得者靈光、金日磾而已，前靈光傳，上年老，靈煇，魏代趙越，好有勇，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廢羣臣，惟任大僚，可屬社稷，上使畫周公輔成

王制諸侯賜先。後上柯錫。光澤曰曰。如有不諱。雖官嗣者。上曰。君未喻前實意耶。立少子。其可謂難也。齊君行周公之事。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觀爲殿前將軍。受遺顧。輔少主。日實密。碑音低。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史齊世家。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亂立公子無虧爲君。太子昭奔宋。五月。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於

尸。十一月。乙亥。無成立。乃棺之。又見左傳云。杜預曰。易牙既有罪於公。爲長衛姬饋之。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非次屬諸宦者。至使元寶挾正立長。以相屠滅。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皆出於宦者之專命。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懲其禍。而以委之。蓋以宰相爲外臣。宦者爲腹心。彌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爲明哉。

帝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情實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爾之小太宗。

臣祖禹曰。宣宗之治。以察爲明。唐本紀贊。宣宗精於聽斷。以察爲明。無復仁厚。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待爵賞。而人多

僨倖。外則藩方數逃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擿國命自如也。注。雙上。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

海內安靖。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遽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爲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於帝乙。

罔不明德。慎祀。書多士若宣宗者。豈不足爲賢君哉。

右宣宗在位十四年。崩年五十。

懿宗

咸通七年十月。高駘克交趾。斬首三萬餘級。南詔遁去。十一月。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駘爲節度使。貞李涿

侵擾羣蠻，爲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

臣祖禹曰：戎狄自古迭爲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

恃者人和而已。孟公孫丑：天時不知地，地利不如人和。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秦發閩左

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劉漢勝、吳廣傳：秦二世元年秋，發閩左戍漢陽九百人，勝、廣皆爲屯長，行至蕪

爲郡尉，乃入據陳。即自立爲王，項、賴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共攻秦，圍左，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

能險嶺。史：南越王趙陀傳：曾后遣將軍陳盧侯電往擊之。會暹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巴劉罪人等放棄之。

同上。元鼎五年，使馳義侯因巴蜀罪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滅南越，以爲九郡。本紀元鼎六年春

入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或會番禺。元帝卒，罷珠崖。前本紀初元三年，珠崖郡山南縣反，博謀擊臣，光武遣馬援

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擊交趾，最爲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後馬援傳：交趾女子儂反，略嶺

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拜援伏擊交趾，最爲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

波將軍，南擊交趾，援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十八其難也如是。唐太宗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

年，軍至溟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萬餘。招懷之。唐馮盎傳：貞觀初，成皆盎叛，盎舉兵拒境，太宗發江淮甲卒討之。徵諫曰：天下初定，創未復，且王

帝曰：微一有，明皇之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唐南蠻傳云：南詔，楊國忠調天下兵凡十萬，使李

賢於十萬衆。自是以後，南詔盛強，至於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唐南蠻傳：咸通以來，蠻始叛命，再

川，遂圍盛攻，召兵東方，成海門，天下騷動，十有五年，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

賊輸不餉京師者過半，士卒厲死，亡命爲盜，可爲痛心。

徐方之餘。

上贊。懿宗任相不明。藩鎮羣叛。唐祚內侮。屯戍思亂。禮助樂之。借伐橫行。兵連不解。唐遂以亡。唐亡於黃巢。而禍基於桂林。

唐室之衰。宦者蠶其內。南詔據

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夫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嘗爲之資。是以聖王

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不忘邇。恐征伐不息。而變生於內。以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齊。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以賢王伐小夷。三年乃克。言用兵之難也。唐自開元至於

咸通。南詔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以啓羣蠻。自我致寇。大爲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

亦速矣哉。

帝好音樂。宴遊殿前。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聽樂觀優。不知厭倦。賜與勳

及千緡。曲江。昆明。瀟灑。南宮。北苑。昭應。咸陽。所欲遊幸。卽行。不待供置。有司常具音樂飲食帳褥。

帝嘗諸王立馬以備陪從。每行幸。內外諸司。還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

臣祖禹曰。國之將興。其君未嘗不儉。將亡。未嘗不侈也。懿宗不德。而暴天產。窮人力。其能久有國乎。

右懿宗在位十五年。崩。年四十一。

唐鑑卷之二十一

僖宗

乾符二年帝之爲普王也。小馬坊使田令孜有寵。及即位。使知樞密。遂擢爲中尉。帝時年十四。專事遊戲。政事一委令孜。呼爲阿父。令孜頗讀書。多巧數。招權納賄。除官及賜緋紫。皆不關白於帝。每見。常曰。備米食兩盤。與帝相對。飲啗從容。良久而退。帝與內園小兒狎昵。賞賜樂工伎兒。所費動以萬計。府藏空竭。令孜說帝籍兩市商旅寶貨。悉輸內庫。有陳訴者。付京兆杖殺之。宰相以下。錯口莫敢言。

臣祖禹曰。唐自明皇肅宗以來。尊寵宦者。德宗始委以禁兵。

唐宦者傳。德宗繼及繼嗣。以左右神策天威軍。軍委宦者主之。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分提禁

兵。是以威柄下

文宗以後。天子由其所立。

唐本贊。唐自德宗以來八世。爲宦官所立者七君。王崇曰。陳弘志立

運。政在宦人。

故其末流子孫。至於如此。夫國之興也。未有不由親賢。及衰也。猶以小人取敗。況祖

宗。劉行深立昭宗。德宗。劉行深立昭宗。宗所任不正。則後世必有甚者矣。是以明王必慎其所與。恐開禍亂之原也。若僖宗者。又何責焉。

濃州賊王仙芝及其黨尙君長攻陷濃曹州。衆至數萬。冤旬人黃巢亦聚衆數千人。應仙芝。皆以販私鹽爲事。巢善騎射。喜任俠。任平粗涉書傳。屢舉進士不第。遂爲盜。與仙芝攻荊州縣。橫行山東。民之困於煎斂者。爭歸之。數月之間。衆至數萬。

臣祖禹曰：自古盜賊之起，國家之敗，未有不由暴賦重斂，而民之失職者衆也。書曰：夏王桀，湯衆力，率割夏邑。書湯誓。夏王桀，湯衆力，率割夏邑。有衆。李忠弗臨。曰：時日當喪，予及汝皆亡。又曰：降監商民，用又錫斂。書微子。降監商民。用又錫斂。召散離不忠，離合于。多府問罪。

此桀紂之所以亡也。秦漢以下，莫不皆然。唐之季世，政出關尹，不惟賦斂剝削，復販鬻百物，盡奪民利。

故有私鹽之盜，商賈之事。行曰鹽。並曰。賈，賈音古。皆官爲之，使民無衣食之資，欲不亡，其可得乎。

廣明元年二月，左拾遺侯昌業以盜賊滿關東，而帝不親政事，專務遊戲，賞賜無度，田令致專，權無上天文變異，社稷將危，上疏極諫，帝大怒，召昌業至內侍省，賜死。

臣祖禹曰：昔比干立於紂之朝，三孤之位。三孤。任少師。少傅。少保。不可以視天下之亂，而不言也。王子之親，不

可以待宗廟之亡，而不救也。史周紀。王子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以死爭。趙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是以諫而死之，唐之季

世，人主蒙弱，關尹擅朝，四海橫流，不可止救，賢者遜世，不居其位可也。諫而死職，則忠矣，其未得爲仁

乎。

十二月，黃巢入長安，縱兵大掠，焚市肆，殺人滿街，尤憎官吏，得之者皆殺之。

臣祖禹曰：楊雄有言曰：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楊寬見。云。先王惠德之不達於

下也。故舉仁賢而任之，上有惠澤，下吏猶或不能究宣，而況君爲聚斂剝削之政，則其臣阿意希旨，必

有甚者矣。孟懷文公。上有好。下必有甚焉者矣。故秦之末，郡縣皆殺其守令而叛，蓋怨疾之久也。唐之盜賊，尤憎官吏。

亦若秦而已矣。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謂勤神，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注云：豈弟，樂而易也。

夫爲吏而使民愛之如父母，則

其愛君可知矣。苟使民疾吏如寇讎，則其君豈得不危亡乎？

中和元年，帝在成都，日夕專與宦官同處，議天下事，待外殊疏薄。左拾遺孟昭闕上疏，以爲治安之代，遐邇猶應同心，多難之時，中外尤當一體。去冬西幸，不告南司，遂使宰相僕射以下，悉碎于賊。獨北司得全。今朝臣至者，皆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所宜同休等戚，伏見前夕，黃鉉軍作亂，陛下獨與令孜、敬瑄及諸內臣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求入不得，請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天子者，四海九州之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未必盡可信，南司未必盡無用。安有天子與宰相了無關涉，朝臣皆棄若路人，如此恐收復之期，尙勞宸慮，尸祿之士，得以宴安。已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疏人令孜屏不奏，矯詔貶昭闕嘉州司戶。遣人沈於夔臨津。疏音聞者氣塞而不敢言。

臣祖禹曰：自古大亂之世，亦必有忠義之臣，僖宗播越，變於亡矣。

機音機，近也。

而諫爭之職，猶有人焉。蓋

天下未嘗無賢，惟其君不能用也。唐之將亡，雖有忠賢，亦末如之何矣。昭闕豈不知言發而禍應哉？特出於忠義憤激而不能已耳。夫明主導天下而使之言，其賢者樂告以善道。干範詩：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故國家可得而治也。記中庸：天下歸來可得而治也。苟上下否隔，易否卦：上下不交，否。不可告語，使人之言者出於憤激之氣，則

其國豈不殆哉？

二年六月，羅漢擊等反，捕盜使楊行遷等與之戰，不利，求益兵。府中兵盡，陳敬瑄悉搜倉庫門庭之卒以給之。是月，大戰於乾歸，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爲俘送府。俘音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女，觀者咸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虜以來，竟不知何罪。

臣祖禹曰：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書亂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於猛火。殲厥凶魁，脅從罔治。自古以來，非其人而兵無紀律者，多殺戮平民以爲俘虜，而上不知之，其爲暴甚於寇盜，何則？民知防寇盜而不虞王師也。威，度也。先王以用兵爲戒，豈非以所害者多歟？

四年五月，李克用破黃巢，遣至汴州，館於上源驛。朱全忠與之宴，發兵圍驛而攻之。克用繞城得引兵還晉陽，上表自陳爲全忠所圖，將佐以下從行者三百餘人，并牌印皆沒不返，乞遣使按問。發兵討賊，朝廷以大寇初平，方務姑息，得克用表，大恐，但遣中使優詔和解之。克用前後凡八表稱全忠妬功嫉能，陰殺禍賊。校音異日必爲國患，乞下詔削其官爵。臣自奉本道兵討之，不用度支糧餉。度從各切。帝累遣楊復恭等諭旨稱：吾深知卿冤，方事之殷，姑存大體。克用終鬱鬱不平，時藩鎮相攻者，朝廷不復能爲之辨。曲直由是互相吞噬，唯力是視，皆無所顧畏矣。

臣祖禹曰：天子所以制御天下者，賞善罰惡。論彼洛矣詩，辨是非枉直。語曰：舉直錯諸枉。使人各當其所，去聲物各安其分，而不相陵暴也。分去聲。克用有復唐室之大功，而全忠輒欲殺之，蕃夷之人不敢專兵復

賢而赴訴於朝廷。是諸侯猶有尊王室之心也。爲天子者。宜詰其孰是孰非。直者佑之。不直者黜之。使征伐號令出於天子。則誅一鎮而天下莫敢不從矣。僖宗則不然。知其直者而不恤。置其不直者而不問。是猶一郡一縣之長。不能聽訟而使民以其強弱自相勝也。不惟至忠無所忌憚。而克用心亦不服。欲兩存之。乃兩失之。自是以後。藩鎮擅相攻伐。不復稟命。以天子不足訴也。唐之政令不行於藩鎮。實自此始。後雖復欲爲強。其可得乎。書曰。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帝泰誓云。刑罰者。所以爲天討也。前漢書。刑罰以懲惡。可不明哉。

光啓元年六月乙巳。右補闕常滯上疏。以爲陛下姑息藩鎮太甚。是非功過。駢首並足。致天下紛紛若此。邇來之盛。豈可不念。略谷之難危。略音。復懷西顧之討乎。宜稍振典刑。以威四方。田令孜之黨。首於帝曰。此疏傳於藩鎮。豈不致其猜恐。庚戌。賊泚萬州司戶。尋賜死。

臣祖禹曰。殺諫臣者。其國必亡。故侯昌業。孟昭圖。常滯。皆以諫而死。自是以後。無敢言者。唐亡之兆。亦以著矣。何必天變。肆字之爲妖乎。肆字。妖星。夫忠臣欲救社稷之危。人君不惟棄其言。而又戮其身。不

鮮莫大焉。孟昭圖上。雖則不鮮莫大焉。此其國所以爲墟也。

先是安邑解縣兩池鹽皆隸鹽鐵。置官權之。中和以來。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專之。田令孜奏復如舊制。令孜自兼兩河權鹽使。收其利以贖軍。重榮上章論訴不已。遣中使往諭之。重榮不可。時令孜多遣親信覘

藩鎮有不附己者。視·變。輒圖之。令孜養子匡祐使河中。重榮待之甚厚。而匡祐傲甚。舉軍皆憤怒。重榮乃數令孜罪惡。責其無禮。監軍爲講解。僅得脫去。匡祐歸以告令孜。勸圖之。令孜乃徙重榮爲秦寧節度使。以王處存爲河中節度使。重榮累表論令孜離間君臣。同音。數令孜十罪。令孜結邠寧節度使朱玫。鳳翔節度使李昌符。以抗之。重榮求於李克用。克用方報朝廷。不罪朱全忠。玫昌符亦陰附全忠。克用乃上言請討二鎮。十二月。戰於沙苑。玫昌符大敗。克用逼京城。帝幸鳳翔。明年。令孜劫帝幸興元。

臣祖禹曰。僖宗播遷。兩京陷賊。皆令孜之爲也。其養子傲狠於河中。而重榮克用背叛。再幸興元。不去其本。禍難不已。謂去。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豈不僧哉。

文德元年三月壬寅。帝疾大漸。皇弟吉王保長而賢。羣臣勸立。十軍觀軍容使楊復恭請立其弟壽王傑。是日。下詔立傑爲皇太弟。監軍國事。

臣謂禹曰。懿宗之廢。中官廢長而立幼。長丁丈反。下同。遂傾唐室。僖宗疾革。楊復恭亦如之。大抵宦者利於

幼弱。欲專威權。以暴萌立。則已無功。故必有所廢置。禪之定策。唐楊復恭傳。復恭在懿宗立昭宗。李茂貞上僖宗書曰。吾欲利權立天子。既得位。乃

廢定昭宗也。李茂貞門生。門生。昭宗子也。又見下卷昭宗紀。夫立君以爲天下。而宦者以私一己。既以援立爲功。未有不亂國家者也。

右僖宗在位十六年。崩。年二十七。

唐鑑卷之二十三

昭宗上

大順元年四月，赫連鐸、李匡威請討李克用。朱全忠亦上言，克用終爲國患。今因其敗，臣請帥汴、滑、孟三軍，與河朔三鎮共除之。乞朝廷命大臣爲統帥，初，張濬因楊復恭以進，復恭中廢，更附田令孜，而薄復恭。復恭再用事，深恨之。帝知濬與復恭有隙，特親倚之。濬亦以功名爲己任，每自比謝安。裴度克用之討黃巢屯河中，濬爲都統判官，克用薄其爲人，聞其作相，相去私謂詔使曰：使去聲張公好虛談而無實用，傾覆之士也。主上采其名而用之，他日交亂天下，必是人也。濬聞而銜之。帝從容與濬論古今治亂，七濬曰：陛下英睿如此，而中外制於強臣，此臣日夜所痛心疾首也。帝問以當今所急，對曰：莫若強兵以服天下。帝於是廣募兵於京師，至十萬人。及全忠等請討克用，帝命三省御史臺四品以上議之，以爲不可者什六七。杜讓能、劉崇望亦以爲不可。濬欲倚外勢以撓楊復恭，乃曰：先帝再幸山南，沙陀所爲也。今兩河藩鎮共請討之，此千載一時。但乞陛下付臣兵柄，旬月可平。孔緯曰：濬言是也。帝曰：克用有興復大功，今乘其危而攻之，天下其謂我何？緯曰：陛下所言，一時之體也。張濬所言，萬世之利也。帝以二相言叶，僂便從之。五月，詔削奪克用官爵，歷籍以蒞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制置宣慰使。京兆尹孫揆副之。八月，

授爲克用將。李存孝所擒，克用錮殺之。十月，禁軍自潰，張濬戰，又敗。克用上表訟寃，制以孔緯爲荆南節度使，濬爲岳鄂觀察使，再貶緯均州刺史，悉復李克用官爵，使歸晉陽。明年二月，加克用守中書令，再貶濬繡州司戶。

臣祖禹曰：李克用有復唐社稷之功，苟無大害於天下，將十世寶也。見上卷宋全忠欲殺之，而朝廷不詰，全忠與諸鎮一請討克用，則違從之，蓋以克用出於蕃夷，而陵蔑之耳。然有功者見討，有罪者不誅，則無以爲國。故夫昭宗所以失敗，而海內愈亂者，由張濬爲此役也。唐之將亡，譬如人有必死之疾，仲桑和岳詒救之。仲桑，和岳，古之善醫者。未必能起也，而庸醫妄藥以攻之，所攻非病，所疾不攻，豈不速其死乎。

乾寧元年七月，李茂貞遣兵攻閩州，楊復恭、楊守信帥其族黨犯圍走，將自商山奔河東。至乾元，過華州，兵獲之。八月，韓建獻於闕下，斬於獨柳。李茂貞獻復恭與守亮書，訴致仕之由，云承天門乃隋家舊業，大姪但積粟調兵，勿貢獻，善於荆榛中立壽王，纔得尊位，廢定策國老，有如此負心門生天子。

臣祖禹曰：惟君子可以有功，小人不可以有功也。君子有功而不伐，易繫辭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小人有功而益驕，先王戒小人勿用者，以其不可立功也。易既濟：高宗伐東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夫無功猶不可長也，況其有功，何以堪之。故小人而有非常之功者，國之不幸也。復恭刑臣，官人，而故曰刑臣。至與天子爲敵，昭宗親戰，用

大師而後克之。其言不臣如此。由其恃援立之功故也。豈不足爲永戒哉。

三年七月，李茂貞犯京師。帝將幸太原。韓建請幸華州。帝從之。茂貞入長安宮室，市肆燔燒俱盡。帝憤天下之亂，思得奇傑之士，不次用之。國子博士朱朴自言得爲宰相，月餘可致太平。帝以爲然。八月，以朴爲左諫議大夫，同平章事。朴爲人庸鄙迂僻，無他長制，出中外大驚。

太祖禹曰：國之將亡，如大廈之將頽，扶其東而西傾，支其南而北壞，況所以扶而支之者，非其任哉。

四年，帝在華州，言拾遺殷道古上疏，稱國家有五危三亂。昔漢文帝卽位未幾，平明習國家事，今陛下登極已十年，而曾不知爲君取臣之道。太宗內安中原，外開四夷，海表之國莫不入臣。今先朝封域日蹙，廢盡。臣雖微賤，竊傷陛下朝廷社稷，始爲姦臣賈弄，終爲賊臣所有也。帝怒，貶道古施州司戶。仍下詔罪狀道古，宣示羣官。

臣祖禹曰：昭宗之在華州，唐室日趨於亡，常求賢如不及，聽言如在己。班彪王命論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社稷宗廟

未可冀也，而斥逐言責之臣。孟公孫丑有實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杜絕諫爭之路。唐李林甫傳諫爭路絕。是自蔽耳目，長姦隲

也。終於顛墜厥緒，誠不知君道哉。

光化三年，初，崔胤與帝密謀盡誅宦者。及宋道弼、景務愔死，宦者益懼。帝自華州還，忽忽不樂。音洛多縱恚喜怒不常。左右尤自危。於是中尉劉季述、王仲先、樞密使王彥範、薛齊偓等謀廢立。僞音十一月，帝羈

苑中夜醉歸，手殺黃門侍女數人。明日辰巳，宮門不開。季述率禁兵千人破門而入，問得其狀。謂崔胤曰：「主上所爲如此，豈可理天下。」庚寅，季述陳兵殿廷，召集百官，使齊奏請太子監國。胤等不敢違，帝在乞巧樓。季述仲先與宣武進奏官程巖等帥兵入，將士大呼，至思政殿，逢人輒殺。帝見兵入，驚墮牀下。起將走，季述仲先掖之，令坐。皇后趨至，拜曰：「軍容勿驚官家，有事惟軍容議。」季述出，百官奏曰：「願奉太子監國，陛下保頤東宮。」帝曰：「昨與卿曹樂飲，不覺太過，何至於此。」后曰：「官家趣依軍容語。」官官扶帝與后同轎，適少陽院。季述以銀搗畫地數帝曰：「某時某事，汝不從我言，其罪一也。如此數十不止，乃手鎖其門，鎔鐵鋼之。」遺李師度將兵圍穴驛，以通飲食。凡兵器針刀皆不得入。帝求餐帛皆不得，求紙筆亦不與。時大寒，嬪御公主無衣衾，號哭聞於外。季述矯詔太子監國，又矯詔太子嗣位，以帝爲太上皇。十二月，季述遣養子希度詣朱全忠，許以唐社稷。輸之。李振勸全忠討季述，全忠乃囚希度，遣振如京師。崔胤密遣人說神策指揮使孫德昭、誅季述等。德昭乃與董彥弼、周承誨謀伏兵誅之。

天復元年正月乙酉朔，德昭斬王仲先。崔胤迎帝御長樂門樓，率百官稱賀。周承誨擒劉季述，王彥範繼至。方詰責，已爲亂槌所斃。薛齊偃赴井死，出而斬之。滅四人之族，以韓全誨、張彥弘爲左右中尉，袁易簡、周敏容爲樞密使。

臣祖禹曰：劉季述劫太子而幽帝，宦者曾預謀，昭宗不能因天下驕疾之心，窮治逆黨，以清宮闈，奪其

兵柄歸之將相。

將相並去聲。

而以亂易亂。復任宦者。旣赦而不問。以稍以法誅之。至使反側不安。外結藩鎮。

以致劫遷之禍。由除惡不絕其本。而大信不立故也。昔陽虎作亂於魯。囚季桓子。劫其國君。春秋書曰。

盜竊寶玉大弓。若季述等。家臣賤人。不得曰廢立爲唐史者。宜書曰盜。則名實正矣。

六月。崔胤請帝盡誅宦官。宦官屬耳。頗聞之。韓全海等涕泣求哀於帝。帝乃令胤百事密封。以閉。勿口奏。宦官求美女知書者數人。內之宮中。陰令觀察其事。盡得胤密謀。全海等大懼。每宴聚。流涕相訣。日夜謀所以去胤之術。時胤領三司使。全海等教禁軍誦諱。訴胤誣損冬衣。帝不得已。解胤鹽鐵使。時朱全忠。李茂貞。各有挾天子令諸侯之意。全忠欲帝幸東都。茂貞欲帝幸鳳翔。胤知謀泄。急遣朱全忠言。稱被詔令全忠以兵迎車駕。且言上反正公之力。而胤翔入朝。引功自歸。今不速至。必成罪。豈唯功爲他人所有。且見征討。全忠得書。十月。舉兵發大梁。全忠至河中。表請車駕幸東都。京城大駭。士民亡竄山谷。百官皆不入朝。十一月壬子。全海等陳兵殿前。奏曰。全忠以大兵逼京師。欲劫天子幸洛陽。求傳禪。音替臣等請陛下幸鳳翔。收兵拒之。帝不許。仗劍登乞巧樓。全海等急即火其下。帝降樓。乃與皇后妃嬪諸王百餘人皆上馬。慟哭聲不絕。全海等遂火宮城。壬戌。車駕至鳳翔。二年六月。全忠敗李茂貞之師于虢縣之北。遣軍攻鳳翔。九月。全忠圍鳳翔。十月。茂貞出兵擊之。又敗。遣汁軍。每夜鳴鼓角。城中地如動。是冬大雪。城中食盡。凍餓死者不可勝計。或以未死。肉已爲人所鬪。市中買人肉斤直錢百。犬肉直錢五百。茂貞僭稱亦

以次跪供御膳。帝賜御衣及小皇子衣於市以充用。削潰松栢以飼御馬。十二月帝召李茂貞等食。議
本全忠和。帝曰十六宅諸王以下凍餒死者日有數人在內諸王及公主妃嬪一日食粥一日食湯餅
今已竭矣卿等意如何皆不對帝曰速當和解耳。

二年正月茂貞請誅韓全誨等與朱全忠和奉車駕還京帝即遣內養帥鳳翔卒四十人收全誨等斬之
以第五可範仇承坦爲左右軍中尉王知古楊虔明爲樞密使是夕又斬李繼筠等十六人遣使責全誨
等首以示全忠時鳳翔所誅宦官已七十二人全忠使京兆捕九十人甲子帝幸全忠營己巳入長安庚
午崔胤奏誅宦官是日全忠以兵驅鎗五百可範以下數百人於內侍省盡殺之冤號之聲徹於內外其出
囚者諸所在捕誅之止留黃衣幼弱者三十人以備灑掃帝愍可範等成無罪爲文祭之自是宣傳詔命
皆以宮人其兩軍內外八鎮兵悉屬六軍以崔胤兼判六軍十二衛。

臣祖禹曰崔胤本與韓全誨爭權因昭宗懲幽辱之禍謀盡誅中官故全誨黨李茂貞而胤結朱全忠
各倚強藩以爲外援而岐汴亦憑宦官宰相內爲城社以制朝廷故胤召全忠以兵入朝而全誨劫帝
西幸唐室之亡由南北司相吞滅而人主受其禍豈不爲將來之永鑒哉。

唐鑑卷之二十四

昭宗下

天祐元年正月，全忠殺崔胤，將劫帝遷都，引兵屯河中。丁巳，帝御延喜樓，全忠遣牙將寇彥質、奉表稱那岐兵逼畿甸，請帝遷都洛陽。帝未及下樓，宰相裴樞以得全忠遺書，促百官東行。戊午，驕士民號哭滿路。凡口賊崔胤召朱溫來，自覆於我，我曹流離至此，老幼緘口，月餘不絕。壬戌，車駕發長安。全忠以張延範爲御營使，毀長安宮室，百司及民間廬舍，取其材浮渭，沿河而下。長安自是遂丘墟矣。甲子，帝至華州，民夾道呼萬歲。帝泣謂曰：「勿呼萬歲，我不復爲汝主矣。」館於興德宮。謂侍臣曰：「歸語云：紇干山頭凍殺，何不飛去生處。」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因泣下沾襟。左右莫能仰視。二月乙亥，帝至陝，全忠自河中來朝，帝延全忠入寢室，見何后，后泣曰：「自今大家夫婦委身全忠矣。」帝遣間使以絹詔告難于王建，建使王宗祐將兵會岐兵迎車駕，至興平，遇汴兵，不得進而還。三月，帝復遣間使以絹詔告急於王建，揚行密、李克用等，令糾率藩鎮以圖匡復。曰：「朕至洛陽，則爲全忠所幽閉，詔勅皆出其手，朕意不復得通矣。」四月，全忠請車駕早發，表章相繼，帝屢遣宮人諭以皇后新產，未任就路，請俟十月東行。全忠疑帝徘徊俟變，怒甚，謂宦者曰：「汝速至陝，即日促官家發來。」閏月丁酉，車駕發陝。癸卯，帝懇於穀水，自崔胤之死，六

軍散亡俱盡。所餘擊毬供奉內園小兒共二百餘人。從帝而東。全忠猶忌之。爲設食於幄。盡殺之。預選二百餘人。大小相類者。衣其衣服。代之侍衛。帝初不覺。累日乃寤。自是帝之左右。職堂使令。皆全忠之人矣。甲辰。車駕至洛陽。帝自離長安。日憂不測。與皇后終日沉飲。或相對涕泣。全忠使蔣玄暉。候察帝動靜。皆知之。帝從容問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暨殺之。因泣下嚔中。指流血。玄暉具以語全忠。全忠意不自安。時茂貞等。多微往來。皆以興復爲辭。全忠方引兵西討。以帝有英氣。恐變生於中。欲立幼君。易謀暉代。乃遣李振至洛陽。與玄暉及朱友恭。氏叔鞮圖之。八月壬寅。帝在椒殿。玄暉選龍武官史太等。夜叩宮門。言軍前有急。奏欲面見帝。夫人裴貞一開門。見兵。曰。急奏何以兵爲。史太殺之。玄暉聞至尊安。有昭儀李漸榮。臨軒呼曰。寧殺我曹。勿傷大家。帝方醉。遽起。單衣繞柱走。太追而執之。漸榮以身蔽帝。太亦殺之。又欲殺何后。后乃求哀於玄暉。乃釋之。癸卯。玄暉矯詔稱李漸榮。裴貞一。弒逆。宜立暉王祚爲皇太子。更名祝。監軍國事。又矯皇后令太子。柩前即位。宮中恐懼。不敢出聲哭。丙午。昭宣帝即位。年十三。臣祖禹曰。昔周之興也。以諸侯歸之。其亡也。以諸侯叛之。平王以後。周室微弱。政令不行。史闕紀。平王立。東遷于鎡。

邑。時戎寇。平王之時。周室微弱。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出方伯。

歷數百年而不亡者。亦以諸侯持之也。唐之亂。以藩鎮及其末

也。藩鎮割裂。疆土皆盡。而唐室遂亡。僖昭之時。惟李克用最爲有功。雖嘗跋扈。而終不失臣節。王室可倚。以爲藩扞。使太原之勢。皆重。則諸鎮未敢窺唐也。唐僖宗紀。光啓元年十一月。河東節度使李克用。攝藩。時朱全忠請舉兵。除李克用。帝賜文武四品以上。

國。皆王室未暇。雖得太原。猶非所有。澤則爭討之。對兩鎮勢。帝曰。平集。元用功第一。今樂他伐之。天下其謂我何。孔緯曰。澤萬世之利。陛下所願。一時事爾。帝乃決出師。鄒澤爲河東招討使。克用上書請罪。即日罷澤。司馬光實治通鑑。光曰。昭宗始則張樞。而唐以其戎狄之人。疑而不信。外而不親。有震上之勢。而無朝廷之助。是以不競於汴。而全忠獨張。吞噬諸鎮。卒滅唐室。自古忠者不見信。而所信者不忠。豈有不亡者乎。右昭宗在位十七年。爲朱全忠所弒。年三十八。

昭宣帝

天祐二年三月。獨孤損。裴樞。崔遠。並罷政事。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宰相。性頗巧輕佻。時天子左右皆朱全忠腹心。舉曲意事之。同列裴樞。崔遠。獨孤損。皆朝廷宿望。意輕之。驟以爲憾。和王傅張廷範。本優人。全忠欲以爲太常卿。樞以爲太常卿當以清流爲之。廷範以樂客。將不可。乃曰。廷範勳臣。自有方鏡。何藉樂。唯恐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聞之怒。璨因此并遠。損。譖於全忠。故三人皆罷。五月乙丑。彗星竟天。占者曰。君臣俱災。宜誅殺以應之。柳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聚徒橫議。怨望腹非。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乃貶獨孤。損。裴樞。崔遠。皆爲刺史。陸展。王溥。趙崇。王贊。皆爲司戶。其餘咸門曹高華。或科第自達於三省臺閣。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皆指以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樞紳爲之一空。幸已。再貶樞。損。遠。爲瀛。瓊。白州司戶。六月。全忠聚樞等及朝士貶官者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投尸於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第。故深

英緒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而從之。

臣祖禹曰。白馬之禍。至今悲之。歐陽脩有言曰。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爲重。使樞等不死。尙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獨存也。並見言行錄。臣以爲不然。昭宗返自鳳翔。而全忠

篡奪之勢已成。人無愚智。皆知之矣。樞乃其黨。被其薦引以爲宰相。不恤國之將亡。方且宴安於寵祿。

全忠之劫遷洛陽。昭宗深及下榷。樞受賊旨。已舉百官出長安東門。昭宗卒以弑殞。而唐遂亡。由此觀

之。樞爲忠於李氏乎。忠於朱氏乎。且長安與一太常卿孰重。國亡君弑。與流品不分孰急。樞不惜長安

以與全忠。乃惜一卿不與廷範。不惜國亡君弑。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豈不甚哉。夫樞非有忠義之心。

能爲社稷者也。不勝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父。既從之矣。以爲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

與。未必拂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從其大而違其細。欲以竊天下之虛譽。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

全忠以爲此小事也。猶不從己。其肯聽己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誅劓。無所不至。不知樞等實非能爲

唐輕重。乃全忠疑之過也。雖使樞有存唐之心。當全忠之劫遷。端委而受刃於國門。天下忠義之士聞

之。必有奮發而起者矣。樞不爲此。而惜一卿不死於昭宗之弑。而死於廷範之事。處身如此。豈能爲國

慮乎。迹其附會全忠以爲相。去聲。進不由其道矣。孟文公。不由其道。乃欲上不失賊臣之意。下不失士大

夫之譽。其可得乎。白馬之禍。蓋自取之也。孟。云。然自古如此而死者多矣。貪躁之士亦可少戒哉。

十二月王殷趙殷衡、姚蔣玄暉之權寵，欲得其處，謂玄暉云：「與柳璨、張延範於積善宮夜宴，對太后焚香爲誓，欲興復唐室，全忠信之，斬玄暉，焚其尸，令殷、殷衡弒太后，追廢爲庶人，斬璨於上東門，驅延範於都市。」

臣祖禹曰：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孟盡心云。三代以後，蓋有不仁而

得天下者焉。朱全忠之篡唐，以悖逆取之，以暴虐守之，雖爲天子數年，不免其身。子孫殄戮，靡有遺類。

是以一身易一族之富貴也。五代之際，起匹夫而爲天子，或五六年，或三四年，或一二年，皆宗族夷滅。

世絕不耻。則宋元二主爲後唐滅，晉石晉唐二主爲契丹滅族，劉知遠二主爲後周滅之類。亂臣賊子，曾莫懲也。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射人

焉，豈不信哉。

三年正月，天雄節度使羅紹威與朱全忠密謀，帥兵攻牙軍，圍營殄之，凡八千家，嬰孺無遺。全忠引兵入魏州，自是魏兵衰弱，紹威悔之。

臣祖禹曰：昔商民化紂之惡，周公遷之於洛邑，既歷三紀，而其風未殄。書畢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式化厥頑，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迓商俗。歷歷利口，博覽餘風未殄，公其全哉。以累聖人之治，猶如此，果去聲。甚矣汚俗之難變也。自

天寶以後，天寶，玄宗年號。燕趙魏不爲唐有，燕平聲，下同。其人安於悖逆，不復知有君臣，聲教之所不及，實傳：荒遠之外，聲教不逮。

政刑之所不加，歷十五世，然後殄夷殄滅，靡有遺類，而其俗猶不及改也。其後梁之亡

也。始於魏，莊宗之亡也，亦始於魏，其得之也，以魏，其失之也，以魏，由其習亂之久，故易勦也。而燕人至於晉氏，遂淪於左衽。左衽，蠻夷之俗。豈非諸夏之禍，其亡有漸乎？趙盾、寇之問，或道或順，不若燕魏之甚也。故其禍有淺深，論者或謂紹威誅牙軍以弱魏，而全思無後顧之慮，因以篡唐。夫唐與魏離亦久矣，牙軍適足亂魏以拒朝廷而已，其能爲唐室輕重，豈其然乎？

四年三月，帝禪位於梁。梁音以楊涉爲押傳國寶使，涉子直史館凝式言於涉曰：大人爲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直辭之。涉太駭曰：汝滅吾族，神色不寧者數日。

臣祖禹曰：自古易姓之際，必有仗節死義之臣，忠於本朝，故賊臣憚焉，唐之亡也，其宰相叢險趨利，賣國與盜，惟以傾覆宗社，士之立於朝者，皆小人也，故以綬屬與人，而不以爲不可，勦進賊庭，而不以爲羞，惟凝式一有言，而其父大駭，以爲狂惑不祥之人矣，豈其賢人君子，遭世之亂，而隱伏不見歟？抑其累世之君，不能養其風俗，而無禮義廉恥之習歟？射買，禮義，是謂四維。何三百年之天下，唐二百九十年，三百年具大數。而無一忠義之士扶持之也？人君豈可不養士之廉恥，以重其國哉？

右昭宣帝在位四年，禪位於梁，梁封帝爲濟陰王，明年爲所弑，年十七。

臣祖禹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孟軻人心悅而歸之則王，離而去之則亡，故

凡有德則興，無德則廢。君人者，勤於德以待天下之歸而已。至於後世有天下者，其德不足，而以勢力劫持之，天下之人，非心服也，力不能勝也。孟公孫丑：以力假人者，非心服也，力不勝也。故天下易離，然而漢唐之有天下也，除其暴亂而待之以寬。古微子之命：德民以寬，除其邪辟。人心悅而從之，故其享天下皆長久。雖不足以三代，亦其次也。魏之代漢，非由積德，故天下不服，分而爲三。魏、蜀、吳。數十年而亡。若朱全忠之篡唐，又不足以及曹氏，直爲盜賊而已矣。言之可憐。楚有疾時，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難也。豈足道哉！然唐之所以亡，不可不戒。亂臣賊子，不可不懲也。臣故舉其大略而著之。

右唐起高祖武德元年，終昭宣帝天祐四年，凡十四世，二十帝，二百九十年。

臣祖禹曰：唐自高祖取隋，五年而四方底平，九年而太宗立，貞觀之治，終於三代。然一傳而有武氏之篡，國命中絕，二十餘年。蓋宗廟，武后稱制，號天曆，高宗廢，武氏之亂，唐之宗室，統統殆盡。其賢士大夫不免者十八九，以太宗之治，立德餘烈，在人未有未遂，而觀於遂絕。中宗、睿

國日淺，朝廷濁亂，明皇以兵取而後得之。睿宗紀：景雲元年八月壬午，睿皇后統中樂，攝護歸自立爲皇太后，廢子，臨淄郡王隆基，率萬騎兵誅韋氏。開元之治，

幾於貞觀，而終之以天寶大亂，唐室遂微。本紀：天寶十五載，六月己亥，肅宗以後無稱者，惟憲宗元山昭京師，七月庚辰，次子昭，肅宗以後無稱者，惟憲宗元

和之政，號爲中興。元和憲宗年號，共十五年。凡唐之世，治日如此其少，亂日如彼其多也。昔三代之君，莫不脩身齊

家，以正天下。記大學：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齊其家，先脩其身。而唐之人主，起兵而誅其親者，謂之定內難，備父

而奪其位者，謂之受內禪。通：禪音善，迫也，音通。此其閭門無法，不足以正天下，亂之大者也。其治安之久者，不

過數十年。或變生於內。或亂作於外。未有內外無患。承平百年者也。楊雄曰。

前漢楊雄字子雲。

陰不極則陽不

生。亂不極則德不形。唐室之亂極於五代。而天祚有宋。太祖皇帝順天人之心。兵不血刃。市不易肆。前

天下定。神武所臨。海外有截。

詩商頌云。

繼以太宗文治。

記纂要文。王以爲治。

四宗守成。百有餘年。太平。

魯鸞詩。太平之君守。

持盈守成。雖三代之盛。未有如此其久者也。其取之也。雖無以遠過於前代。其守之也。則不愧於三王內

則家道正。而人倫明。

易家人卦。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孟孫文公。人倫明於上。

其養民也仁。其奉己也儉。德澤從厚。刑罰從

薄。外則縣之政聽於令。郡之政聽於守。守之權歸於按察。按察之權歸於朝廷。上下相維。輕重相制。薄

鎮無擅兵之勢。郡縣無專殺之威。士自一命以上。刑辱不及也。故無大臣之誅。施及羣生。

前漢傅喜傳。施及羣生。

益。施于方外。延及羣生。功利無窮。較之唐世。我朝爲優。夫唐事已如彼。祖宗之成效如此。然則今當何法。不在唐

乎。今當何法。不在祖宗乎。夫惟取監於唐。取法於祖宗。則永世保民之道也。

書補王子子孫。孫。永保民。